

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
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物豈但
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三代以至于
唐人才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
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
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

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

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燁燁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

稱其七歲知屬文張說謂其爲後出
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
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
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自餘年之後
慕公之爲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
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
集刻梓以行世自來

京師游大學人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
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
乙丑始得公曲江集於館閣群書中
手自鈔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
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
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暉倅郡偶語及
之太守毘陵蘇君鞞同知莆田方君

新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請留刻郡
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
不盡知也矧是集藏館閣中舉世無
由而見苟非爲鄉後進者表而出之
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也哉是
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

成化九年龍集癸巳仲春初吉

翰林院侍

講學士瓊臺丘濬序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一

頌贊賦

龍池聖德頌并序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聖應圖贊并序

開元正歷握乾符頌并序

白羽扇賦并序及御批

荔枝賦并序

龍池聖德頌

臣聞昔者玄德升聞皇天眷命元聖有作上帝何言

必見意於休徵不忘象於幽贊惟茲降鑒若曰專精
道周萬物者其神充功濟生人者其祥大粵若古始
肇有君臣巢燧之前寂寞無紀書契而後煥炳可觀
若乃鬼神睢盱品彙紛錯性命未正吉凶不定而太
昊氏將通其德則河爲之出圖人食未粒鳥獸是茹
時不耕稼噐無耒耜而神農氏將教其本則天爲之
雨粟蚩尤不道炎帝不制銅鐵鑄兵豺狼橫厲而軒
轅氏將禁其暴則天爲之降玄女洪水方割下人昏
墊堯德莫能弭其灾舜功不能除其害而夏后氏將
底其績則洛爲之出書自茲以還殆三十歲矣其間

才火更生雲物告符有若狼銜鉤魚躍舟素靈哭黃
星見豈不以湯德有慙武善未盡漢道旣雜魏方亦
偏唯以一至之應且爲興王之兆則未有錫真符聖
受明命遠與大禹相續超與上皇比崇如我國家之
盛者焉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祚聖即今上卜居之
舊真京師爽塏之所傍無竇澤中勿濫泉非常而靈
液涓流無幾而神池浸廣榮光休氣若煙若雲所未
嘗有則此之出清可以鑑而深不見底鱗介瑰詭於
物其中時莫知其所然日徒見其有異中宗採識者
之議壓王氣而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

應臨淄始封也邱第在馬上黨歷試也靈符紹至天
其以是永命我唐圖象丁寧有所底止其若茲也夫
成數有時而否至理無代而亡固在乎大聖之生乘
運而作鼓天下之動安天下之危故將順成功自古
之啓佑也如彼充定多難自天之叶贊也如此初中
宗韋氏后黨窺隙大盜狃於得志羣慝起而擅權若
綴旒然當此時也天與若不取鬼謀或不協則我祖
宗之業無乃將墜而億兆之命亦猶倒懸聖上蹙之
提劍而起雷霆一奮衣袵以清內難旣東外虞有謚
推戴太上照臨萬邦實天之爲與人更始系皇統維

乾綱決綻補壞蕩瑕滌穢而乃闕典咸備舊章悉舉
處窮盡達在困必通品物資以再生寰瀛爲之一變
然後返華僞於朴還澆漓於淳以太道爲原以至仁
爲根動推是心以御於事人見德而興行神享誠而
介福故不在於刑罰不在於禱請大造裁成玄猷允
塞有如陽春播澤觸類皆滋太山起雲無遠不徧雖
昆蟲草木與蠻貊要荒樂其所生安其所習在牛年
而勿踐有干戈而載戢又况於衣冠華夏禮樂家邦
而不刑於斯湏不久於漸漬者也夫然何教非德何
化非經何能事之不舉何醇精之未極周溥洋溢於

乎緝熙至於太和莫不允若體侔天地之大事出皇王之表豈擊蹠曲拳盡禮極力將用彥聖不啻其口所能稱誦於吾君所可殆庶於至德且往者之有開也天感精以降聖聖敬命以奉天此誠有元則欽明文思及茲報本必嚴祗齋栗靈慶以屬之神化以答之與初相明其徵乃著絲綸先兆非篤信歟由是言乎哉至如古之興王必有所感五帝更尚五運旁通土者黃中之精於金為王水者善利之物於土為配苟應期而有來必合德而為表是則然矣天其或者

亦以阜育群化發輝茂祉始告以聖有明徵終成乎帝之神冊因其立象之本會以相乘之數則載代六百歷紀千年變而通之胡可量也宗子宗正卿褒信郡王璆等若干人伯父伯兄仲叔季弟聚族相與詰闕上言天意昭著固已久矣人事符合亦云至矣而一德是建太階既平靈臺靈沼赫赫明明天之為大雖莫能名皇王之鑄豈無頌聲上初克讓抑而未許至於累請乃曰俞哉史臣不敏敢獻頌曰

茫茫元昊載凝載薄在帝庖犧繼天而作浩浩洪水包山襄陵舜亦命禹夏氏以興龍圖龜書二王是膺

湯武已下夫何足徵

右元命

於鑠巨唐乘運而起績禹之迹系堯之紀五聖在天
丕命曾孫高視河洛同符混元亦有黃龍出於靈沼
明明穆穆天子之表

右聖德

倬彼東井昭章于天沉精降液下爲靈泉靈泉有泚
其深無底泌之洋洋其甘如醴清德之鑑柔道之體
洪源濬規實天之裕

右靈泉

濯濯靈泉洞冥皇祇滋液流衍化爲神池曰止曰行
惟聖之作匪鱸匪鮪惟龍之躍植物斯生動物斯樂
天眼有見曾是不涸

右神池

靈有休氣紛紛郁郁如山之包如雲之簇潛龍在下
瞻烏斯屋兆去其吉周爰咨詢旣契我龜又叶我人
鎬雖舊京其命惟新

右休氣

蜿蜿黃龍神池自出靈化恍惚噴雲沃日告帝之符
其儀孔吉或潛于泉或見于田與時順動亦應乎天

克配我皇無得稱焉

右黃龍

開元紀功德頌并序

臣聞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天之所生類不可絕嘗有拓境者矣而固也為患或有款塞者矣必也無親是以古之哲王審其若此則限以荒服斷非純臣不貢不王武功居後不庭不率文德是先三代所以直道百蠻所以向化迨乎春秋之衰諸侯以力征伐自出戎心大啓謀夏亂華干盟偪好王綱弛而若綴天適厭而將革則有強能攘劫暴息交侵雖雜霸之無成

亦反經之所取其負力者乃塹山堙谷盡境而築長城其黷武者則輓粟飛蓋窮兵以耗中國又失於下策而悔在末年彼王畧之不恢殆千餘載矣夫有其虞而無豫思其患而不圖所謂能國將安貴聖物豈終否道非固窮鑑之者昊天救之者英主玄命陰隲畀付神武我太宗一戎衣而大定我皇帝再受命而太平不是古而務文不非今而忘戰以時變而消息元與天而合符日月之所照臨陰陽之所陶冶凡有在地莫不稟朔而東夏郡縣北隰山戎先是四十年侵軼數百里自茲氣奪數以病告既威讓之不恭且

力制之不可或朝或否爲虺爲蛇幽郭未遑以滅烽
邊城安得而弛析曠日持久兵連禍罕率由事邊是
無寧歲二十二年春乃命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中
丞幽州長史張守珪將中軍都督諸鎮雄名先路夷
裔生風載馳信臣繼發精卒戒嚴有赫張皇若神公
卿大夫未始測也將校部曲亦莫知也皇帝方日靖
以慮之乾綱以斷之初決策於九重已收功於萬里
矣二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中貴將命元戎受律三軍
疾雷於非時二庭喪膽於非意欲遁則衆潰不保欲
拒則兵鋒莫當因而僞降幸且紓禍遽圖反覆將肆

鴟張觀釁先人豈伊負我以間謀而情得乘猜携而
計從或竒兵以嘗或厚利以啗無何變作果自族誅
兜元惡首鬼惑神誘假天威而無前覆鳥巢而何有
於是諸部大駭率衆復歸責以不義之尤捨其不臣
之罪既服即序有威且懷載籍以來固未之見也昔
我睿祖取句驪於拾遺今茲聖謀易林胡於反掌獻
功有續後嗣無忘百王所廢之勳四夷未賓之俗自
我底定巍乎登皇其若此也於是彼節使與群帥因
東師之凱旋離而族談合而公議以爲主上憫一隅
之苦垂不伐之畧以計易戰以兵去兵神斷自天虜

平不日且軍未血刃敵免膏原密承無方之謀坐致
不陣之捷有征無戰即王者之師歟而不彰美於吾
君得無臣子之罪不表聖於帝載曷稱文武之時乃
率其屬至於國請帝三讓德而曰俞哉夫曲成萬類
者天爲一而不有下濟兆庶者聖成而不居物無謝生
於天雖云至道人無歸功於聖何以景靈雖無已無
名所宜絕於言象而惟忠與義固不廢於頌述大雅
云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又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其
此之謂也臣再拜頓首敢獻頌曰

赫赫天威兮被遐荒蠢茲山戎兮不來王命南仲兮
整六師出幽陵兮轡九夷簸赤山兮蕩滄海弔無告
兮伐有罪徒不勤兮車不殆虜震驚兮兵氣倍昔貞
固兮今安在魁自殲兮齋旣平謀旣集兮聖自明我
不戰兮獻戎捷俾厥後兮揚天聲

聖應圖贊并序

臣聞啓聖者天也宜有以覺悟受命者聖也必有以
明徵故神不言而可知時將至而先兆當陛下龍潛
上黨也或託類於雲物或效靈於卜筮天之意者丁
寧垂象唯恐後時又以潞水之泓深山鹿之捷走馳
騎是獲厲流不濡非力所能以明或躍乾之上體時

在九四神道幽贊聖期密邇自後而占何著明其若
此蓋天福海內地降聖跡以瑞非常之后以決如神
之策至于再三明必信耳有郡掾崔弼時其從行見
龍騎先馳謂河流可涉亦既數步遽已滅頂不沉也
安足以驗飛無凡也於何以昭聖事來自久命常惟
新臣不勝至願謹為聖圖遂獻贊曰
龍之或躍泉有可深神亦成象化為背禽凌厲是獲
明命則忱如彼從掾焉能不沉

開元正曆握乾符頌并序

臣伏見景寅制書以開元曆握乾符垂示天下聿甚

其沙門玄侶等所言益部舊傳洛下閎改顛頊曆
推校最為精密而曰後八百歲其曆差一日當有聖
人定之至于今曆果有差聖果有定誠非常之嘉應
曠代之靈符不可得而聞也臣誠歡誠喜臣聞天道
先聖而啓期聖人後大而奉時不當乎天心不在曆
數不登乎聖道不合元符玄命定而王者應幽數起
而明者察故洛下閎極其數而知來著崔胤尚其占
而示後我皇帝無思而感自然玄同僧玄侶等幸會
而言豈云素慮非人事也非神道也大固已儲祥以
俟時積分以差日出入數代多曆年所疇人極力不

能課其祥上林雜候亦莫徵其失則明天意以後聖
期期數未臻乃藏於密聖證將至如應如響彼幽深
之何有此會通之不謀所以下叶黃鐘上稽玄象以
和六氣以合三光復其見心間不容髮斗樞且運而
況於人時元氣已調而況於月令於戲天下之動日
用不知昆蟲草木生者自遂麟鳳龜龍靈者自瑞蠻
夷戎狄遠無不至山川鬼神幽罔不洎此聖人所以
定天下之象通天下之志天人之道備也昔者河出
圖洛出書自時厥後符命非一空文而無應其殆乎
人爲實錄而有徵焉用乎龍負則洛下闕者此其神

乎不然是何見之明也夫聖有時而不作物無聖而
不覩仲尼感時於鳳鳥古人嘆壽於清河皆傷於不
達而恨於難見我后受成命重光乎文武累聖而無
窮殊祥而無數彼哀命之者曾不得而朝聞凡今之
人誠何幸而目覩由是觀之當其來運唐虞之屋可
封非其有時孔丘之徒不遇也千載之會也萬物豈
知其謝生於天乎兆人亦云忘力於帝乎微臣荷寵
靈揚休命則臣子之志在於盡美而惟天之大終莫
知能名不勝區區敢獻頌曰

於皇惟后受命于天時來于今兆是厥先既定乃日

允叶斯年赫赫光明應于上玄

白羽扇賦并序

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奉勅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
臣白羽扇某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曰

當時而用在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
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采畫文章復有脩竹
剖析毫芒提携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
翮之敢當而竊思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臯澤
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之何忘
肅肅白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御批答

朕頃賜扇聊以滌暑卿立賦之且見情素詞高理妙
朕詳之久矣然佳彼勁翮方資利用與夫弃捐篋笥
義不當也

荔枝賦并序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瓌詭味
特甘滋百菓之中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
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唯舍人彭城劉侯弱年遷
累經于南海一聞斯談倍復喜歎以爲甘旨之極也
又謂龍眼凡菓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

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開
議欲為賦述而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
叙往心失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
終然永屈况士有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
深知與彼亦何以共也因道揚其實遂作此賦菓之
美者厥有荔枝雖受氣於震方實稟精於火離乃作
酸於此裔爰負陽以從宜蒙休和之所播涉寒暑而
匪虧下合圍以擢本傍蔭畝而抱規紫紋紺理黛葉
緗枝蒼鬱鬱而霏霏環合而焚纒如蓋之張如帷之垂
雲煙沃若孔翠于斯靈根所盤不高不卑陬下澤之

沮洳惡層崖之嶮巖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
爾其勾芒在辰凱風入律肇允含滋芬敷謐溢綠穗
靡靡青英苾苾不豐其華但甘其實如有意乎敦本
故微文而妙質蒂葯房而攢萃皮龍鱗以駢比誤玉
英而含津色江萍以吐日朱苞剖明璫出罔然數寸
猶不可疋未玉齒而殆銷雖瓊漿而可軼彼衆味之
有五此甘滋之不一伊醇淑之無準非精言之能悉
聞者歡而竦企見者訝而驚仇心志可以蠲忿口爽
可以忘疾且欲神於醴露何比數之相橘接蒲桃之
見擬亦古人之深疾若乃學軒洞開嘉賓四會時當

燠煜客或煩憤而斯果在焉莫不心侈而體快信雕盤之仙液實玳筵之綺績有終食於累百愈益氣而治內故無厭於所甘雖不貧而必愛沉美李而莫取浮甘瓜而自退豈一座之所榮冠四時之爲最夫其貴可以薦宗廟其珍可以羞王公亭十里而莫致門九重兮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清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工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可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亦因人之所遇孰能辯乎其中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二

詩

奉和聖製二十七首

樂章二首

和酬諸公詩二十八首

奉和聖製南郊禮畢酬宴

配天昭聖業率土慶輝光春發三條路醮開百戲場
流恩均庶品縱觀聚康莊妙舞來平樂新聲出建章
分曹日抱戴赴節鳳歸昌幸奏承雲樂同瞻湛露陽
氣和皆有感澤厚自無疆飽德君臣醉連歌奉柏梁

奉和聖製早渡蒲津關

魏武中流處軒皇閭道迴長堤春樹發高堂曙雲開
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汀津會日月天仗役風雷
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詠康哉
奉和聖製幸晉陽宮

隋季失天策萬方罹凶殘皇祖稱義旗三靈晷獲安
聖期將申錫王業成艱難盜移未改命曆在終履端
彼汾惟帝鄉洪都信鬱盤一月朔巡狩群后陪清鑾
霸迹在沛庭舊儀覩漢官唐風思何深舜典敷更寬
家蒙扮榆復邑爭牛酒歡緬惟剪商後豈獨微雨歎
三后既在天萬年斯石刊尊祖瓚皇天文皆仰觀
奉和聖製同二相南出雀鼠谷

設險諸侯地承平聖主巡東君朝二月南旆擁三辰
寒山重關盡羊隨行漏新瑞雲叢捧日芳樹曲迎春
舞詠先馳道恩華及從臣汾川花鳥意併奉屬車塵
奉和聖製次成臯先聖擒建德之所

天命誠有集王業初惟艱剪商自文祖夷項在茲山
地識斬蛇處河臨飲馬關威加昔運往澤流今聖還
尊祖頌先烈廣歌安用攀紹成即我后封岱出天關
奉和聖製過玉潛墓

漢皇思鉅鹿晉將在弘農入蜀舉長安平吳成大功
與渾難不協歸浩實爲雄孤績淪千載流名感聖衷
萬乘渡荒隴一顧凜生風古節猶不弃今人爭效忠
奉和聖製經孔子舊宅

丘門大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
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空在茲
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

昔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
跡爲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
道在紆宸睟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淳復何先

奉和聖製賜諸州刺史以題座右

聖人合天德洪覆在元元每勞蒼生念不以黃屋尊
興化俟群辟擇賢守列藩得人此爲盛咨岳今復存
降鑒引君道慇懃啓政門容光無不照有象必爲言
成憲知所奉致理歸其根肅肅果玄猷煌煌戒朱軒
豈徒任遇重兼爾宴錫繁載聞勵臣節持答明主恩

奉和聖製瑞雪篇雜言

萬年春三朝日上御明臺旌庭實初瑞雪兮霏微俄
同雲兮蒙密此時騷切陰風生先過金殿有餘清信
宿嬋娟飛雪度能使王人俱掩嫫皓皓樓前月初白

紛紛陌上塵皆素昨訝驕陽積數旬始知和氣待迎新
匪惟在人利曾是扶天意天意豈云遙雪下不崇朝
皇情翫無斁雪委方盈尺草樹紛早榮京坻宛先積
君恩誠謂何歲稔復人和預數斯箱慶應如此雪
多朝冕旒兮載悅想簞笠兮農節倚瑤琴兮或歌續
董風兮瑞雪福浸昌應尤盛瑞雪年年當感聖願以
栢梁作長爲柳花詠

奉和聖製早發三鄉山行
七言

羽衛森森西向秦山川歷歷在清晨晴雲稍卷寒巖
樹宿雨能銷御路塵聖德由來合天道靈符即此應
時巡遺賢一一皆羈致猶欲高深訪隱淪

奉和聖製溫泉歌
雜言

有時神物待聖人去後湯還冷來時樹亦春今茲十
月自東歸羽旆逶迤上翠薇溫泉谷恣恣佳氣色離宮
奕奕斗光輝臨湄川近天邑浴日溫泉復在茲群仙
洞府那相及吾君利物心玄澤浸蒼黔漸漬神湯無
疾苦薰歌一曲感人深

奉和聖製燭龍齋祭
四言

上帝臨下鑒亦有光孰云陰隲惟聖克彰六月徂暑
四郊僭陽我后其勤告于壇場精意克溢群靈彰舞

萬方朝雲霈然時雨雨我原田亦既有年燭龍煌煌
明宗報祀予以助之天人帝子聞詩有訓國風茲始

奉和聖製喜雨 四言

艱我稼穡載育載亭如物應之曷聖與靈謂我何憑
惟德之馨誰云天遠以誠必至太清無雲羲和頓轡
于斯蒸人瞻彼非覲陰冥倏忽霈澤咸洎何以致之
我后之感無臯無隰黍稷黯黯無卉無木敷芬黤黤
黃龍勿來鳴鳥不思人和年豐皇心則怡豈與周宣
雲漢徒詩

奉和聖製送十道採訪使及朝集使

三年一上計萬國趨河洛課最力已陳賞延恩復博
垂衣深共理改瑟其咸若首路迴竹符分鑣揚木鐸
戒程有攸往詔餞無淹泊昭晰動天文殷勤在人瘼
持久望茲念克終朝所託行已當自強春耕庶秋穫
奉和聖製次瓊岳韻

山祗亦望幸雲雨見靈心岳館逢朝霽關門解宿陰
咸京天上近清渭日邊臨我武因冬狩何言是即禽
奉和聖製送李尚書入蜀

眷言感忠義何有間山川徇節今如此離情空復然
皇心在勤恤德澤委昭宣周月成功後明年或勞還

奉和聖製初出洛城

東土淹龍駕西人望翠華山川祇詢物宮觀豈爲家
十月星迴斗千官捧日車洛陽無怨思巡幸更非賒
奉和聖製謁元皇帝廟齋

興運昔有感建祠北山巔雲雷初締構日月今悠然
紫氣尚蒼鬱玄元如在焉迨茲事追遠輪奐復增鮮
洞府香林處齋壇清漢邊吾君乃尊祖夙駕此留連
樂動人神會鐘成律度圓笙歌下鸞鶴芝朮萃靈僊
曾是福黎庶豈唯味虛玄賡歌徒有作微薄謝昭宣
南郊文武出入舒和之樂 四言樂章

祝史辭正人神慶叶福以德昭享以誠接六變云備
百禮斯浹祀事孔明祚流萬葉

奉和聖製龍池篇

天啓神龍生碧泉泉水靈源浸迤延飛龍已向珠潭
出積水仍將銀漢連岸傍花柳看勝盡浦上樓臺問
是仙我右元符從此得方爲萬歲壽圖川

南郊太尉酌獻武舞作凱安之樂 樂章

馨香惟后德明命光天保肅祀崇聖靈陳信表皇道
玉戚初蹈厲金匏既靜好介福何穰穰精誠格穹昊
奉和聖製送尚書燕國公赴朔方

宗臣事有征廟算在休兵天與三台座人當萬里城
朔南方偃革河陽暨揚旌寵錫從仙禁光華出漢京
山川勤遠略原隰輸皇情爲奏薰蕕唱仍題寶劍名
聞風六郡勇計日五戎平山南歸應疾留侯功復成
歌鍾旋可望枕席豈難行四牡何時入吾君憶履聲

奉和聖製途經華山

萬乘華山下千岩雲漢中靈居雖突密睿覽忽玄同
日月臨高掌神仙仰大風攢峯勢岌岌翊輦氣雄雄
揆物知幽贊銘勲表聖衷會應陪檢玉來此告成功

奉和聖製早登太行山率爾言志

孟月攝提貞乘時我后征晨嚴九折度暮戒六軍行
日御馳中道風師卷太清戈鋌林表出組練雪間明
動植希皇豫高深奉睿情陪遊七聖列望幸百神迎
氣色煙猶喜恩光草尚榮足采稱萬歲今此復同聲

奉和聖製登封禮畢洛城醮宴

大君畢能事端宸樂成功運與千齡合懽將萬國同
漢醮歌聖酒韶樂舞薰風河洛榮光遍雲煙喜氣通
春華頓覺早天澤倍加崇草木皆沾被猶言不在躬
奉和聖製經函谷關作

函谷雖云險黃河復已清聖心無所隔空此置關城

奉和聖製渡潼關口號

隱嶙故城壘荒涼空戍樓在德不在險方知王道休

奉和吏部崔尚書雨後大明朝堂望南山

迢遞終南頂朝朝闕闕前
鳩來青綺外高在翠微先
雙鳳寨為闕群龍儼若仙
還知到玄圃更是謁甘泉
夜雨塵初滅秋空月正懸
詭容紛入望霽色宛成妍
東極華陰踐西彌嶠冢
連奔峯出領外瀑水落雲邊
漢帝官將苑商君陌與阡
林間鋪近甸煙靄遠晴川
既庶仁斯及分憂政已宣
山公啓事罷吉甫頌聲傳
濟濟金門步洋洋玉樹篇
徒歌雖有屬清越豈同年

和黃門盧監望秦始皇陵

秦帝始求仙驪山何遽卜
中年既無效茲地所宜復
徒役如雷奔环怪亦雲蒼
黔首無奇命赭衣相馳逐
人怨神亦怒身死宗遂覆
土崩失天下龍闕入函谷
國為項籍屠君同華元戮
始掘既白楚終焚乃因救
上宰議揚賢中阿感桓速
一聞過秦論載懷空杼軸

蘇侍郎紫微庭各賦一物得芍藥

仙禁生紅藥微芳不自持
幸因清露池還過艷陽時
名見桐君錄香聞鄭國詩
孤根若可用非直愛華滋

和崔黃門寓直夜聽蟬之作

璉嘶玉樹枝向夕惠風吹幸入連霄聽應緣飲露知
思深秋欲近聲靜夜相宜不是黃金飾清香徒爾為
和姚令公從幸温湯喜雪

萬乘飛黃馬千金狐白裘正逢銀霰積如向玉京遊
瑞色鋪馳道花文拂綵旒還聞吉甫頌不共郢歌儔
和秋夜望月憶韓席等諸侍郎因以投贈吏
部侍郎李林甫

秋天碧雲夜明月懸東方皓皓庭際色稍稍林下光
桂華澄遠近璧綵散池塘鴻鴈飛難度關山曲易長
揆予秉孤直虛薄忝文章握鏡慙先照持衡愧後行

多才衆君子載筆久辭場作賦推潘岳題詩許謝康
當時陪宴語今夕恨相忘願欲接高論清晨朝建章
和吏部李侍郎見示秋夜望月憶諸侍郎之
什其卒章有前後行之戲因命僕繼作

清秋發高興涼月復閑霄光逐露華滿情因水鏡搖
同持亦所見異路無相招美景向空盡歡言隨事銷
忽聽金華作誠如玉律調南宮尚為後東觀何其遼
名數雖云隔風期幸未遙今來重餘論懷此更終朝
和崔尚書喜雨

積陽雖有晦經月未為災上念人天重先祈雲漢迴

仁心及草木號令起風雷照爛陰霞上交紛瑞雨來
三辰破黍稷四達屏氛埃池溜因添滿林芳為洒開
聽中聲滴瀝空處影徘徊惠澤成豐歲昌言發上才
無論驗石鼓不是御雲臺直頌皇恩浹崇朝遍九垓
和玉司馬折梅寄京邑昆弟

離別念同嬉方榮欲共持獨攀南國樹遙寄北風時
林倩迎春早花愁去日遲還聞折梅處更有棣華詩
和許給事直夜簡諸公

未央鐘漏晚仙宇藹沉沉武衛千廬合嚴扃萬戶深
左掖知天近南窓見月臨樹搖金掌露庭徙玉樓陰

他日聞更直中霄屬所欽聲華大國寶夙夜近臣心
逸興乘高閣雄飛在禁林寧思竊抃者情發為知音
和裴侍中承恩拜掃旋轡途中有懷寄州縣
官寮鄉園故親

嵩岳神惟降汾川鼎氣雄生才作霖雨繼代有清通
天下稱賢相朝端挹至公自家來佐國移孝入為忠
霜露多前感丘園想舊風扈巡過晉北問俗到河東
便道恩華降還鄉禮教崇野樽延故老朝服見兒童
和姚令公哭李尚書

貴賤雖殊等平生竊下風雲泥勢已絕山海納還通

忽嘆登龍者翻將弔鶴同琴詩猶可託劔履獨成空
疇昔嘗論體與言每匪躬人思崔琰議朝掩祭遵公
作善神何酷依仁命不融天文靈北斗人事罷南宮
上宰旣傷舊下流迷感來無恩報國士徒欲問玄穹
張丞相與余有孝廉校理之舊又代余為荆
州故有此贈襄州刺史宋鼎

漢上登飛幘荆南歷舊居已嘗臨砌橘更覩躍池魚
盛德繼微眇深衷能卷舒義申蓬閣際情坦廟堂初
郡挹文章美人懷燮理餘皇恩儻照亮豈厭承明廬

酬宋使君作

時來不自意宿昔謬樞衡翊聖負明主妨賢媿友生
罷歸猶右職待罪尚南荆政有留裳舊風因繼組成
高軒問疾苦蒸庶荷仁明衰廢時所薄祇言僚故情
酬通事舍人寓直見示篇中兼起居陸舍人

景獻

軒掖殊清秘才華固在斯興因膏澤洒情與惠風吹
所美應人譽何私亦我儀同聲感喬木比翼謝長離
價以陸生減賢慙鮑叔知薄遊嘗獨愧芳訊乃兼施
此夜金閨籍伊人瓊樹枝飛鳴復何遠相顧幸媿媿
和黃門盧侍郎詠竹

清切紫庭垂葳蕤防露枝色無玄月變聲有惠風吹
高節人相重身心世所知鳳皇雉可食一去一來儀
和蘇侍郎小園夕霽寄詩弟

清風闔闔至軒蓋承明歸雲月愛秋景林堂開夜扉
何言無濟日尚與宴私違興屬蕪葭變文因棠棣飛
人倫用忠厚帝德已光輝贈弟今為貴方知陸氏微

和韋尚書答梓州兄南亭宴集

棠棣聞餘興烏衣有舊遊門前杜城陌池上曲江流
暇日嘗繁會清風詠阻修始知西峙嶽同氣此相求
與袁補闕尋蔡拾遺會此公出行後蔡有五

韻詩見贈以此篇答焉

轍迹陳家巷詩書孟子鄰偶來乘興者不值草玄人
契是忘年合情非累日中間君還薄暮是春及亥辰
贈我如瓊玖將何報所親

酬趙二侍御使西軍贈兩省舊寮

石室先鳴者金門待制同操刀嘗願割持斧竟稱雄
應敵兵初起緣邊虜欲空使車經隴月征旆繞河風
忽在兼金訊非徒秣馬功氣清蒲海內聲滿柏臺中
顧已塵華省欣君震遠戎明時獨匪報嘗欲退微躬
答陳拾遺贈竹簪

與君嘗此志因物復知心遺我鍾龍節非燕玳瑁簪
幽素宜相重雕華豈所任為君安首飾懷此代兼金
答太常靳博士見贈一絕

上苑春先入中國花盡開唯餘草徑草尚待日光催
酬宋使君見貽

陟隣初稟訓獻策幸逢時朝列且云忝君恩復若茲
庭闈際海曲軺傳荷天慈顧已歡烏鳥聞君泣素絲
才明應主召福善豈神欺但願白心在終然涅不緇
武司功初有幽庭春暄見詒夏首獲見以詩
報焉

芳月盡離居幽懷重起予雖言春事晚尚想物華初
遲日暎方照高齋澹復虛筭成林向密花落樹應踈
贈鯉情無間求鶯思有餘暄妍不相待含歎欲焉如
贈澧陽韋明府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誰開太阿匣持割武城雞
竟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提何時過操宰當使玉如泥
酬周判官巡至始興會改秘書少監見貽之
作兼呈耿廣州

惟昔遷樂土迨今已重世陰慶荷先德素風慙後裔
唯益梓桑恭豈稟山川麗于時初自勉揆已無兼濟

瘠土資勞力良書啓蒙蔽一探石室文再擢金門第
既起南宮草復掌西掖制過舉及小人便蕃在中歲
亞司河海秩轉牧江湖溼勿謂符竹輕但覺消塵細
一麾尚云忝十駕宜求稅心息已如灰跡牽且爲贅
忽捧天書委將革海隅弊朝聞循誠節夕飲蒙瘴厲
義疾耻無勇盜憎攻亦銳葵藿是傾心豺狼何返噬
履險甘所受勞賢而相曳攬轡但荒服循垓便私第
嘉慶始獲中恩華復尤繼無庸我先舉同事君猶滯
當推奉使績且結拜親契更延懷安旨曾是慮危際
善謀雖若茲至理焉可替所仗有神道况承明主惠

在洪州答綦母學士

旬雨不愆期由來自若時爾無言郡政吾豈欲天期
常念消塵益惟歡草樹滋課成非所擬人望在東菑

酬王六霽後書懷見示

雲雨俱行罷江天已洞開炎氛霽後滅邊緒望中來
作驥君垂耳爲魚我曝鳧更憐湘水賦還是洛陽才

酬王六寒朝見詒

賈生流寓日楊子寂寥時在物多相背唯君獨見思
漁爲江上曲雪作郢中詞忽在兼金訊長懷伐木詩

酬王履震遊園林見詒

宅生惟海縣素業守郊園中覽霸王說上激明主恩
一行罷蘭徑數載歷金門既負潘生拙俄從周任言
逶迤戀軒陛蕭散及丘樊舊徑稀人跡前池耗水痕
併看芳樹老唯覺弊廬存自我棲幽谷逢君翳覆盆
孟軻應有命賈誼得無冤江上傷行遠林間偶避暄
地偏人事絕時霽鳥聲繁獨善心俱閑窮居道共尊
樂因南澗藻憂豈北堂萱幽意如投漆新詩重贈軒
平生徇知己窮達與君論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三

詩

雜著五十首

登南岳事畢謁司馬道士

將命祈靈岳迴策詣真士絕跡尋一徑異香聞數里
分庭八桂樹肅容兩童子入室希把神登床願啓齒
誘我棄智訣迫茲長生理吸精反自然鍊藥求不死
斯言眇霄漢顧子嬰紛滓相去九牛毛慙嘆知何已

登樂遊春望書懷

城隅有樂遊表裏見皇州策馬既長遠雲山亦悠悠

萬壑精光滿千門喜氣浮花間直城路草際曲江流
憑眺茲爲美離居方獨愁已驚玄髮換空度綠萸柔
奮翼籠中鳥歸心海上鷗既傷日月逝且欲桑榆收
豹變馬能及鸞鳴莽可求願言從所好初服返林丘

登襄陽恨峴山

昔年亟攀踐征馬復來過信若山川舊誰知歲月何
蜀相嗟安在羊公碣已磨令圖猶寂寞嘉會亦蹉跎
宛宛樊城岸悠悠漢水波透迤春日遠感寄客情多
地本原林秀朝來煙景和同心不同賞留歎此巖阿

九月九日登龍山

荆庭常窘束涼野求昭曠楚客凜秋時桓公舊臺上
清明風日好歷落江山望極遠何蕭條中留坐惆悵
東彌夏首闊西拒荆門壯夷險雖異時古今豈殊狀
先賢耿不接故老猶可訪投帟傷昔人揮斤感前匠
自爲本踈散未始志幽尚陰會非有欲往來是無妄
爲邦復多幸去國殊遷放且泛籬下菊還令郢中唱
灌園亦何爲於陵乃逃相

三月三日登龍山

伊川與霸津今日祓除人豈似龍山上還同湘水濱
衰顏憂更老淑景望非春襖飲豈吾事聊將偶心塵

晚霽登王六東閣

試上江樓望初逢山雨晴連空青嶂合向晚白雲生
彼美要殊觀蕭條見遠晴情來不可極日暮水流清

登郡城南樓

閑閣幸無事登樓聊永日雲霞千里開洲渚萬形出
澹澹澄江漫飛飛度鳥疾邑人半艦艦津樹多楓橘
感別時已屢憑眺情非一遠懷不我同孤興與誰悉
平生本單緒邂逅承優秩謬忝為邦寄多慙理人術
驚鈇雖自勉倉廩素非實陳力儻無效謝病從芝朮

歲初巡屬縣登高安南樓言懷

山城本孤峻憑高結層軒江氣偏宜早林英粲已繁
餘滋含宿霽衆妍在朝暎拂衣釋簿領伏檻遺紛喧
深俯東溪溷遠延南山樊歸雲納前嶺去鳥投遙村
目盡有餘意心惻不可諉竭來彭蠡澤載經敷淺原
春及但生思時哉無與言不才叨過舉唯力酬明恩
美化猶寂蔑迅節徒飛奔雖無立成效庶以去思論
行復徇孤迹亦云吾道存

登樓望西山

城樓枕南浦日夕顧西山宛宛鸞鶴處高高煙霧間
仙井今猶在洪崖久不還金編惟我授羽駕亦誰攀

簷際千峰遠雲中一鳥閑縱觀窮水國遊思遍人寰
勿復塵埃事歸來且閉關

候使石頭驛樓

山檻憑高望川途眇北流遠林天翠合前浦日華浮
萬井緣津渚千艘咽渡頭漁商多末事耕稼少良疇
自守陳蕃榻嘗登王粲樓徒然騁目處豈是獲心遊
向跡雖愚谷求名亦盜丘息陰芳木所空復越鄉憂

登荊州城樓

天宇何其曠江城坐自拘層樓百餘尺迢遞在西隅
暇日時登眺荒郊臨故都纍纍見陳迹寂寂想雄圖

古往山川在今來郡邑殊北疆雖入鄭東距豈防吳
幾代傳荆國當時敵陝郭上流空有處中土復何虞
枕席夷三峽關梁豁五湖承平無異境守隘莫論夫
自罷金門籍來參竹使符端居向林數微尚在桑榆
直似王陵戇非如甯武愚今茲對南浦乘鴈與雙鳧

登荊州城望江

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終始經閱幾世人復歎誰家子
東望何悠悠西來晝夜流歲月既如此爲心那不愁

秋晚登樓望南江入始興郡路

潦收沙行出霜降天宇晶伏檻長眺津途多望情

思來江山外望盡煙雲生滔滔不自辨役役且何成
我來颯衰鬢孰云飄華纓櫪馬苦蹉跎籠禽念遐征
歲陰向晚晚日夕空屏營物生貴得性身累猶近名
內顧覺今是追歡何時平

登臨沮樓

高深不可厭巡屬復來過本與衆山絕况茲韶景和
危樓入水倒飛檻向空摩雜樹緣青壁樛枝掛綠蘿
潭清能徹底魚樂好跳波有象言難具無端思轉多
同懷不在此孤賞欲如何

登古陽雲臺

庭樹日衰颯風霜未云已駕言遣憂思乘興求相似
楚國茲故都蘭臺有餘址傳聞襄王世仍立巫山祀
方此全盛時豈無嬋娟子色荒神女至魂蕩宮觀啓
蔓草今如積朝雲爲誰起

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

常聞薛公淚非直雍門琴竄逐留遺跡悲涼見此心
府中因暇裕江山幸招尋人事已成古風流獨至今
閑情多感歎清景暫登臨無復甘棠在空餘蔓草深
晴光送遠目勝氣入幽襟水去朝滄海春來換碧林
賦懷湘浦弔碑想漢川沉曾足陪遊日徒爲梁甫吟

賀給事嘗詣蔡起居郊館有詩因命同作
記言聞直史築室面層阿豈不承明入終云幽意多
沉冥高士致休澣故人過前嶺游氛滅中林芳氣和
茲辰阻佳趣望美獨如何

常與大理丞裘公太府丞田公偶詣一所林
招尤勝因並坐其次相得甚歡遂賦詩焉以
詠其事

方駕與吾友同懷不異尋偶逢池竹處便會江湖心
夏近林方密春餘水更深清華兩輝映閑步亦窺臨
蘋藻復佳色鳧鷖亦好音韶芳媚洲渚蕙氣襲衣襟
蕭散皆爲樂徘徊徒所欽謂予成夙志歲晚共抽簪
與生公尋幽居處

同方久厭俗相與事遐討及此雲山去宵然巖徑好
疑入武陵源如逢漢陰老清諧欣有得幽閑歛盈抱
我本玉堦侍偶訪金仙道茲焉求卜築所過皆神造
歲晚林始敷日晏崖方杲不種緣嶺竹豈植臨潭草
即途可淹留隨日成黼藻期爲靜者說曾是終焉保
今爲簡書畏祗令歸思浩

與生公遊石窟山

林秘孰云遠忘懷復爾同日尋高深意宛是神仙中

躋險遘靈室詭制非人功
潛洞黜無底殊庭忽似夢
豈如武安鑿自若茅山通
造物良有寄嬉遊迺愜衷
猶希宴玉液從此昇雲空
咄咄共携手冷然且馭風

林亭詠

穿竹非求麗幽閑欲寄情
偶懷因壞石真意在蓬瀛
苔益山文古池添竹氣清
從茲果蕭散無事亦無營

郡舍南有園畦雜樹聊以永日

爲郡久無補越鄉空復深
苟能秉素節安用叨華簪
却步園畦裏追吾野逸心
形骸拘俗吏光景賴閑林
內訟誠知止外言猶匪忱
成蹊謝李逕衛足感葵陰

榮達豈不偉孤生非所任
江城何寂歷秋樹亦蕭森
下有北流水上有南飛禽
我願從歸翼無然坐自沉

臨泛東湖時任洪州

郡庭日休暇湖曲邀勝踐
樂職在中和靈心挹上善
乘流坐清曠舉目眺猶緬
林與西山重雲因北風卷
晶明盡不逮陰影鏡無辨
晚秀復芬敷秋光更遙衍
萬族紛可佳一遊豈能展
羈孤忝邦牧顧已非時選
良公世不容長孺心亦褊
永念出籠鞮常思退疲蹇
歲徂風露嚴日恐蘭若剪
佳辰不可得良會何其鮮
罷興還江城閉關聊自遣

始興南山下有林泉常卜居焉荊州卧病有
懷此地

出處各有在何者為陸沉幸無迫賤事聊可祛迷襟
世路少夷坦孟門未嶮嶮多慙入火術常惕履冰心
一跌不自保萬全焉可尋行行念歸路眇眇惜光陰
浮生如過隙先達已吾箴敢忘丘山施亦云年病侵
力衰在所養時謝我不任但憶舊樓息願言遂窺臨
雲間山秀山下面清深蘿薦自為幄風泉何必琴
歸此老吾老過當日千金

高齋閑望言懷

高齋復情景延眺屬清秋風物動歸思煙林生遠愁
紛吾自窮海薄宦此中州取路無高足隨波適下流
歲華空苒苒心曲且悠悠坐惜芳時宴胡然久滯留
與弟遊家園

定省榮君賜來歸是晝遊林鳥飛舊里園菓讓新秋
枝長南庭樹池靈北澗流星霜屢爾別蘭麝為誰幽
善積家方慶恩深國未酬棲棲將義動安得久情留

郡內閑齋

郡閣書常掩庭蕪日復滋簷風落鳥毛窺葉樹蟲絲
拙病宦情少羈閑秋氣悲理人無異績為郡但經時

唯有江湖意沉冥空在茲

晨出郡舍林下

晨興步北林蕭散一開襟復見林上月娟娟猶未沉
片雲自孤遠叢篠亦清深無事由來貴方知物外心

司馬崔頌和

優閑表政清林薄賞秋成江上懸曉月往來虧復盈
天雲抗直意郡閣晦高名坐嘯應無欲寧辜濟物情

晨坐齋中偶而成詠

寒露潔秋空遙山分在窗孤頂乍修聳微雲復相續
人茲賞地遍鳥亦愛林旭結念憑幽遠撫躬曷羈束

仰霄謝逸翰臨路嗟疲足徂歲方睽携歸心亟躑躅
休閑償有素豈負南山曲

園中時蔬盡皆鋤理唯秋蘭數本委而不顧
彼雖一物有足悲者遂賦二章

塲藿已成歲園葵亦向陽蘭時獨不偶露節漸無芳
昔異菁爲畜甘非蕨有漿人多利一飽誰復惜馨香

又

幸得不鋤去孤苗守舊根無心羨青蒿豈欲近名園
遇賞寧克佩爲生莫礙門幽林芳意在非是爲人論
城南隅山池春中四袁二公盛稱其美夏首

獲賞果會夙言故有此詠

憶昨聞佳境駕言尋昔蹊非唯初物變亦與舊遊駘
幽渚爲君說清晨卽我携逢深獨睥睨歷險共攀躋
林筍苞青籜津楊委綠萸荷香初出浦草色復緣堤
樂處將鷗狎譚端用馬齊且言臨海郡兼話武陵溪
異壤風煙絕空山巖徑迷如何際朝野從此待金閨

林亭寓言

林居逢歲晏遇物使情多蘄蓋不時與芬榮柰汝何
更憐籬下菊無如松上蘿因依自有命非是隔陽和
南山下舊居閑放

祇役已云久乘閑返服初塊然屏塵事幽獨坐林閭
清曠前山遠紛喧此地踈喬木凌青靄修篁媚綠渠
耳和繡翼鳥目暢錦鱗魚寂寞心還閉飄飄體自虛
興來命肯酒臨罷閱仙書但樂多幽意寧知有毀譽
尚想爭名者誰云要路居都忘下流歎傾奪竟何如

感遇一

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似生意自爾爲佳節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其二

幽林歸獨卧滯虛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

日夕懷空意人誰感至精飛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誠
其三

魚遊樂深池鳥棲欲高枝嗟爾鱗鱗羽薨薨亦何爲
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日微滅吾心安得知
浩歎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其四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株樹
矯矯瓊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
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慕

其五

吳越數千里夢寐今夕見形骸非我親衾枕即鄉縣
化蝶猶不識川魚安可羨海上有仙山歸期覺神變

其六

西日下山隱北風乘夕流燕雀感昏旦簷楹呼疋儔
鴻鵠雖自遠哀音非所求貴人棄疵賤下士嘗殷憂
衆情累外物恕已忘內修感歎長如此使我心悠悠

其七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
可以薦嘉客柰何阻重深運命推所遇循環不可尋
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

其八

永日徒離憂臨風懷蹇修美人何處所孤客空悠悠
青鳥跂不至朱鷺誰云浮夜分起躑躅時逝曷淹留

其九

抱影吟中夜誰聞此歎息美人適異方庭樹含幽色
白雲愁不見滄海飛無翼鳳凰一朝來竹花斯可食

其十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
冥冥愁不見耿耿徒絨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
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其十一

我有異鄉憶宛在雲溶溶憑此目不覯要之心所鍾
但欲附高鳥安敢攀飛龍至精無感遇悲惋填心曾
歸來扣寂寞人願天豈從

其十二

閉門跡群化憑林結所思嘯歎此寒木疇昔迺芳蕤
朝陽鳳安在日暮蟬獨悲浩思極中夜深嗟欲待誰
所懷誠已矣既往不可追鼎食非吾事雲山嘗我期
胡越方杳杳車馬何遲遲天壤一何異幽嘿卧簾帷
當塗界寄裴宣州

故人宣城守亦在江南偏如何分虎竹相與間山川
章綬胡爲者形骸非自然含情津渡關倚望脰空延
遠近聞佳政平生仰大賢推心徒有屬會面良無緣
日夕遵前渚江村投暮煙念行祗意默懷遠豈言宣
委曲風波事難爲尺素傳

敬酬當塗界留贈宣州刺史裴耀卿

茂生寔王佐仲舉信時英氣覩衝天發人將下榻迎
珪符肅有命江國遠徂征九派期方越千鈞或可輕
高帆出風迥孤嶼入雲平端邁嗟千役離憂空自情
飭簪陪旱歲接攘厠專城曠別心彌軫宏規義轉傾
徒然恨饑渴况乃諷瑤瓊

再酬使風見示刺史裴耀卿

茲地五湖隣艱哉萬里人驚颺翻是託危浪亦相因
宣室才華子金閨諷議臣承明有三入去去速歸輪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三

再酬
再酬
再酬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四

詩

雜詩五十四首

口號一首

餞王尚書出邊

漢相推人傑
殷宗伐鬼方
還聞出將重
坐見即戎良
上策應爲豫
中權用光令
申兵氣倍威
愴虜魂亡
樹比公孫大
城如道濟長
夏雲登隴首
秋露滋遼陽
武德舒宸睭
文思餞樂章
感恩身既許
激節膽猶嘗
祖帳傾朝列
軍麾駐道傍
詩人何所詠
尚父欲鷹揚

送趙都護赴安西

將相有更踐簡心良獨難遠圖嘗畫地超拜乃登壇
戎即崑山序車同渤海單義無中國費情必遠人安
他日文兼武而今且寬自然來月窟何用刺樓蘭
南至三冬晚西馳萬里寒封侯自有處征馬去嘽嘽

送使廣州

家在湘源住君今海嶠行經過中正道相送信爲情
心逐書郵去形隨世網嬰因聲謝遠別緣義不緣名
送姚評事入蜀各賦一物得卜肆

蜀巖化已久沉真空所思嘗聞賣卜處猶憶下簾時

驅傳應經此懷賢儻問之歸來說往事歷歷偶心期

送竇校書見餞得雲中辨江樹

江水連天色天涯淨野氛微明岸傍樹凌亂渚前雲
舉棹形隨轉登艫意漸分渺茫從此去空復惜離羣

餞王司馬入計同用洲字

元寮行上計舉餞出林丘忽望題輿遠空思解榻遊
別筵鋪柳岸征棹倚蘆洲獨歎湘江木朝宗向北流

東湖臨泛餞王司馬

南土秋雖半東湖草木黃聊乘風日好來泛芰荷香
蘭棹每勞速菱歌不厭長忽懷京洛去難與共清光

餞濟陰梁明府各探一物得荷葉

荷葉生幽渚芳華信在茲朝朝空此地采采欲因誰
但恐星霜改還將蒲櫂衰懷君美人別聊以贈心期

餞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徵字

荷篠旋江澳銜杯餞霸陵別前林鳥息歸處海煙凝
風土鄉情接雲山客念憑聖朝巖穴選應待鶴書徵

通化門外送別

屢別容華改長愁意緒微義將私愛隔情與故人歸
薄宦無時嘗勞生有事機離魂今夕夢先繞舊林飛

送楊道士往天台

鬼谷還成道天台去學仙行應松子化留與世人傳
此地煙波遠何時羽駕旋當須一把袂城郭共依然

送楊府李功曹

平生屬良友結綬望光輝何知人事拙相與宦情非
別路穿林盡征帆際海歸居然已多意况復兩鄉違

送宛句趙少府

解巾行作吏樽酒謝離居修竹含清景華池澹碧虛
地將幽興慙人與舊遊疎林下紛相送多逢長者車

送韋城李少府

送客南昌尉離亭西候春野花看欲盡林鳥聽猶新

別酒青門路歸軒白馬津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爲鄰
送蘇主簿赴偃師

我與文雄別胡然邑吏歸賢人安下位鷺鳥欲卑飛
激節輕華冕移官狗綵衣羨君行者樂從此拜庭闈

送廣州周判官

海郡雄蠻落津亭壯越臺城隅百雉映水曲萬家開
里樹枕榔出時禽翡翠來觀風猶未盡早晚使車廻

別鄉人南還

橘柚南中暖桑榆北地陰何言榮落異因見別離心
吾亦江鄉子思歸夢寐深聞君去水宿結思渺雲林

牽綴從浮事遲迴謝所欽東南行舫遠秋浦念猿吟

郡江南上別孫侍郎

雲嶂天涯盡川途海縣窮何言此地僻忽與故人同
身負邦君怒情紆御史驄王程不我駐離思逐秋風

奉酬洪州江上見贈監察御史孫翊

受命讞封疆逢君牧豫章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舫
悵別秋陰盡懷歸客思長江臯枉離贈持此慰他鄉

江上遇風疾

疾風江上起鼓怒揚煙埃白晝晦如夕洪濤聲若雷
投林鳥鍛羽入浦魚曝鱗瓦飛屋且發帆快檣已摧

不知天地氣何爲此喧阗

初發江陵有懷

極望沔陽浦江天渺不分扁舟從此去鷗鳥自爲群
他日懷真賞中年負俗紛適來果微尚倏爾會斯文
復想金閨籍何如夢渚雲我行多勝寄浩思獨氛氲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轉逢空闊處聊洗滯留情
浦樹遙如待江鷗近若迎津途別有趣况乃濯吾纓
道逢北使題贈京邑親知

征驂稍靡靡去國方遲遲路遶南登岸情搖北上旗

故人憐別日旅雁逐歸時歲晏無芳草將何寄所思

江上使風呈裴宣府

江路與天連風帆何森然遙林浪出沒孤舫鳥聯翩
常自千鈞重深思萬事捐報恩非狗祿還逐賈人船

谿行寄王震

山氣朝來爽谿流自向清遠心何處愜閑棹此中行
叢桂林間待群鷗水上迎徒然適我願幽獨爲誰情
將至岳陽有懷趙二

湘浦多深林青冥晝結陰獨無謝客賞况復賈生心
色草雖云發天光或未臨江潭非所遇爲爾白頭墜

南陽道中作

登郢屬巖陰及宛情所適復聞東漢主遺此南都迹
佳氣藹歆初霸圖紛在昔茲邦稱貴近與世嘗薰赫
遭遇感風雲變衰空草澤不識鄧公樹猶傳陰后石
驅馬歷闔閭荆榛翳阡陌事去物無象感來心不懌
懷古對窮秋興言傷遠客眇默遵岐路辛勤弊行役
雲鴈號相呼林麇走自索顧憶狗書劍未嘗安枕席
豈暇墨突黔空持遼豕白迷復期非遠歸歟賞農隙

西江夜行

遙夜人何在澄潭月裏行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
外物寂無擾中流澹自清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
猶有汀洲鶴宵分乍一鳴

使還湘水

歸舟宛何處正值楚江平夕逗煙村宿朝緣浦樹行
于役已彌歲言旋今愜情鄉郊尚千里流目夏雲生
初發道中寄遠

日夜鄉山遠秋風復此時舊聞胡馬思今聽楚猿悲
念別朝昏苦懷歸歲月遲壯圖空不息常恐髮如絲
湘中作

湘流繞南嶽絕目轉青青懷祿未能已瞻途屢所經

煙嶼宜春望，林猿莫夜聽。水路日多緒，孤舟天復冥。
浮沒從此去，嗟嗟勞我形。

自湘水南行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間。誰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閒。
暝色生前浦，清暉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南還湘水言懷

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別悔前行。
歸去田園老，儻來軒冕輕。江間稻正熟，林裏桂初榮。
魚意思在藻，鹿心懷食苹。時哉苟不達，取樂遂吾情。

初入湘中有喜

初鞅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望鳥唯貪疾，聞猿亦罷愁。
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為洲。却計從來憶，飛疑夢裏遊。

商洛山行懷古

園綺值秦末，嘉遁此山阿。陳迹向千古，荒途始一過。
碩人久淪謝，喬木自森羅。故事昔嘗覽，遺風今豈訛。
泌泉空活活，樵叟獨皤皤。是處清暉滿，從中幽興多。
長懷赤松意，復憶紫芝歌。避世辭軒冕，逢時解薜蘿。
盛明今在運，吾道竟如何。

耒陽溪夜行

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嶺樹，風靜聽溪流。

嵐氣船間入霜華衣上浮徒聲雖此夜不是別家愁

江上

長林何繚繞遠水復悠悠蓋日餘無見為心那不愁
憶將親愛別行為主恩酬感激空如此芳時屢已過

自彭蠡湖初入江

江岫殊空闊雲煙處處浮上來群噪鳥中去獨行舟
牢落誰相顧逶迤日自愁更將心問影于役復何求

赴使瀧峽

谿路日幽深寒空入兩欽霜清百丈水風落萬重林
夕鳥聯歸翼秋猿斷去心別離多遠思况乃歲方陰

湖口望廬山瀑布水

萬丈洪泉落迢迢半紫芬犇飛下雜樹洒落出重雲
日照虹蜺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彭蠡湖上

沿涉經大湖湖流多行洗決晨趨北渚逗浦已西日
所適雖淹曠中流且閑逸塊詭良復多感見乃非一
廬山直陽潏孤石當陰術一水雲際飛數峰湖心出
象類何交糺形言豈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無相恤

經江寧覽舊跡至玄武

南國更數世此湖方十洲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

果下迴仙騎津傍駐綵旒鳧鴨喧鳳管荷芰鬪龍舟
七子陪詩賦千人和棹謳應言在鎬樂不讓橫分秋
風俗因紆慢江山成易由駒王信不武孫叔是無謀
佳氣日將歇霸功誰與修桑田東海變麋鹿姑蘇遊
否運爭三國康時劣九州山雖幕府在館豈豫章留
水淀還相閱菱歌亦故適雄圖不足問唯想事風流
入廬山仰望瀑布水

絕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
閃閃青崖落鮮鮮白日皎洒流濕行雲滅末驚飛鳥
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窕昔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

物情有詭激坤元曷絲矯默然置此去變死誰能了

出為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巖下

茲山鎮何所乃在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尋
靈仙未始曠窟宅何其深雙闕出雲峙三官入煙沉
攀崖猶惜鏡種杏非舊林想像終古跡惆悵獨往心
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根自靡託量力况不任
多謝周身防常恐橫議侵豈匪鷓鴣列惕如泉壑臨
迨茲刺江郡來此滌塵襟有趣逢樵客忘懷狎野禽
棲閑義未果用拙歡在今願言答休命歸事丘中琴

巡屬縣道中作

春令夙所奉駕言遵此行途中却郡採林下招村民
至邑無紛列來人但歡迎豈伊念邦政爾實在時清
短才濫符竹弱歲起柴荆再入江村道永懷山藪情
矧逢陽節獻默聽時琴鳴迹與素心別感從幽思盈
流芳日以不待夙志蹇無成知命且何欲所圖唯退耕
華簪極身泰衰鬢慙木榮苟得不可遂吾其謝世嬰

南還以詩代書贈京都舊寮

薄宦晨昏闕遵尊義取斯窮愁年貌改寂歷爾胡爲
不諂詞多忤無容禮益卑微生尚何有遠跡固其宜
思擾梁山曲情遙越鳥枝故園從海上良友邈天涯

雲雨歎一別川原勞載馳上慙伯樂顧中負叔牙知
去國誠寥落經途弊險巖歲逢霜雪苦林屬蕙蘭萎
欲贈幽芳歇行悲舊賞移一從關作限兩見月成規
苒苒窮年齋行行盡路岐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垂
樹晚猶葱蒨江寒尚渺瀰士風從楚別山水入湘竒
石瀨相奔觸煙林更蔽虧層崖夾洞浦輕舸泛澄漪
松篠行皆傍禽魚動輒隨惜哉邊地隔不與故人窺
疇昔陪駕鷺朝陽振羽儀來音雖寂寞接景每逶迤
朝罷冥塵事實來話酒卮邀歡逐芳草結興選華池
及此風成歎何時露可披自憐無用者誰念有情離

望美音容闊懷賢夢想疲困聲達霄漢持拙守東坡
初發道中贈王司馬兼寄諸公

昔歲嘗陳力中年退屏居承顏方弄鳥放性或觀魚
曾是安疵拙誠非議卷舒林園事益簡煙月賞恒餘
不意棲愚谷無階奉詔書湛恩均大造弱植愧空虛
肅命趨仙闕僑裝撫傳車念行開祖帳憐別降題輿
誰謂風斯許叨延禮數除義沾投分末情及解携初
追餞扶江界光輝燭里閭子雲應寂寞公緒爲吹噓
景物春來異音容日向踈川原行稍穩鐘鼓聽猶徐
林隔王公舉雲迷班氏廬慈親唯委咽思德更躊躇
衛義當由此懷安乃闕如願酬明王惠行矣豈徒歟
夏日奉使南海在道中作

緬然萬里路赫曦三伏時飛走逃深林流爍恐生疵
行李豈無苦而我方自怡肅事誠在公拜慶遂及私
展力慚淺效銜恩感深慈且欲湯火蹈况無鬼神欺
朝發高山阿夕濟長江湄秋瘴寧我毒夏水胡不夷
信知道存者但問心所之呂梁有出入乃覺非虛詞

湏陽峽

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闇先秋冷山晴當晝陰
重林間五色對壁聳千尋惜此生遐遠誰知道化心

使至廣州

昔年嘗不調茲地亦遭迴本謂雙鳧少何知駟馬來
人非漢使橐郡是越王臺去去雖殊事山川長在哉

春江晚景

江林蒼秀發雲日復相鮮征路那逢此春心益眇然
興來祇自得佳處莫能傳薄暮津亭下餘花滿客船

與王六履震廣州津亭曉望

明發臨前渚寒來淨遠空水紋天上碧日氣海邊紅
景物紛爲異人情賴此同乘桴自有適非欲破長風

初發曲江谿中

溪流清且深松石復陰臨正爾可嘉處胡爲無賞心
我由不忍別物亦有緣侵自匪嘗行邁誰能知此音

自始興谿夜上赴嶺

嘗畜名山意茲爲世網牽征途屢及此初復已非然
日落青巖際谿行綠篠邊去舟乘日後歸鳥息人前
數曲迷幽嶂連圻觸閣泉深林風緒結遙夜客情懸
非梗胡爲泛無膏亦自煎不知干役者相樂在何年

奉使自藍田玉山南行

征驂入雲壑情始步金門通籍微軀幸歸途明主恩
匪唯徇行役兼得慰晨昏是節暑云熾紛吾心所尊

海縣且悠緬山郵日駿奔徒知惡囂事未暇息陰論
曉武經陳迹衡湘指故園水聞南澗險煙望比林繁
遠靄千巖合幽聲百籟喧陰泉夏猶凍陽景晝方暎
懿此高深極徒令夢想存盛明期有報長往復奚言

巡按自灘水南行

理棹雖云遠飲水寧有惜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
竒峯岌前轉茂樹隈中積猿鳥聲自呼風泉相激目因
詭容逆心與清暉滌紛吾謬執簡行郡將移檄即事
聊獨歡素懷豈兼適悠悠詠靡鹽庶以窮日夕

使還都湘東作

蒼庚昨歸候陽鳥今去時感物遽如此勞生安可思
養真無上格圖進豈前期甘節往來苦壯容離別衰
盛明非不遇弱操自云私孤櫂清川渚征衣寒露滋
風朝津樹落日夕嶺猿悲牽役而無悔坐愁祗自怡
當須報恩已終爾謝塵縉

旅宿淮陽亭口號

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眇星河
暗草霜華發空亭鴈影過興來誰與晤勞者自為歌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四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

詩

雜著五十三首

望月懷遠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情人怨遙夜竟夕起相思
滅燭憐光滿披衣覺露滋
不堪盈手贈還寢夢佳期

秋夕望月

清迥江城月流光萬里同
所思如夢裏相望在庭中
皎潔青苔露蕭條黃葉風
含情不得語頻使桂華空

詠鷺

海鷲何微妙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祇見玉堂開
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詠史

大德始無頗中智是所是居然已不一况乃務相詭
小道致泥難巧言因萋毀穰侯或見遲蘇生得陰揣
輕既長沙傳重亦邊郡徙勢傾不幸然跡在胡寧爾
滄溟所爲大江漢日采委灋水雖復清魚鱉豈游此
賢哉有小白讐中有管氏若人不世生悠悠多如彼
勅賜寧主池宴

賢王有池館明主賜春遊淑氣林間發恩光水上浮

徒叅和鼎地終謝巨川舟皇澤空如此輕生莫可酬

龍門旬宴得月字韻

恩華逐芳歲形勝兼韶月中席傍魚潭前山倚龍闕
花迎妙妓至鳥避仙舟發宴衎良在茲再來情不歇
天津橋東旬宴得歌字韻

清洛象天河東流形勝多朝來逢宴喜春盡却妍和
泉鮪歡時躍林鷺醉後歌賜恩類若此爲樂柰人何
上陽水閣旬宴得移字韻

河漢非應到汀洲忽在斯仍逢帝樂下如逐海槎窺
春賞時將換皇恩歲不移今朝遊宴所莫比天泉池

故刑部李尚書荆谷山集會

嘗聞繼老聃身退道迷耽結宇倚青壁疏泉噴碧潭
苔石隨人古煙花寄酒酣山光紛向夕歸與杜城南

三月三日申王園亭宴集

稽亭追往事睢苑勝前聞飛閣凌芳樹華池落綵雲
藉草人留酌銜花鳥赴群向來同賞處惟恨碧林曛
恩賜樂遊園宴

寶筵延厚命供帳序群公形勝宜春接威儀建禮同
睢陽人似露解愠物從風朝慶千齡始年華二月中
輝光遍草木和氣發絲桐歲歲為無事寧知樂九功

颯山下逍遙公舊居遊集

君子體清尚歸處有兼資雖然經濟日無忘幽棲時
卜居舊何所休澹嘗來茲岑寂空人至高深獲我思
松澗聆遺風蘭林覽餘滋往爭誠已矣道存猶可追
遺子後黃金作歌先紫芝明德有自來奕世皆秉彝
豈與磻溪老崛起周太師我心希碩人逮此問元龜
惓悵既懷遠沉吟亦省私已云寵祿過况在華髮衰
軒蓋有迷復丘壑無磷緇感物重所懷何但止足斯
祠紫蓋山經玉泉山寺

指塗躋楚望策門望荆岑稍稍松篁入泠泠澗谷深

觀竒逐幽映層險志嶮嶮上界接佛影中天揚梵音
焚香懺在昔禮足誓來今靈異若有對聖先其可尋
高星聞逝者遠俗是初心蘇剝經行處猿啼燕坐林
歸真已寂滅留迹豈煙沉法地自茲廣何云千萬金
冬中至玉泉山寺屬窮陰水閑崖谷無景及
仲春行縣復往焉故有此作

靈境信幽絕芳時重暄妍再來及茲勝一遇非無緣
萬木柔可結千花敷欲然松間鳴好鳥林下流清泉
石壁開精舍金光照法筵真聖本自寂曠有聊相宣
復此灰心者仍追築頂禪願誓雖有畏身世亦俱捐

郢城西北有古塚數十觀其封域多是楚
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唯在西南有樊
妃冢因後人爲植松柏故行路盡知之

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真名有所在芳氣無幽深
楚子初逞志樊妃嘗獻箴令更擇士非直罷從禽
舊國皆湮滅先王亦莫尋傳賢媛隴猶結後人心
牢落山川意蕭疎松栢陰破牆時直上荒徑或斜侵
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思窈窕黃鳥復哀音

戲題春意

一作江南守江林三四春相鳴不及鳥相樂喜關人

日守朱絲直年催華髮新淮陽祇有卧持此度芳辰
同綦母學士月夜聞鴈

棲宿豈無意飛飛更遠尋長途未及伴中夜有遺音
月思關山路風號流水琴空聲兩相應幽感一何深
避繳歸南浦離群叫北林
照翻俱不定憐爾越鄉心

忽對林亭雪瑤華處處開今年迎氣始昨夜伴春迴
玉潤窓前竹花繁院裏梅
齊祭所應見五神來

庭梅詠

芳意何能早孤榮亦自危
更憐花帶弱不受歲寒移

朝雪那相妬陰風已屢吹
聲未雖尚爾飄蕩復誰知

照鏡見白髮聯句

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
誰知明鏡裏形影自相憐

折楊柳

纖纖折楊柳持此寄情人
一枝何足貴憐是故園春

遲景那能久流芳不及新
更愁征戍客容鬢老邊塵

巫山高

巫山與天近煙景嘗青焚
此中楚王夢夢得神女靈
神女去已久雲雨空冥冥
唯有巴猿嘯哀音不可聽

翦絲

姹女矜容色爲花不讓春既爭芳意早誰待物華真
葉作參差發枝從點綴新自然無限態長在艷陽人
聽筆

端居正無緒那復發秦箏箏纖指傳新意繁絃起怨情
悠揚思欲絕掩抑能遺生豈是聲能感人心自不平
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荊州作二首

先達志其大求意不約文士伸在知己已况仕於君
微誠夙所尚細故不足云時來忽易矣事往良難分

顧念凡近姿焉欲殊常勲亦以行則是豈必素有聞
千慮且猶跌萬緒何其紛進士苟非黨免相安得群
衆口金可鑠孤心絲共焚意忠仗朋信語勇同敗軍
古劍徒有氣幽蘭祇自薰高秩向所忝於義如浮雲
其二

千載一遭遇徃賢所至難問余奚爲者無階忽上搏
明聖不世出翼亮非苟安崇高自有配孤陋何足干
遇恩一時來竊位三歲寒誰謂誠不盡知窮力亦殫
雖致負乘寇初無挾術鑽浩蕩出江湖翻覆如波瀾
心傷不林樹自念獨飛翰狗義在匹夫報恩猶一殮

况乃山海澤效無毫髮端內訟已慙沮積毀全摧殘
胡爲復惕息傷鳥畏虛彈

在郡秋懷二首

秋風入前林蕭颯鳴高枝寂寞遊子思寤歎何人知
宦成名不立志存歲已馳五十而無聞古人深所疵
平生去外飾直道如不羈未得操割效忽復寒暑移
物情自古然身退毀亦隨悠悠滄江渚望望白雲涯
路下霜且降澤中草離披蘭艾若不分安用馨香爲

其二

庭蕪生白露歲候感遐心策蹇慙遠途巢枝思故林
小人恐致寇終日如臨深魚鳥好自逸池籠安所欽
掛冠東都門採蕨南山岑議道誠愧昔覽分還愜今
無然憂成老空爾白頭吟

郡府中每晨輒見群鶴東飛至暮又行列
而返喞唳雲路其和樂焉予愧獨處江城常
目送此意有所羨遂賦以詩

雲間有數鶴撫翼意無遺曉日東田去霄煙北渚歸
謹呼良自適羅列好相依遠集長江靜高翔衆鳥稀
豈煩仙子叙何畏野人機却念乘軒者拘留不得飛
忝官二十年盡在內職及爲郡嘗積戀因賦

詩馬

江流去朝宗晝夜茲不捨仲尼在川上子牟存闕下
聖達有由然孰是無心者一郡苟能化百城豈云寡
愛禮誰爲羊戀主吾猶馬感初時不載思奮翼無假
閑宇嘗自閉沉心何用寫攬衣步前庭登陴臨曠野
白水生迢遞清風寄瀟灑願言采芳澤終朝不盈把

初秋憶金均兩弟

江渚秋風至他鄉離別心孤雲愁自遠一葉感何深
憂喜嘗同域飛鳴忽異林青山西北望堪作白頭吟
二弟宰邑南海見群鴈南飛因成詠以寄

鴻鴈自北來嗷嗷度煙景嘗懷稻梁惠豈憚江山水
小大每相從羽毛當自整雙鳧侶晨泛獨鶴參霄警
爲我更南飛因書至梅嶺

將發還鄉示諸弟

歲陽亦頽止林意日蕭摵云胡當此時緬邁復爲客
至愛孰能捨名義來相迫負德良不貲輸誠靡所惜
一木逢厦構纖塵願山益無力主君恩寧利客卿壁
去去榮歸養憮然歎行役

叙懷二首

弱歲讀群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懷玉佩印從負薪

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賤貧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爲鄰
其二

晚節從卑秩岐路良非一既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
木瓜誠有報玉楮論無實已矣直躬者平生壯圖失
去去勿重陳歸來茹芝朮

秋懷

感惜芳時換誰知客思懸憶隨鴻向暖愁學馬思邊
留滯機還息紛拏網自牽東南起歸望何處是江天

雜詩五首

孤桐亦胡爲百尺傍無枝踈陰不自覆修幹欲何施

高岡地復迫弱植風屢吹凡鳥已相噪鳳凰安得知
其二

蘿薦必有託風霜不能落酷在蘭將蕙甘從葵與藿
運命雖爲宰寒暑自迴薄悠悠天地間委順無不樂
其三

良辰不可遇心賞更蹉跎終日塊然坐有時勞者歌
庭前攬芳蕙江上託微波路遠無能達憂情空復多
其四

湘水弔靈妃班竹爲情緒漢水訪遊女解佩無誰與
同心不可見異路空延佇浦上青楓林津傍白沙渚

行吟至落日坐望祇愁予神物亦豈孤佳期竟何許
其五

木直幾自冠石堅亦他攻何言爲用薄而與火膏同
物累有固然誰能取徑通纖纖良田草靡靡唯從風
日夜沐甘澤春秋等芳叢生性苟不失香臭誰爲中
道家貴至柔儒生何固窮終始行一意無乃過愚公
故刑部李尚書挽歌詞三首

仙宗出趙北相業起山東明德嘗爲禮嘉謀屢作忠
論經白虎殿獻賦甘泉宮與善今何在蒼生望已空
其二

嘗昔三台踐榮華駟馬歸印從青瑣拜翰入紫宸揮
題劔恩方重藏舟事已非龍門不可望感激涕沾衣
其三

永歎常山寶沉埋京北阡同盟會五月華表記十年
渺漫野中草微茫空裏煙共悲人事絕唯對杜陵田
故徐州刺史贈吏部侍郎蘇公挽歌詞三首
韋玄方繼相荀爽復齊名在貴兼天爵能賢出世卿
學聞金馬詔神見玉人情藏壑今如此爲山遂不成
其二

相如只謝病子敬忽云亡豈悟瑤臺雪分雕玉樹行

清規留草議故事在封章本謂山公啓而今歿始揚
其三

返葬長安陌秋風蕭鼓悲柰何相送者不是平生時
寒影催年急哀歌助晚遲寧知建旆罷丹旄向京師
故祭陽君蘇氏挽歌詞三首

門緒公侯列嬪風詩禮行松蘿方有寄桃李忽無成
劍去雙龍別雛哀九鳳鳴何言嶧山樹還似半心生

其二

永嘆芳魂斷行看草露滋二宗榮盛日千古別離時
竟罷生芻贈空留畫扇悲客車候曉發何歲是歸期

其三

縞服紛相送玄鶴翳不開更悲泉火滅徒見柳車迴
舊室容衣奠新坐拱樹栽唯應月照潭潘岳此時哀
眉州康司馬挽歌詞

家受專門學人稱入室賢劉禎徒有氣管輅獨無生
謫去長沙國魂歸京兆阡從來匣中劍埋歿罷衝天
題畫山水

心累猶不盡果為物外牽偶因耳目好復候丹青妍
嘗抱野間意而迫區中緣塵事固已矣秉意終不遷
良工適我願妙墨揮巖泉變化合群有高深粹自然

置陳北堂上儼像南山前靜無言庭出行已茲地偏
萱草憂可樹合歡念亦蠲所因本微物况乃憑幽筵
言象會自泯意色聊自宣對翫有佳趣使我心眇綿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五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六

制書

南郊赦書

東封赦書

后土赦書

籍田赦書

南郊赦書

門下朕獲主三靈于今一紀聽政中昃每不敢康觀
書一夜將求諸道而頃年已來每思至理或遠人勿
率或嗣歲不登淳朴未還惕厲斯在為人上而新德

奉天明以畏威故祝史正辭必期於陳信郊丘備禮
將俟於昇平今宗廟降靈克開厥後乾坤交泰保合
大和麟鳳龜龍玄符黃瑞之祉蠻夷戎狄梯山航海
之琛莫不日月以聞道路相屬顧惟不德當茲休運
欽若昭報疇咨故實所以今年獻春恭祠后土季秋
吉日追崇九廟採必先於曾經稽肆類於虞典爰因
長至欽謁上玄告受命之元符昭嚴配之成績大典
云備至誠克展諸侯駿奔來於穆之相百神受職率
成秩之文六變已陳三獻斯畢蓋春秋之大事莫先
乎祀王者之盛禮莫重於郊柴燎克終感慶罔極豈
予一人之福亦爾萬邦之賴宜因成和之際俾承厚
下之澤可大赦天下嗚呼君臣一體休戚共焉朕欽
承天命躬傳太寶蓋憑累祖餘業得一之符亦由群
公舊勳不二之力永言繫賴其敢忘之自武德已來
實封功臣知政宰輔有身無大故而亡官實封子孫
淪屈者所由勘責具狀以聞存者可善其官榮逝者
當錄其胤嗣使幽明同慶知有令辰

東封赦書

門下朕聞天監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
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

皆用事于介丘升中於上帝人神之望蓋有以塞之
皇工之序固可得而言之朕接統千歲承光五葉惟
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有內難幽贊而
集大勳間無外虞守成而續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
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引我烈聖其庶
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群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
亦順成而無天懋建皇極幸致大和聚乃幽遐率由
咸被戎狄不軌唯文告而來庭鱗鳳已臻將覽悟而
在數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傾惟不德初欲勿議
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

無報大節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祖太宗之業憲
章乾符之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宗精意上達彤蜺來
應信宿行事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
展百神群望莫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事天
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
常之惠澤宜其逮下可大赦天下朕躬陟天門宿齋
日觀持屬嚴冬雪候初夜風寒朕因露立祈恩誓欲
代人當咎俯仰之際頓首霜飈奠獻之辰變同韶景
誠荷上天垂祐亦賴靈山吐祥詩云無德不報宜封
太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宜令所管宗飾

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採薪給近山二十戶復以奉神
祠率土之內賜醮七日任於村坊宴樂不得聚斂煩
勞其節文有本需及者所司比類奏聞其封祀有數
處行事者從一處叙赦書日行五百里主者施行

后土赦書

門下昔者巡狩所至柴瘞斯者蓋取誠享以遵告類
朕恭承祖宗之烈獲主神祇之祀夙夜祇畏不敢荒
寧故勅吳湖陸光展義於汾社廻旆睢上遂有事於
郊壇王者受命天母事地則漢氏祈穀未始正名周
禮降神乃乃徼福而已朕以天命之重予道為先惟
茲精神在乎敦孝庶蒙福於四海斯永康於兆人是
以率由舊章敬恭明祀嚴配之誠既展奠獻之禮又
終且春秋之議大事若祀齋祭之福庶品維祺豈獨
在予而共有斯慶可大赦天下

籍田赦書

門下昔者受命為君體元立極未有不謹於禮而能
見教於人朕其庶乎有慙作者方冊存而可舉舊章
絕而復尋自古所行無一而廢將以上乞靈於宗社
下蒙福於黎元朕茲精誠天實降鑒今嗣歲初吉農
事將起禮有先於耕籍義緣奉於菜盛是所嚴祇敢

不敬事故躬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終千畝
謂敦本之爲小何布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
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公
革必本人情籩豆之薦或未能備物服制之紀或有
所未通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朕自臨天下一紀
于茲不敢荒寧日加兢業而災青未弭黎人未康若
有由而然則在予之責自能直言極諫者具以狀聞
每渴賢良無忘鑒寐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才有王
霸之畧學究天人之際智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
宰之舉者五品已上清官將軍都督刺史各舉一人

孝悌力田鄉閭推挹者本州長官勘責有才堪應務
者各以名聞致仕官久歷清資始終稱著年漸老邁
情有可矜量與改職依前致仕宗子中有才行著聞
比尚沉屈者委宗正勘責奏聞唐元兩管立功官任
折衝並改與即將即將改與中即其亡官失爵量加
收叙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自古聖帝明王忠臣良
相並令所在長官以禮致祭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
比類奏聞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
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都城內賜酺三
日布告遐邇咸使知聞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勅

勅皇太子納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處分十道使

勅處分朝集使

勅處分十道使

勅歲初處分

勅令禮部掌實人

勅幸西京

勅置十道使

勅授十道使

勅停官祭贈太子

勅處分舉人

勅處分縣令

勅處分縣令

勅處分選人

勅議放私鑄錢

勅處分宴朔方將

勅宴幽州老人

勅慮囚

勅擇日告廟

籍田制

諸王實封制

貶韓洪州刺史制

廢王皇太后制

停張說中書令制

勅皇太子納妃

勅禮有謹於初義亦重其本凡是姻媾且猶正於人倫况在元良更將承於宗祀皇太子鴻儲副是屬仁孝自然爰從吉辰式備嘉禮上事下繼君子重之言告言歸朕豈無慰非獨在予之慶宜申與衆之澤應

天下囚徒死罪特宜免死配流嶺南遠處流罪降至徒徒已下罪並宜釋放其造偽不首勾合知情受偽人等罪雖徒流仍便隸為百姓至彼勿許東西諸道征行人家及鰥寡俾獨委州縣長官檢校矜放差科使安其業中間有不支濟者量事賑給仍量助其營種長安萬年兩縣百姓及今月當上墮騎衛士雜匠掌閑幕士駕士工人樂人供膳主膳官馬主食弓等並免其家今年地稅三衛細引飛騎萬騎監門長士及禮生有職掌者各減一年勞在京文武官九品已上見在京外官因公使及當上在京新除五品已上

外官未辭并致仕官朝朔望者各賜勲一轉東宮官
九品已上諸司緣禮會祇供官等更加勲一轉五禮
使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蕭嵩持封徐國公禮會使黃
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特與三品妃禮會
使少府監馮紹正賜紫金魚袋諸副使及判官更加
勲一轉禮官儻者夾侍官及孔目官使典主旌節等
選日優與處分仗內馬家內侍省給使教坊音聲人
緣太子禮會祇供者各賜勲一轉皇太子舅尚輦奉
御趙迥進特與三品仍改三品官前右武衛騎曹趙
迥進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皇太子侍讀侍書等
各加一階皇太子諭德潘蕭特與五品太子妃兄通
事舍人薛愿特與五品仍改與五品官兄吏部常選
特與五品仍與六品官今日應預會官等各節級給
賜物即宜領取宴慰者所以宣其情頒錫者所以將
其意公卿百辟庶知朕心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朝集使等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
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勞求俊乂
共理黎元于茲群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畧有四端
衣食本於桑農禮義興於學校流亾出於不足爭訟

由於無耻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修其五教
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忠不知患在不
行爾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
揚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
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
情然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
里解帶仁政不遙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
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唯
實賦役唯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
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
州逾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
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
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
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忘至理實仗群賢何嘗
不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旒能軾光寵有加甘靈鳳
鳳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止然為庶尹所能已
在方此是用寤寐增歎殷勤永懷更為後圖或未晚
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已之能泉源既清寧麻自直為

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逾想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
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
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
可得也夫氓者實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富矯其弊
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
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奚畏不理至若征鎮
役重孤弱命窮將湏哀矜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
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廣子制書
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蓋
闕竟入朝計集幸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誣也方牧叅
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惟聲實是與惟
履行是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卿官出為宰百里豈
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湏勵精以俟後
命並即好去

勅處分朝集使

勅朕受命于天義兼君父思致可封之地無忘終食
之間自有萬邦幾將二紀而刑政或舛風俗尚澆行
所望而未至顧本懷而自失雖朕之不德在予之過
有歸而卿等共理患已之誠豈到至如典州當侯伯

之尊宰邑敵子男之寵好進之輩且不務於政成欲
達之心獨未思於義取朕所以數戒勅以見意增祿
秩以勸能何嘗有公方清白者不昇理道循良者不
用若聲績未著黎庶未康牧宰未朝而輒遷叅佐踰
年而兢入此獨為人之資地爾豈是責成之意耶以
故一切還州將矯其弊卿等至彼明諭朕意知不以
中外為隔唯以億兆為憂頃以天下浮逃先有處分
所在括附便入差科輒相容隱亦令糾告如聞長吏
不甚存心致令流庸更滋前弊未革自行此法即有
姦生逃者租庸類多乾沒長吏明察豈其然乎此邑

每年別須申省比類多少以為殿最又獄訟所寄人
命是懸近恐妨農特原輕繫仰加閱實乃多幽枉都
邑尚爾郡縣可知各以貶官用懲王吏自今已後天
下繫囚等應申覆知證在遠而就中稍重者不得過
十日次不得過五日其餘輕科量宜決遣不得因此
復加楚毒且外臺者長吏主之至如禮義不興耕桑
不勸孤寡不恤徭役不均不肅吏人不清盜賊不懲
侵暴不糾姦訛有一於此是誰之過其遊僧幻者誑
誘愚人窮其根萌特須禁絕諸軍征鎮每遣優矜如
聞比來未免辛苦特宜撫恤使得安存今農扈戒期

耕夫在野事非急切不得追呼卿等至州一一宣示
當遣察問勿不用心即宜好去

勅處分十道朝集使

勅十道及朝集使等信賞以勸能刑罰以懲惡謂之
二柄所以一人朕念彼黎元比遭不旱而賦役不等
浮情相仍且無緝寧漸用凋弊所以慎擇長吏兼命
使臣寵數所加亦云不薄智能自效豈是末圖政之
殊尤永用虛佇且郡縣所理黎庶是切善為政者防
於未然均其有無省其徭役事事有豫早為之所雖
遭歲惡固亦人安况在豐年不能招緝遂使戶多虛

掛人苦均攤務欲削除更成詭故已逝者未必為削
為姦者因此便除一啓其端豈勝其弊向若州有明
牧縣有良宰而精心緝理豈若是乎卿等至州將朕
此意優柔慰勉各令用心招撫流庸補綴居業使免
助逃之費是為救弊之先此不存心更知何理且刺
史縣令專任不輕自有非違將何率勵至如親識遊
客憑恃威權囑託下寮搖動獄訟或差遣不當致令
損失或處分有乖便至煩擾兼有不肅諸吏唯只自
謹一身姦豪盜賊無所畏懼是虛荷榮寵徒增祿秩
此而可容孰為尸曠並委諸道條察具狀奏聞今甘

澤以時農桑為重不急之務先已勒停宜更申明勿妨春事諸處百姓貧窶者多雖有隴畝或無牛力勸率相助令其有以所繫囚徒速令決斷無令寃滯致有妨奪鰥寡惇獨征鎮之家倍須撫存勿有科喚朕有所懸爵秩惟待賢能若政舉一州惠施一縣使者廉問必以狀聞既能副於朕懷亦當待以不次誠可復也豈食言哉並即好去

勅歲初處分

勅天地以大德生群有聖人以大寶守萬物古者受命之君謂之承天之序明有所代夫豈徒然道若無欽崇命不永保帝實臨汝人曷戴君朕所以每期庶卒合於仁覆之意也夫必義神農黃帝堯舜或誅而不怒或教而不誅彼亦何為獨臻于此朕自有天下二紀及茲雖未能盡衣以禁亦未嘗刑人於市而政猶踏駁俗尚澆醜當是為理之心未返於本身凡人豈不仁於父母兄弟不欲於飲食衣服乎而卒被無孝友之名不溫飽之困其故何哉蓋未聞義方不識善道或任小智而為詐或見小利而苟得致遠則窮繼之以暴已而身受戮誅家不相保愚妄之徒類多自陷訟獄之弊恒由此作吁可悲乎亦在教之不明

也蓋刑罰者不獲已而用之天下黔黎皆朕赤子以誠告示其或知歸何必用威然後致理先務仁恕寧不懷之且五常循行豈須深識六親和睦何待丁寧自宜勉之以副所望刑措不用道在于茲今獻歲之吉迎氣伊始敬順天常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媿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慎無殺伐致令受傷九土異宜三農在候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至若家有征鎮人或孤惻物向陽和此獨憂惻良可憫也亦宜所由隨事憂恤蓋不體仁無以爲長不知道無以用心故道者衆妙之門而

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義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生不能自全於已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經五千文明乎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淨欲令所爲之政教何從而致于太和者耶百辟卿士各須詳讀勉存進道之誠更圖前席之議至如計校小利綜緝煩文邀名且行去道彌遠違天和氣生人怨心朕甚饜之所不取也各勵精一共興玄化俾蒼生登於仁壽天下還於淳朴豈遠乎哉行之可至其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仍勸習讀使知指要每年首舉人量減尚書論語一兩道策准數加

老子第俾敦崇道本附益化源朕推誠與人有此教誠必驗行事豈垂空言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識朕懷

勅令禮部掌貢人

勅每歲舉人求士之本專興其事寧不重歟頃年已來惟考功郎所職掌位輕事重名實不倫欲盡委長官又詮選猥積且六官之列體國是同况宗伯掌禮宜主賓薦自今已後每諸色舉人及齋郎等簡試並於禮部集既衆務煩雜仍委侍郎專知

勅幸西京

勅朕所時邁皆順物情頃屬關輔無年遠爾東幸固非爲已將以息人今百穀既成庶務皆省而五陵所奉誠在京師安可更留周南有闕時薦宜以來年正月七日取南路幸西京所司准式應緣行幸所須務於節減所由仍爲條例勿使勞煩

勅置十道使

勅歲比不登人或流冗言念菜色朕用疚懷而牧宰是寄惠養猶缺黎元爲本賦斂未均當宁思之良所於邑且十連爲率六察分條周漢以還事有因革帝王之制義在隨時其天下諸道宜依舊定要便置使

令採訪處置三牧宰勅求賢濟理詢事考言務取由
衷以觀深識頃年策試頗成弊風所問既不切於時
宜所對亦何關於政事徒徵隱僻莫見才明以此釋
賢良未得所卿等各膺推薦副朕虛求宜其悉心各
盡所見勿復仍舊載游詞各宜就食食訖就試

勅處分縣令

勅諸縣令等自古致理其在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
宰朕每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昇無能者從
近而廢固已惟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
見而浮競之章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為棄地或以
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遠而不畏法浸染成俗妨奪
為常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有以
濟之故令吏曹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
若能理化有成聲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
謂人不知惟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
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祝

勅處分縣令

勅新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
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
之政豈無所革今既各膺獎用當盡良能期月有成

聲能著著所列清要惟待賢才既爾有聞不患無位
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勅處分選人

勅朕憫茲下人不忘降寐庶乎富教寄在牧宰所以
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膺時用副朕虛求亦既
得人佇聞佳政若能銳精為理聲績有稱即當待以
不次信斯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違宣獨
敗于厥躬必將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
勉之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
食食訖好去

勅議放私鑄錢

初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買有
無故古之為錢將以通貨弊蓋人所作非天實生頃
者耕織為資乃稍賤而傷本磨鑄之物却以少而致
貴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
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
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實誼亦無廢於賢君况古往
今來時異事變反經之義安有定耶終然自拘必無
足用且欲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
朕將親覽擇善而從

勅處分宴朔方將士

勅朔方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總戎朔
陲經客萬里賦車籍馬精卒銳兵自其有虞莫不素
練而醜虜背誕偏師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廟
畧之云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頑凶且懾狂寇
覆巢以奔北群師掉鞅而來歸因其凱旋聊加宴樂
各宜坐食相與盡歡其軍將已下官賞別有處分信
安郡王禕與一子官

勅宴幽州老人

勅幽州老人師知禮等比者林胡翻覆荐歲不寧戎
馬之鄉良亦艱苦而賊虜自叛天實誘之主將致誅
略無遺唯實降遠惠且減征徭卿等忠義因心遠來
陳賀深所嘉尚並宜坐食各有賜物食訖領取

勅慮囚

勅時向炎蒸人以寬繫豈忘仁恕固須審察其京都
城見禁囚宜令中書門下及留守檢覆訖徒已下罪
各委所由長官據情狀量決罰便放死罪已下遍降
一等有情狀難合決格杖者決訖准例處分天下
諸州亦並准此

勅擇日百廟

勅邊境為患莫甚於林胡朝廷是虞幾煩於將帥車
徒屢出勞粟載勞使燕趙黎氓略無寧歲而山戎種
落常為能人近有野心窮而歸我曾是懷附每所撫
柔而不變梟音輒為獸搏幽州節度使副大使張守
珪等乘間電送衣裏奮討積年逋誅一朝翦滅則東
北之侵便以廓清河朔之人差寬征戍此皆上憑九
廟之略下仗群帥之功令其凱旋敢不以獻宜擇吉
日告九廟所司准式

籍田之制

門下案盛所以奉神祇耕籍以助人力既義率于下
土而敬在其中是為先農存諸大典故周宣不復於
古而號公致諫漢文修其政而班史美談朕自御極
以來動咨故實惟是千畝未展三推墮神因人降災
移歲庸不在此其以恤然今星紀既周二膏將動去
農祥而不日考帝籍之以時朕其親耕以實御廩宜
令禮官博士詳擇典故有司速即施行

諸王實封制

門下先王之制封建有等諸侯所食征賦以歸河西
節度大使原州都督慶王潭河東節度大使原牧棣
王洽河北節度大使幽州大都督鄂王洽等性皆中

和行無外飾教以詩禮能漸義方雖已列於封圻竟未疇於井賦頃以孝友之習且在深宮服用之間亦從御府既申開國之典宜崇書社之數可各食實封二千戶主者施行

貶韓朝宗洪州刺史制

門下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頻亦諭子期於悉心而政或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之朝請大夫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處置等使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條察宜恭爾職以副朕懷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為邑

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既殊德舉自速官謗及令按事果驗非才傷敗實多矯誣斯甚舉不為黨豈其然歟事咨於周則異於是不能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效且示輕貶可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馳驛赴任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為臣之節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失措陷於阿比隳我綱目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為戒主者施行

廢王皇后制

門下朕承五聖之緒為萬國之君敢以私愛而廢至

公內顧而忘鴻業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居
上畜虎狼之心御下甚鷹鷂之跡造起獄訟朋扇朝
廷見無將之端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
下可廢為庶人就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愧昔王為
國大計蓋非獲已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停燕國中書令制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履險及
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
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中樞之
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尚書右丞相仍將國
史於宅修撰主者施行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七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

勅書

勅薛泰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張待賓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張楚賓書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北庭將士等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北庭士庶等書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牛仙客書

勅渤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王斛斯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書

勅劍南節度使王昱書

勅授降奚等書

勅契丹王據埽可突干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薛泰書

勅薛泰朕撫育降奚每事過厚衣食供給數年于茲而禽獸無知不懷恩信相率種落一時叛亡此於國家譬猶蚊蚋耳無所憚惜惟惡惡心總是亂階私相招誘若不撲滅何以示威卿可率所統與紀思誨王忠嗣等計會進討卿既久在邊鎮深練兵權進退動靜惟變所適敵則預料奇出臨時會在審量不可輕舉氣候漸暖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遣書指不多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兼趙壁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所顧頃者劉渙囚悖遂起姦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容忠義之徒復知密旨自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北來不窺隙會須審察至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此為上夏初已

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及多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累得卿表一一具之劉渙凶狂自取誅滅遠近聞者莫不慶快卿誠深疾惡初屢表聞邊事動靜皆爾用意即朕無憂也夏初漸熱卿及將士官寮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書

勅清夷軍使虞靈章窮厥傷殘寄命無所猶以遺噍敢犯塞垣卿義勇過人臨難無苟親當矢石遂此犬羊略有梟夷足申威武邊寄盡節朕甚嘉之仍聞鋒鏑既交在卿亦有所損神道助順應不為災今將藥物可以時將療所有將士用命即具狀以聞其不幸陣亡固將深悼惜亦宜追錄當有加贈夏末甚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勅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陀入界此為劉渙凶逆處置狂踈遂令此番暫有遷轉今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陀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兼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

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邊事煩總苦已勞神若不繼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然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略事事如此朕復何憂摩管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處分夏末甚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將士已下書

勅北庭將士翰海軍使蓋嘉運已下逆胡忿戾乘此

倡經驅率匪人圍犯邊鎮皆如素慮不出下策卿等雖在絕境且據堅城將士一心莫非勇義觀釁而動取亂在茲宜臨事籌之無失此便但蘇祿本以姦詐誑誘群胡無德在人何能有國今乃驅烏合之衆作不義之舉師曲在老族滅其時卿可因其不固之心乘其已疲之衆擣搥歸路剪滅逋醜此亦天與豈直人謀仍熟料之取萬全也國之重賞惟待奇功豈在言之自良圖耳比秋氣已冷卿及將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及官吏百姓已下不虞在賊擁
衆多時彼州軍人素乏器械聞其悉力能不懸心卿
等堅守孤城敵此凶寇亦既久拒終然萬全斯乃義
可感幽鬼神相助妖不勝德氛祲自銷來無所能去
無所得犬羊之衆道路埋魂其於破傷亦云甚矣向
使甲戈有預士卒且強躡彼歸途可無噍類即令所
司支料以備後來其有功之人各且據寔以時敘定
當有酌賞其龍泉寺小堡被其殘破雖已收拾猶慮
損傷各宜宣慰令得存活秋氣已冷卿及寮吏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
多及

勅北庭將士百姓等書

勅北庭將士部落及百姓等忠義所感在臣子而固
然凶惡必誅雖鬼神而亦爾逆賊劉渙不意含氣有
此狂愚忽於夷塗坐生逆節姦謀雖起狡數自窮誘
人不從欺天斯甚由是忠義奮發凶醜就擒雖則奴
庸何足比數然於荒徼亦云除惡皆是卿等同心盡
力向國輸忠能協人鬼之謀不貽戎狄之笑朕每以
嘉歎無忘於心所云有功皆已優賞懲惡勸善實在
于茲夏中甚熱卿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新羅王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上柱國金興光賀正使金碣丹等至兼得所進物省表具之海路艱阻朝賀不闕歲益忠謹日以嗟稱所謂君子爲邦動必由禮頃者渤海靺鞨不識恩信負恃荒遠且爾逋誅卿嫉惡之情常以奮厲故去年遣中使同行成與金思蘭同往欲以叶謀比聞此賊困窮偷生海曲唯以抄竊作梗道路卿當隨近伺隙掩襲取之竒功若有所成重賞更何所愛適欲多有寄附實慮此賊抄奪不可不防豈負窮寇待蕩滅之後終無所惜一昨金志廉等到緣事緒未及還期忽嬰痲疾遽令救療而不幸殂逝相次數人言念殊鄉載深軫悼想卿聞此良以增懷然死者生之常固其命也固當理遺無以累情初秋尚熱卿及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今有答信物及別寄少信物並付金信忠往至宜領取遺書指不多及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使牛仙客戎狄無義禽獸不若但當以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之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

窺我邊隙圖陷庭川關侯斤所以見誅天下孰云不
當不思已過仍敢我讐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
死之計可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
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密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
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敦達等路入碎
葉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口河西節度內發蕃
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同伯帳路西入仍委卿簡擇
驍將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尅日齊入此已勅朔
方軍西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豐
安新泉等軍共徵二萬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
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糧
若至北庭糧貯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
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討襲時不可失兵
貴從權破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失便
宜今故使內侍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
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吏軍士百姓已
下蘇祿反虜敢為寇讐犯我邊城初聞蟻附投兵死
地果自冰銷朕始料之一不差也近得卿表知其狼

狽而賊既不利衆必携離犯順違天招殃破國將在此舉已見其徵卿等堅守孤城赤心邊徼言念於此嗟尚久之初解重圍差有勞苦將士已下並得如宜又卿表所云葉護被殺事勢合爾殆非妄傳向若安西出兵乘虛討襲碎葉連醜皆可成擒應爲懸軍未能越境逆虜漏刃莫不由茲今賊雖請和恃我張勢以防大食之下以鎮雜虜之心豈是真情此其姦數卿可與王斛斯計會同其動靜因利乘便取亂侮亡不以此時知待何日儻成功立事重賞高班信若四時固必然也近者所有效功一皆委卿甄錄各據實狀具以名聞初冬漸寒卿及將吏軍士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接要亦有克捷是卿指麾獲此凶醜蘇祿背德敢茲寇讐自斃犬羊之群我無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滿道乘此剪撲勢若摧枯張義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狂賊此來真亦送死衆既不整心且非一烏雜之虜持久氣衰向有奇決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足申威其將士立功擒殺有狀各

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將既虛叙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撓法朕以信示下以賞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致此冬初已冷卿等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漁陽平盧東北重鎮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朕所以雅仗才識誠思遠圖既膺此舉當成本志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為梗將遂掃蕩

懸賞須明至如寇抄之末邊境常事苟非大敵不勞我師頃者偏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言而不賞不信何歸賞而有虛叙勞何勸適使貪嗜小利之輩不思剪滅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革弊成功當在卿爾其有賊非天下因有擒馘灼然殊效者可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冀能自勉令有後圖若信其苟為終若成事而綱紀不立夷狄笑人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書

勅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既破傷殆
無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徵求欲有逃
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藉卿運籌徐以計
取况祿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賢裨將復爾以討
殘叢勢若摧枯仗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
略有芟夷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
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優賞趙堪云卿見部勒欲
以師行兵貴從權以時經略在卿臨事一以委之效
命輸忠成名立事居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
何人也邊事煩總無乃為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
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使王昱書

新劔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
丞王昱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
吐蕃請和近與結約郡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
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憾詞柔遠
懷來在卿良筭所請入奏豈欲固違屬諸蠻初降正
有邊要馳傳以入不日遄歸來去不遑殆為勞力卿
當此重寄每竭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
來歲何遲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投降奚等書

勅新來投降奚等汝等小蕃不自存立頃年依我稍得安全而常持兩端遂即背叛忘恩負義豈是人心今者聞汝復歸亦應知過仍緣困感未免嫌疑汝若誠能洗心永以寄命便令處置汝等當須一一聽從即捨往愆更收來效官賞諸事皆如舊日各宜自勉勿不知恩比嚴寒汝等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王據埒可突干等書

勅契丹王據埒及衙官可突干蜀活刺史贊捷等順道則吉惟智能圖逆節則凶豈愚所覺卿頃年背誕實養禍胎今而知之亦猶未晚固是轉災為福因敗而成去百死之危保萬全之計則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茲復來又何智也皆是卿素有籌略本於忠誠率先種人拔於死地自爾之後更有何憂朕於諸蕃未嘗負約况於卿等更有舊恩聞卿此來豁然慰意一則兵革都息二則君臣如初百姓之間不失耕種豐草美水畜牧隨之更無外虞且知上策人生自奉誰不求安保此永年一無他慮在卿所見何假朕言部落初歸應須安置可與守舊審定務依蕃部所欲

想其沃饒之所適彼寒暑之便無令下人有所不愜也冬末寒甚卿其衙官軍吏刺史已下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張守珪近有降人云虜騎東下其數稍衆固宜有以待之仍聞兩蕃亦有應接當是妄語終須審觀若保無他便可信任也至於兵馬權畧決在一時卿自審量不可懸料然虜騎馳突難與爭鋒會是乘其氣衰然後邀繫一戰取滅或在此舉頃者涅禮自擅雖以義責而未有名位恐其不安卿可宣示朝旨使知無他也并便處置訖奏聞朕當即有處分比秋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令趙惠琮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八

致令令徵惠雜書二一口具書書詩不多及
奏聞期當預旨以令以牙燕與及深之已可至平
恐其不安與可宣示一書映無山也

勅書

勅新羅金興光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烏知義書

勅松模都督涅禮書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五篇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渤海大武藝四書

勅平盧烏知義書

勅河東節度王忠嗣

勅新羅都護金興光書

勅羅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賀正謝恩兩使繼至再省來表深具雅懷卿位總一方道踰萬里託誠見於章奏執禮存乎使臣雖隔滄溟亦如面會卿既能副朕虛已朕亦保卿一心言念懇誠每以嗟尚况

文章禮樂粲焉可觀德義簪裾浸以成裕自非才包時傑志合本朝豈得物土異宜而風流一變乃比卿於魯衛豈復同於蕃服朕之此懷想所知也賀正使金義質及祖榮相次永逝念其遠勞情以傷憫雖有寵贈猶不能忘想卿乍聞當甚軫悼近又得思蘭表稱知卿欲於洪江置戍旣當渤海衝要又與祿山相望仍有遠圖固是長策且叢爾渤海久已通誅重勞師徒未能撲滅卿每疾惡深用嘉之茲寇安邊有何不可處置訖因使以聞今有少物答卿厚意至宜領取春暮已醺卿及首領百姓並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契丹都督涅禮書

勅契丹都督涅禮往者屈突干凶惡無心憂矜百姓
背叛於我終日自防丁壯不得耕耘牛馬不得生養
及依附突厥而課稅又多部落吁嗟卿所見也李過
折因衆人之忿誅頑凶之徒諸部酋豪相率歸我已
令隨事當賜亦云且得安寧過折封王豈直賞功而
已亦爲百姓衆意賴其撫存不知近日已來若爲非
理亦聞殺害無罪捧打又多衆情不安遂致非命然
卿彼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
是卿蕃王有惡徑殺爲此王者不亦難乎但恐卿今
爲王後人亦常不自保誰願作王卿雖蕃人是當土
豪傑亦須防慮後事豈取快志目前過折旣亡卿初
知都督百姓諸處分復得安寧以否張守珪先往彼
亦即令便就處置卿應有官賞即有處分夏中甚熱
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賜卿錦衣一副並細腰
帶七事至宜領取書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李歸國近得守珪表稱奚酋官釋雲輒構異謀携
間部落兼藏突厥仍欲圖卿知卿忠義一心糾逖無
隱臨危制變果獲罪人此雖天誘其衆亦是卿誠效

克著聞已誅剪是自滅亡朕於諸蕃含養過厚忝預人類亦合知恩但百姓無識易為驚擾安危動靜處之在人以卿才能自應率伏念加威思勿使猜嫌既去亂羣當已寧貼所設官賞惟待有功苟能盡節何憂不賞各宜勉勵以副朕懷秋涼卿及衙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奚都督李歸國書

勅奚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歸誠王李歸國朕比聞突厥欲滅卿兩蕃先勅守珪嚴為防護今聞涅禮以破凶徒仍慮其收合餘燼復來掩襲卿可與涅禮相為復背但突厥不盡後患終深卿可伺其歸師乘其喪氣與諸將計會逐要追襲時不可失宜自思之秋深極冷卿及衙官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烏知義兩蕃既已歸我突厥仍敢犯邊此其不順誠可殘滅適聞契丹及奚等并力合謀同破凶醜卿亦繼進相與成功此之一捷使其喪氣然關防困獸誘備羸師兵家之難慎在終始卿是宿將當自明之若見可則行務須盡敵固在臨事難用速言必圖萬

全不可輕舉已勅守珪與卿計會可須觀釁裁之秋
涼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松模都督涅禮書

勅松模都督右金吾衛大將軍涅禮得張守珪表知
卿等破賊且突厥此來也其心毒害又甚輕敵人事
之與神道可得有不有傷殘卿之忠誠加以義勇以順
討逆自然必勝朕所懸爵秩惟賞有功况卿赤心復
加戍捷然狂賊自遠接於死地今其傷敗必更有謀
可須防之重不可失烏知義在彼宜與臨事籌之若
須邀截亦與之計會秋氣漸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
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
北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戍科知其破傷得卿上言
果如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料携以逸待勞取之必
也既有尅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鬪窮寇勿過喪敗之
餘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邀
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
事指麾在卿審斷也事今若此得筭已多勿復忽忽
致難於末路卿比疢疾今復何似宜善將療不得自

勤秋涼卿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
家之威武取叛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乎頃者
緣卿大朝節制蹇闕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
輕兵遺孽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深
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
所徵萬人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最爾
凶徒何足殲盡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
相應今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
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奉高下叛奚自取殲
滅此等惡積天將絕種故遽誘其衷叛亡相繼及師
徒追下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
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
祿山楊景暉取雪前耻亦云效命鋒鏑之下各致損
傷言念忠誠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
須弔祭應合贈飾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

深木落規畧是時不有暫勞何以除惡永久為患將若之何委卿良圖用息邊甲彼軍少馬已勒朔方想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言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叛亡何者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為我所得惟有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既闕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禱

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即初聞勇關亦有誅殺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弃之將欲收其後效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且停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所將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收瘞救療弔死問生寇讐之來豈亡獲已言念於此良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式遏方隅躬冒險難寧不知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數宜激厲以保功名平盧軍儲取能文久若賊口聚食費耗更多早宜處置使得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并數令巡問春

後漸熟鄉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津指不多及

勅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思明往已有處分趙堪適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輕我兵威曾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就誅卿既行軍之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直為林闔山深恃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事有勝有負無以邂逅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命氣負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昇獎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得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奏未晚也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使烏知義委卿重鎮安輯兩蕃動靜須知節制斯在而二虜將叛來往有謀曾不是思信其至此又委安祿山輕突挫我軍威不嚴其約是事無豫一朝損失雖悔何追但以卿忠勤復是耆舊雖有過失一切不論實欲盡卿所長收其後效固須易慮以補前闕此賊既叛意其却攻每事須防無失便也一一

並趙堪口具夏初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平盧諸將士書

勅平盧諸軍鎮將士已下兩蕃殘賊餘類僅存朕嘗懷撫柔與其遷善而數年之內謀叛相仍信是梟鷁固非人也頃者所以列置軍鎮適為唇齒所虞在此豈欲勞人卿等委身邊壇為國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討除近日安祿山無謀率爾輕敵馳突不顧遂損師徒擇將非良傷人已甚事雖既往義實疚懷凡在平盧其陣亡之人並委張守珪差人弔祭並勘責鄉貫具以狀聞憫彼陽魂當有贈飾興言悼惜久不能忘然此賊比來削弱已甚按繩繫頸人有其心安祿山之誅緣輕敵太過勿因此畏愞致失後圖立功成名榮貴斯在各宜勉勵共除凶惡夏初漸熱卿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新羅王金興光書

勅雞林州大都督新羅王金興光比歲使來朝貢相繼雖隔滄海無異諸華禮樂衣冠亦在此矣皆是卿率心忠義能此恭勤朕每嘉之常優等數想卿在遠應體至懷頃者彼處使來累有物故水土不習食飲

異宜奄忽爲災遂至不救言近逝者此其命乎想卿乍聞應以傷悼所以表奏皆依來請夏初漸熱卿及吏人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於昆弟之間自相忿鬪門藝窮而歸我安得不容然處之西陲爲卿之故亦云不失頗謂得所何則卿地雖海曲常習華風至如兄友弟悌豈待訓習骨肉情深自所不忍門藝縱有過惡亦合容其改修卿遂請取東歸擬肆屠戮朕教天下以孝友豈復忍聞此事誠惜卿各行豈

是保護逃亡卿不知國恩遂爾背德卿所恃者遠非能有他朕比年含容優恤中上所未命將事亦有時卿能悔過輸誠轉禍爲福言則似順意尚執迷請殺門藝然後歸國是何言也觀卿表狀亦有忠誠可熟思之不容易爾今使內使往宣諭朕意一一並口具述使人李盡彥朕亦親有處分皆所知之秋冷卿及衙官首領百姓平安好并遣崔尋搆同往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不識逆順之端不

知存亡之兆而能有國者未之聞也卿往來背德已
爲禍階近能悔過不失節迷復非遠善又何加朕
記人之長忘人之短况此歸伏載用嘉歎永祚東土
不亦宜乎所令大戍慶等入朝並已處分各加官賞
想具知之所請替人亦令遠彼又近得卿表云突厥
遣使求合擬打兩蕃奚及契丹今旣內屬而突厥私
恨欲讐此蕃卿但不從何妨有使擬行執縛義所不
然此是入情况爲君道然則知卿忠赤動必以聞永
保此誠慶流未已春晚卿及衙官百姓並平安好遣
書措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大武藝多蒙固所送水手
及承前沒落人等來來卿輸誠無所不盡長能保此
永作邊捍自求多福無以加也漸冷卿及衙官百姓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措不多及

勅渤海王大武藝書

勅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
禍成而失道未遙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
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音計卿旣盡誠節永固
東蕃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

衛及替亦巴依行大朝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蕃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稍不多及

勅平盧使烏知義書

勅平盧節度營州都督烏知義突厥去歲東侵巴大不利志在報復行必再來契丹及奚一心歸我不有將護豈云王畧頃有沒蕃人出云其見擬東行蕃漢諸軍須有嚴備遠加斥候動靜須知縱有兇徒亦即無慮委卿在遠實謂得人朕固無憂一任量事渤海黑水近復歸國亦委卿節度想所知之春初尚寒

及將士巴下並平安好今令白真陀羅往亦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河東節度副使王忠嗣書

勅河東節度副使兼代州都督王忠嗣及諸將士等大叔承慶至知卿遠經賊境晝夜勤勞雖不遇凶徒亦備盡誠效頃屬時暑士馬遠來行李之間固應疲頓諸軍將等各須撫養令其寧息行迴之人當有宴勞宜令大同軍即辦宴設及時慰勉夏中極熱卿及將士巴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

勅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當悉羗首領書

勅許齊物書

勅隴右節度蔭成本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經略蓋嘉運書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書

勅常州別駕董懲運省所奏王昱及嚴正誨表具知所緣卿父往在常州連年縱酒既加風疾行事乖踈董念封經使具論王昱始奏停廢皆憑實狀不是冤誣後自病亡豈可怨訴所言不直欲信無憑卿久襲冠帶復拘法式寧不知此猶且有詞至於卿身合承刺史比來未受亦則有由聞卿少年未閑撫字舉州之衆交藉綏懷若蕃部不安豈虛此位卿若能自勵從此改修父亡子及終不失舊卿表云部落據險幾許無知亦慮惡人因此扇誘幸無他故勿取破亡今故令內使往問部落及百姓等此事虛實還日具名

狀聞比極喧卿及部落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當息羗首領書

勅當息柘靜維翼等諸州首領百姓等前者令王承訓往宣問事止當州比其却來云諸州亦有所望州縣一也恩豈不均卿等祖父已來為國守境皆盡忠赤防捍外蕃朝廷嘉之官賞相繼近者處置未當又得卿表所論朕皆依行想皆遂願今聞吐蕃屯結近在安戎比來通和未有深隙計其不合為寇未知何故起兵卿彼臨邊各須伺候慮有侵軼損我居人若預圖之保無憂也其重懲董嘉宗已有處分訖其董念雙羗羗嘉宗等亦即續有處分必須嚴勅蕃部豫備惡人寇讐縱來計無所得我之深策豈不在茲卿等榮賞勿憂不遂今故令王承訓重宣往意比已執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雋州都督許齊物書

勅許齊物近者投降吐蕃云蕃兵已向南出鹽井比已勅達奚守珪蒙歸義訖卿可嚴備勿失事宜應須防守並委量事處分仍遠著斥候知其有無有則從權無則仍舊慎勿生事騷擾邊人秋中漸涼及五六人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隴右節度陰承本書

勅隴右節度使陰承本使人范正顏至省表具之朕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密相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去姚雋用兵取其城堡略觀此意必欲為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數加戒勒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石未經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虞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輒凶暴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遇此狂賊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慮遭吞噬又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為屢有殺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為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朱仁惠竟致淪亡良可悼惜具有褒贈以慰管魂福流子孫良亦在

此其有頻當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
能出奇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即有優拔自餘戰士
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
勳樹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雲間虜衆又疲歸途既
難必有携貳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
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
逸豈不在茲所奏縱賓執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
功入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即差使頒送初春尚寒卿
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等安西去年屢有攻戰醜虜肆惡懸軍可
憂卿深識事宜以時救援先聲既振後殿載揚凶黨
聞之卷甲而遁使我邊鎮且得休息然此賊為患勢
未必已可數與王斛斯計會每事先防彼將自勞衆
則離貳我因其隙從此可圖善熟籌之勿失便也春
晚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
經冬犯邊為梗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
嗟嘆既負忠義為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

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既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忿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慮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衆離心豈能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待其弊小捷小獲何用此爲春晚極暄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

具知卿使張舒耀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恩爲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讐錄其遠勞即合優賞但未知事實不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頗有定否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耀等虛有報章未得要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賊形候如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軼時暑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六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况強寇壓境侵軼是虞
言念勤勞良所嘆懣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
彌年足見誠節去歲因有狂賊在彼屢有戰亡昨得
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
令勘責河速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
域之功存亡受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屯收是時尤
須備預更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
應是要路斥候須明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晚毒
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遠結
凶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若戍西鎮何有卿
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是軍法且屯苗既能
踐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言不反何謂然則
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伺便事儻不濟
即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交當使其退不得
以此為詞進不得成其凶計如此設拒乃為上策若
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
頃與突騎施攻戰歷涉三年降虜生俘所獲過當懸
軍能爾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
受卿重職無彼領護且復褒進終為後圖吐蕃此來
意不徒爾所有計校前已畧言先覺預防無能為也
萬里之外三軍之宜一以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
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經略使蓋嘉運書

勅蓋嘉運卿久在邊鎮庶事用心又去年出兵冒遠
入賊諸下皆賞卿豈無功言念忠勤不忘褒進今授
卿雄要仍兼舊官宜知朕心當重寄也突騎施雖請
和好其意不真近勅彼軍與天山計會當審觀事勢
遠着候人若有形勢事變先據如無應會不可虛勞
勢在臨時固難遙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渤海使蓋嘉運書

勅渤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突騎施凶逆犯我邊
陲自夏已來圍逼踈勒頗得王斛斯表見屯遍城張
義之等入據此城屢與之鬪將士效節逆虜破傷已

不敢攻圍而頓兵不去但邊城糧少或為其所知持
久則難不可不早為計也卿可簡練驍武揚聲大入
仍有所保據以防不虞用解邊城之圍以挫逆賊之
勢臨機適變委卿裁之仍與王斛斯審籌形勢取萬
全也今故令內謁者監王尚客往一一口具冬中甚
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
已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
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厲將士為國盡誠決命寇讎

成名當伐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
良深嗟嘆重其忠烈又聞朱惠中箭今復何似善須
救療使得不死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
識此意即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殺敵事須優
賞亦即奏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尚頓兵北領此虜姦
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說卿所防慮皆中其
心然則蓋嘉運北庭近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
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復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
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亦不久蘇祿儻或覺此
葦心請和亦復量宜以時開納仍與嘉運計會必取

良圖近所加兵且應文用隨事制變各宜待言之今將
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量事
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四鎮節度王斛斯書

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忘
我大惠敢作寇讐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
而天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勅河西節度
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節練健
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

續發遣卿可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
此賊救首救尾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勞則自潰若以
計取可不戰而擒若寸而不攻益為後患卿彼諸將
皆是舊人既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
可圖無為端然連年受弊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
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務量勿為彼此之計也所緣兵
募行賜則令所由支遣已別勅牛仙客訖四鎮蕃漢
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史震
龍文可汗即令彼招輯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
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王斛斯累得卿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士與賊數有殺傷諸胡携離將自此始朕此為料亦以為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巡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義苟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殊效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嘆至如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鎮絕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勅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勅北庭計會卿可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俘滅醜虜今也其時勉樹邊勳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書

勅北庭都護蓋嘉運近得卿表知舊疾發動請入都就醫欲遂來去慮有邊要萬一失便雖悔何追且蘇祿猖狂方擬肆惡邊城經冬不去西州近復燒屯亦

有殺傷想所聞也此賊諸頭抄掠虜衆已疲亦無能
爲正可取便至如西州近者有賊其數無多烽候若
明密與兩軍作號首尾邀擊立可誅剪何爲當軍自
守信賊公行夾有損傷去無關鍵豈是邊鎮之意也
且西庭雖無節度受委固是一家有賊共除有患相
救萬里之外何待奏聞自此之後必湏用意今遣醫
人將藥往可弔看將療春初餘寒卿及將士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瀚海軍使蓋嘉運書

勅瀚海軍使北庭都護蓋嘉運及將士巴下蘇祿

自今夏連犯西階犬羊之群屯結不散誠欲出其不
意乘虛以入凶黨聞此必自解圍卿識朕心有符成
料比王尚客至聞已出師窮冬絕漠荷戈冒險又聞
有所擒獲張我國威言念忠誠良深賞歎在此行也
四鎮狂虜必應抽退彼既有效應合叙勞兼云擒獲
人當優賞宜其實狀一一以聞然此賊為惡勢將未
已若困窮蹙實則不知安西近亦加兵卿彼士馬自
足可與王斛斯計議遂要圖之春初餘寒卿及將士
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唐丞

厚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勅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突厥苾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劍南節度王昱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可汗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書

勅契丹知兵馬中郎李過折等卿比在蕃中已知才略一此行事十倍所聞既立殊勲又成大節何其壯

也可突于狡筭翻覆人面獸心事其君長不忠不義處其種落無信無恩專持兩端隨事向背而徇愚蔽與之同惡卿比觀變實為遠圖誅元凶而存一番行權宜而合正道所全者大所慮實深今諸部帖然皆卿之力也且頃者携叛又甚崎嶇羊馬不保於孳生田疇不安於耕種寄命山谷併力干戈總由頑凶致此勞苦向若無卿此舉信彼所行以疲弊之殘人當驍雄之巨衆彼則朝夕奔命此方歲月攻守而衆寡不敵殲滅有期賴卿先見之明遠為轉禍之計以救萬人之命以成萬代之名豈獨大功真為上智今將

疇其并賦異姓封王以旌厥庸且有後命在彼初有
變故乍應驚擾百姓既知想當安帖卿可與張守珪
量事處置務逐便宜今既一家愛同赤子惟其所欲
隨事撫存春初尚寒卿及衙官刺史縣令并百姓已
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必伽可汗書

勅突厥必伽可汗比數有信知彼平安良足慰也自
為父子情與年深中間往來親緣義合雖云異域何
殊一家邊境之人更無他慮甚喜甚善此是兒可汗
能為承順副朕之所親厚人間恩好無以過之長保
此心終享福祿子孫萬代豈獨在今比秋氣漸冷卿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福終彼國必伽可汗
傾逝聞以惻然自二十年間結為父子及此痛悼何
異所生又聞可汗繼立蕃落並得寧靜良深悲慰且
知無他朕與可汗先人情重骨肉亦既與朕為子可
汗即合為孫以孫比兒似踈少許今脩先父之業伏
繼往時之好此情更重只可從親若以為孫漸成踈
遠故欲可汗今者還且為兒義結既深當熟思此意

人情終始固亦可知葬事所須並依來請即與弔祭使將往必令及期言念宿昔深懷感愴春初猶冷可汗及平章事與首領部落並得知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異域有懷連年不捨骨肉在愛固是難忘彼使近來具知安善又聞贊普情義是事叶和亦當善執柔謙永以爲好前後所請諸物其中色種不違仍別有條錄可依領也春晚極暄想念如宜諸下並平安好今令內常侍竇元禮往遣書指不多及

勅劔南節度王昱書

勅劔南節度使益州長史王昱近得卿表知蒙歸義等效命出力自討西蠻彼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事定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略諸部所請朝貢及蒙歸義等立功並委卿料若合行賞豈在不來時向炎蒸路且修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是有惜想卿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若欲入奏亦任暫來春晚極暄卿比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登利可汗書

勅突厥登利可汗日月流邁將逼葬期崩慕之心何

可堪處朕以父子之義情與年深及聞宅兆良以追悼前哥利施頡斤至所請葬料事事不違所以然者將答忠孝故喪紀之數禮物有加道之所存地亦何遠今又遣從叔金吾大將軍佺持節弔祭兼營護葬事佺宗室之長信行所推欲達其情必重其使以將厚意更敦前約且以為保忠信者可以示子孫息兵革者可以訓疆場故遣建碑立廟貽範紀功因命史官正辭朕亦親為篆寫以固終始想體至懷春中尚寒可汗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兒突厥可汗朕與先可汗結為父子及兒緝績情義日深至於國計亦欲無別兒去年冬討雖有先言然爾蕃既歸國家亦即不合侵伐朕既與兒無間終不以此為懷契丹及奚諸蕃窮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馬不足以貪求遠勞師徒兼冒鋒敵勝不為武不勝亦危以此言之當務其大者突騎施本非貴種出自異姓惟在茲數詭誘群胡十數年間又承國家庇廕因其荒遠遂得苟存近日已來敢茲背德又知兒意亦欲破之前與先可汗舉哀其使不肯就哭當時辭拒彼使具知兒若總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

瀚海近巴加兵欲以滅之復何難也儻事捷之日羊馬土地總以與兒子女玉帛別有優賞信是長策可熟思之與兒請親故言及此耳今有少信物至宜領取春初尚寒兒及平章事首領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書

勅突騎施毗伽可汗天地有正位鬼神有正主敢此違犯必有禍殃不信朕言但試看取可汗雖為君長實在幽荒陰陽之氣偏僻如此縱欲自大其如天何往年可汗初有冊立以我國家常為勢援諸蕃聞此

不敢動搖是我有大意於可汗行陰德於彼國自爾以後二十餘年情義相親結為父子可汗身自不覺豈不知彼之大援而戎俗少義見利生心故闕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有隙因此計議即起異心何羯達所言即是彼人自告蹤跡已露然始行誅邊頭事宜未是全失朕以擅殺彼使兼為罪書其庭破劉渙之家仍傳首於彼可汗縱有怨望亦合且有奏論朕若不依舉兵未晚而乃總無來狀即起凶謀侵我西州犯我四鎮連年累月馬死人亡於群胡已聞怨嗟於國家豈能大損中間使哥德都耽及安胡數半泥臨河

來此求和朕亦信受故遣使相逐其宣往意其後審
觀形勢全是詐欺故密勅半道令廻豈是元心有負
自爾之後侵犯不絕可汗有何兵衆遂此憑陵諸國
聞此豈不得計約算巴西諸國未敵我一兩大州可
汗亦應先知何煩遂爾為惡况安西北庭將士皆是
鐵石為心可汗具語不煩更道此則承前輕舉彼自
無義却以我為失無乃重其過乎可汗向若有禮以
理論奏闕俟斤下羊馬數雖稍多欲為補答亦何足
難惟費一州庸調酬還則已大多而乃無義為讐暴
我邊鎮孤城小堡倉卒見危大率而言其數非少彼

若計索馬價我亦須得此物忝是有識之類可不自
解思量又可汗正為寇敗闕伊難如從我界過葱嶺
捕獲并物奏來所有蕃書具言物數朕皆送還贊普
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為詞謂言朕留此物上
蕃中貧薄所見不廣銀瓶香子將作珍竒黑毬赤磨
亦為好物我中國雖在貧下固不以此為貴可汗宜
識此意勿妄生詞且闕伊難如越界可汗復邊頭作
梗如此不提更提何人適是邊軍明其用命觀可汗
求和之意此未有真心只擬誘引國家乘便取利如
此等事何用為之我國守信如天終不欺物謂天無

信物自無知然於四時終不差也可汗若遂能為惡朕當別有處分三二年內試看若為必其自省前非更思恩舊朕即奔捨大過父子如初可汗更有何憂百姓皆得安樂一任可汗自料朕亦不復多言一一在使者口具秋中漸冷可汗及公主衙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可汗比來和市常有預約承前馬數不過數千去歲以兒初立欲相優賞特勤欲谷前至納馬倍多故總與留看已給物市買中間蘇農賀勒兼領堅昆馬來朕以一年再市舊無此法哥解骨支去日丁寧示意又移健達于後到亦以理報知不遣重來須存信約遂乃不依處分驅馬直來無禮無信是何道理朕緣兒義重深為含容論其無知豈能不恠計兒忠孝必無非理未委此等何故而然念其遠來磧路艱苦勒令却退去似不相親今覩都賜蘇農賀勒下及昆堅使下總二萬疋給任其市易想兒知之其馬今並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夏末甚熱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兒突厥可汗道路既遠使命復稀近日已來音信
斷絕朕每多懸念想所知之與兒情義既深庶事無
間父子之國直往直來何異一家真無別也蘇農賀
勒處刺達干等去歲將馬其數倍多又有諸蕃馬來
亦是兒所發遣往者先可汗在日每年納馬不過三
四千匹馬既無多物亦易辦此度所納前後一萬四
千緡兒初立可汗朕又結為父子恩義相及不可却
迴所以總留計物五十萬匹兼屬國家大禮並放天
下租庸用度無窮非特和市緣此馬價通容稍遲處
利達干未還不是故為留滯念悉此意當復寬心今
見續續市易不久望了即當發遣迴日非賒在此還
如當家去住亦何異也此後將馬來納必不可多還
如先可汗時約有定准來使交易發遣易為事須久
長不是限隔今故令趙惠琮往并有少信物別具委
曲至宜領取秋氣漸冷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突厥可汗書

勅突厥兒可汗內侍趙惠琮從彼還一一口具深慰
遠懷兒表中猶言前年退馬多兼二蘇農賀處羅達
干三年在此與兒更無間外庶事一家所以趙惠琮

去時皆以實報今者來報尚未體悉且去年所將馬來前後數倍常歲至於好惡未必皆以兒知其中老弱病患及軀格全小不堪駕馭如何總留所以略簡多少仍是十退一二是於兒處大為存情何故來章尚嫌多退必若留售惡馬亦恐諸蕃笑人兒既君長北番復與朕為父子須存分義使遠近知之勿信下人專由利動蘇農賀處羅達干等續續市買甚有次第雖校遲少計物並好於往時不久當迴亦勿恠也所欲遣使來者既為父子之國來往乃是尋常須知平安復申朝覲佇聞來使用慰朕心冬中極寒兒及平章事並平安好所有委曲皆使至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緣國家先代公主既是舅甥以今日公主即為子婿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情足以相親不知彼心復同以否近得四鎮節度使表云彼使人與突騎施交通但蘇祿小蕃冒恩逆命贊普並既是親好即合同嫉頑凶何為却與惡人密相往來又將器物交通賂遺邊鎮守捉防遏是常彼使潛行一皆驚覺夜中格拒人或死傷比及審知亦

不總損所送金銀諸物及偷盜人等並休悉諾教藏
却將還彼既與贊普親厚豈復以此猜疑自欲坦懷
略無所隱縱通異域何慮異心又西南諸蠻元是異
類或叛或附恍惚無常往年被略彼蕃率種歸我緣
李知古處置失所又即翻然改圖彼此之間有何定
分而彼有來者乃云此先舉兵以蠻為詞未知孰是
今既無外當以此思之緣彼州鐵柱前書具報一言
不信朕豈厚誣更以相仍便非義也鐵柱書唐九徵
所作百姓咸知何不審之徒勞往復至於邊將在遠
下人邀功變好為惡誠亦有此非獨相親亦當自誠
不多及

勅磧西支度等使章仇兼瓊書

勅磧西支度營田等使兼知長行事殿中御史章仇
兼瓊近聞卿手足風緩頗有所廢而不敢言病竭心
在公良用嗟稱有古人之節西庭既無節度緩急不
相為憂藉卿使車兼有提振不獨長行轉運營田而
已事務方劇氣候又偏將攝之間自須得所今遣醫

人將藥就彼看療可與之商量隨病所宜冬寒卿比平安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近實元禮往事具前書贊普後來亦知彼意朕推心天下皆合大和况於彼蕃復是親姪仍加結約盟誓再三以至道言之此亦仁義不薄也而贊普且猶未信復是何心君長大蕃固不容易所云去年七月雋州將兵抄掠我有詔誘雋州之外尚隔諸蠻既背吐蕃自行寇抄掠而乃推托於我何為遙信虛詞且西南群蠻別是一物既不定於我亦

不專於吐蕃去即不追來亦不拒乃是兩界所有只合任其所歸自數十年來或叛或附皆所親見豈假縷言往者此蠻背恩侵我邊鄙昆明即雋州之故縣鹽井乃昆明之本城今復舊疆何廢修築而云除去是何道理且邊境備守彼此常事今既和好何有嫌疑至如西自葱嶺已來沿邊諸處或地勢是要或水土是好彼有城鎮亦皆內侵朕既不解廣求更以自益緣已和好不可細論且八疊山築城改城置金皆入漢界何曾以此為言而彼即生詞未知何意邊城委任當擇忠良無信小人令得間構夏中已熟贊普

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自與彼蕃連姻亦已數代又與贊普
約于今五年入使往還未嘗有間朕以兩國通好
姓獲安子孫已來坐受其福壇場之事幸且無憂
雖境上有兵固是存而不用在彼邊事與此何殊近
得來章又論蠻中地界所有本末前書具言贊普不
體朕懷乃更傍引遠事若論蠻不屬漢宣復定屬吐
蕃耶彼不得所即叛來此不得所即背去如此常事
何乃固執復於國家何有朕豈利之至如彼中鐵柱

州圖地記是唐九徵所記之地誠有故事朕豈妄言
所修城壁亦依故地若不復舊豈為通和蠻中抄掠
彼人勘問亦有此事緣其初附法令未行亦有姚雋
邊人姦險求利或入蠻同盜亦不可知既與贊普重
親朕又君臨大國正欲混同六合豈復侵取一隅再
三已論何乃不信顧慙薄德良用咨嗟且如小勃律
國歸朝即是國家百姓前遭彼侵伐乃是違約之萌
朕以結信既深不顧其小中間遣使曾不形言贊普
何獨相尤而不思巴西之事所存既大當共成之近
聞莽布支西行復有何故若與突騎施相合謀我磧

西未必有成何須同惡若爾者欲先為
為詞今料此情亦已有備近今勒兵數
儻有所傷慎勿為恠也朕心無所負事
家之所守者信鬼神之所助者順未有背道求福
約能昌何況兵衆不可當而又天道所不假以此十
濟不亦難乎遠道所傳多應不實亦計贊普不合異
圖故令人審看定何緣也待潘息迴日更別具委由
今附少物具如別數為路遠不得多附春首尚寒贊
普及公主比如宜也平章事並平安好今使內常侍
竇元禮遣書指不多及
文集卷第十一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勅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金城公主書

勅張待賓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書

勅剌賓國王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書

勅牛仙客書

勅護密國王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書

勅日本國王書



勅蒙歸義書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蒙歸義書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樊仁哲書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得七月一日信所言陰承本奏請不擬與彼和將兵馬大入者至如和與不和事皆由朕自斷何人輒敢奏聞何兵即敢擅入所結親好不是近年文成公主已來亦重疊矣中明或絕或繼終是舊好存焉惟道此有讒臣不知仗專構造亦須自覺豈可推過至如兵馬邊備彼與此同既見彼處加兵豈

此總無備矣疑自彼起不可相尤近日築城不出疆界邊頭有要隨事修營何所致疑以此為語如彼頻歲亦築數城若不惡心何故嚴備固是邊境常事不足為言忽此相尤深所未達彼蕃必其自守此兵終不妄行所立盟約更知何用鬼神知意不必多言秋氣已冷贊普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此使前至之日具知彼音實元禮中間所去亦已備論且親以舅甥之國申以婚姻之好義非不重心豈合疑頃歲以來加之盟約此又不信其

如之何至如境上蠻夷元是衆物來不可拒去不可
追前書已言想所知也而每來信使皆以爲詞或去
越界築城或稱將兵抄掠且蠻既背彼伊自築城
在蠻中人即隨地所以侵竊亦是群蠻皆在荒遐豈
關處分而歸過於我無乃甚乎邊境小人不識大體
此既未免彼亦有之間構既行猜嫌互起朕近已知
此贊普亦須察之勿取浮言虧我大信以絕兩國之
好甚善甚善所有諸事皆具前書公主所請與人官
及內人品第即當續有處分春晚漸熟贊普及平章
事並平安好今有少物別具委曲至宜領取遣書指
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歲月流易忽復經年言念遠情何能已
已比者通好信使數來知彼所宜善足爲慰國家大
計以義斷恩離別嬰心固當自抑仍善須和順使歡
好如初所請授官及內人品第既久在彼誠亦可矜
即當續有處分宗玄禮衰疾近不能起贊混之緣此
未得獨行待其稍瘳亦即遣去今有少信物至宜領
取春晚公主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贊普朕與彼國既是舊親近年已來又加盟約如此結固仍有猜嫌明知異域之心亦難可保比者所有信使惟知怨此相違自料國家何負於彼至於突騎施最爾醜虜頃年恃我為援幸至今日而敢辜恩朕未即誅之待其惡積替普越界與其婚姻前者以意向道即云尋已告絕朕亦委信以為必然今乃定婚如初黨惡可見又莽布支西出朕具知之令竇元禮往彼問以何故又道別緣他事為此追遠其人實將兵向西擬行攻取前後詐妄言與事違驗在目前得不嘆恨夫人之所以為貴者以其有信有禮

國之所以能強亦云惟信與義

若言不可親雖在匹

夫尚多耻媿何況君長能無情乎彼突厥施人面獸心偏僻荒遠見利則背與親實難難贊普背朕宿恩共彼相厚應非長策可熟思之又比來觀彼事意有殊往日惟任計數以此為能今與突騎施和親密相結託陰有贊助而傍作好人如此潛謀亦非遠計所欲為患不過邊庭且邊鄙之於中國如毫毛之在身耳以彼戎狄侵我毫毛雖實無多何須有損朕所以殷勤和好欲靜邊人君國之心不能忘也亦與贊普累代舊親幸無大故不宜輕絕今邊鎮兵馬不可不防

彼亦有之與此無別既不先舉自足知心從前所言
豈有虛也秋晚稍冷贊普及平章事首領百姓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金城公主書

勅金城公主數有來使聞彼安寧差慰遙心想所知
也柔順之道既以夙成終始用心貴於無失惟此而
已餘不足言所附物並依領具有還答并更附少信
物別有委曲至宜領取秋冷念比何似遣書指不多
及

勅吐蕃贊普書

皇帝問吐蕃贊普比亦覺彼事勢有異略加防備仍
未益兵今得安西表來莽布支率衆已到今見侵軼
軍鎮并踐暴屯苗先知彼有異謀猶未自將至此者
且莽布支西出朕先知之前今問其行由得報自緣
別事今乃為賊負心如何安西諸軍去此萬里倉卒
遇敵何暇奏裁既已交侵必應拒鬪倘有傷損可無
相尤軍城鎮守之吏不可束手就死事由彼起深所
咨嗟且累代舊親復新有盟約彼既世負天地違犯
鬼神如此用心更知何道一往邊頭所備只緣慮有
非常今果如言法突騎施異方禽獸不可以

大道論之贊普 一越境相親只慮野心難得但試
相結久後如何 一已然義則合絕但為誓約在近
親好又深彼雖背恩豈我尤效先今恭問欲盡舊情
必定為惡別為之 一昨遣內常侍劉思賢送公主
封物并每年國信物見已臨路適會表來思賢此行
量其在道遲緩今故令劉思賢判官劉明子先行具
宣往意秋冷贊普公主及平章事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勅西州都督張待賓書

勅天山軍使西州刺史張待賓吐蕃背約入我西鎮
觀其動衆是不徒然必與突騎施連謀表裏相應或
恐賊心多計諸處散下鐵關于術四鎮咽喉倘為賊
所守事乃交切已勅蓋嘉運與卿計會簡練驍雄於
要處出兵以為聲援仍遠令探候知其有無自外臨
時皆委卿量事秋冷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牛仙客書

勅河西節度副大使太僕卿攝御史大夫牛仙客突
騎施連歲犯邊凶惡如此若不威服祇長寇讐自夏
及今連營不散踈勒雖解邊城見侵雖無如我何亦

為邊所患終須有計以挫凶謀卿可於河西諸軍州
揀練驍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分部朕當發
遣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發兵五千四百八十人與彼相續足
得成師若無斃勞何從息甲且此賊狂悖不論信義
直肆凶毒其意已然不此加兵以圖撲滅使其驕暴
豈有寧時已勅蓋嘉運與王斛斯審量事宜臨時為
計既為卿探訪所管亦宜隨要指麾兼有別勅發三
萬人此但聲援而已可太張威勢遠使震懾又恐安
西資用之乏卿可於涼府將二十萬段物往安西令
隨事支擬及克宴賜朕則續支送涼州云云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書

勅天仙軍使張待賓近知賊下燒此安然即去竟無
斥候來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踈闊此一分頭抄掠
計其數不至多向若烽鋪稍明復與北庭計會相與
來擊賊可無遺且邊鎮統軍俱受朝委共防患害何
異一家况在絕漠尤宜相援已勅蓋嘉運訖可與之
籌宜凶黨復來固須有預冬中甚寒卿及將士並平
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朕知卿忠赤能保國境所以前加

禮命用叶蕃情卿感此殊恩盡力外禦聞有凶寇能伸遠績以義動衆雖弱必強豈獨人心亦有神助其用嘉歎不可忘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護密國王書

勅護密國王真擅發畱積惡自取滅亡想所具知不復煩述卿此者雖受冊立緣此未得還蕃彼既伏辜固無隔閼卿宣揚國命慰撫遠人保我西陲長守誠節突騎施凶逆慮其寇掠卿宜善討勿令不覺其來巴西商胡北遭發畱劫掠道路遂斷遠近呼嗟卿宜還國必須防禁蕃中事音遠路難聞可量彼權宜便與王斛斯計會夏末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識匿國王書

勅識匿國王烏訥沒莫賀咄卿此與護密相為唇齒而發畱凶狡劫殺商胡罪不容誅走投異域朕知其惡積改立真檀濠聞却來還占本國卿等讐疾頑暴相率誅之累歲逋逃一朝剪滅永言忠義深所嗟稱今授卿將軍賜物二百疋錦袍金鈿帶七事已下節級者有衣物各宜領取夏末甚熱卿及百姓並平安

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勃律國王書

勅勃律國王蘇沒謹忙得王斛斯表卿所與斛斯書知卿忠赤輸誠國家外賊相誘執志無二又聞被賊侵寇頗亦艱虞能自支持且得退散并有殺獲朕用嘉之卿兄麻來兮及首領已下各量與官賞具如別勅今賜物三百疋銀盃銀盤各一衣一副并金鈿帶七事至宜領取夏中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諸國王葉護城等書

勅諸國王葉護城使等突騎施不道連年作寇使我邊鎮常以爲虞諸處攻圍所在堅守能伺其隙各有誅夷比卿等赤誠臨事效節使妖不勝德氛稜自消逢料凶謀還慮再下且賊衆烏合疲於重來勞則心離久必有隙卿等常須有預以逸待之一二年間竒功可立富貴之舉彼賊是資忠烈之懷此心可度今各賜卿衣一副聊慰勤誠所有勲勞已令敘定當續有處分想亦知之春暄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罽賓國王書

勅尉賓國王得四鎮節度使王斛斯所翻卿表具知
好意然事在絕域不可預圖卿若誠心任彼量度事
遂之日必有重賞朕每於遠國未常有所食言想亦
知之勿致疑也秋初尚熱卿及首領並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勅日本國王書

勅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彼禮義之國神靈所扶
滄溟往來未常為患不知去歲何負幽明丹墀真人
廣成等入朝東歸初出江口雲霧斗暗所向迷方俄
遭惡風諸船飄蕩其後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廣成

尋已發歸計當至國一船飄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艱
虞備至性命僅存名代未發之間又得廣州表奏朝
臣廣成等飄至林邑國既在異國言語不通並被劫
掠或殺或責言念災患所不忍聞然則林邑諸國比
常朝貢朕已勅安南都護令宣勅告示是在者令其
送來待至之日當存撫發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
疚懷或已達彼蕃有來人可具奏此等災變良不可
測卿等忠信則爾何負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
想卿聞此當用驚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
寒卿及百姓並平安好今朝臣名代還一一口具遣

書指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西南蠻大帥特進蒙歸義及諸酋首領等卿近在邊境不比諸蕃率種歸誠累代如此况卿等更效忠赤朕甚知之頃者諸酋之中或有携貳相率自討惡黨悉除即日蕃中應且安帖然則地臨外境亦須有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卿可思之豈虛語也所有蕃中事意使者具知之比秋涼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拓靜州首領書

勅拓靜算州部落昨王承訓去緣當州百姓有相扇動故令宣旨告示彼人如卿拓靜等州種落各異本自寧帖何復爲言此者採訪使處置或未得所朕既知之已有處分卿等祖父忠赤輸誠國家既是子孫久襲冠帶各守先業足得坦然何所憂虞而云驚懼宜各遞相告語勿使更然夏中已熱首領百姓並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勅西南蠻大首領蒙歸義書

勅蒙歸義吐蕃於蠻擬行報復又雋州鹽井本屬國家中間被其內侵近日始復收得卿彼蕃落亦應具

知吐蕃惟利是貪數論鹽井比有信使頻以為詞今知其將兵擬侵蠻落兼擬兩鹽井事似不虛國家與之通和未常有惡今既如此不可不防卿即與達奚守珪部落團練候其有動言可出兵必無事跋亦不得先舉嵩州相去道里稍遙若有驚急復須為援並委卿與達奚守珪計會無失事宜卿於國盡誠在邊為捍委密得所朕復何憂秋中漸涼卿及首領百姓並平安好今故令內給事王承訓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勅蠻首領鐸羅望書

勅故姚州管內大酋長郝倍時嫡孫將軍鐸羅望卿之先祖輸忠奉國遽聞祖逝深愴于懷言念邊人必籍綏撫又逼蕃界兼資鎮遏所宜續承先業以副朕心故遣宿衛首領王白于姚州都督達奚守珪計會就彼吊慰便授卿襲浪穹州刺史并賜綾彩三百疋至宜領取秋中已涼卿及首領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勅安南首領爨仁哲書

勅安南首領歸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獠子首領阿迪和蠻大鬼主子血谷悞姚州首領左威衛

將軍饒彥徵將軍昆州刺史又饒嗣紹黎州刺史饒會
戎州首領右監門衛大將軍南州刺史饒歸王南寧
州司馬威州刺史都大主饒崇道昇麻縣令孟耽
等雖在僻遠各有部落俱屬國家並識王化比者
時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審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
平處置有失或朋讐相讎經營損害既無控告自不
安寧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則既漸風化亦當
頗革蠻俗有須陳請何不奏聞蕃中事宜可具言也
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訓往彼宣問並令口具有穩便
可一一奏聞秋中已布卿及百姓並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表狀

讓起復平章事表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荊州謝上表

賀赦表

慶冊皇太子表

洪州進白鹿表

為王峻謝表

獻寫聖真圖表

為何給事進父書

論教皇太子狀

論勘內婦女事狀

論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薛王疾宣史館狀

薛王薨請上復膳狀

請御注道經疏狀

請將吏刊石紀功狀

請御注經傳授狀

西幸改期請付史館狀

上寫經宣付史館

賀張待賓奏對捷狀

讓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表

并御批

草土臣言伏奉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制復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者外沮公望內奪私情餘生力微哀怖殞絕臣誠哀誠懼死罪死罪臣伏以宰相所職贊理庶事陶冶太和以遂萬物苟非所任有受其殃臣實單人本無大用况在艱疚觸緒哀迷矧以素所不堪加之荒塞而軍國事重疊亮誠難臣獨何人謬居此地退省所有負敗將及雖願感恩匍匐祇命其如塵玷聖鑑污辱台衡於國非急於禮虛廢臣比年限役多闕晨昏疚疥之際遽乖救藥凶諱之日遠隔追攀而星霜未周冠冕載迫是以庭闈昔絕几筵今阻几曰名教實所深哀伏惟眷情有以永錫况實言非讓悲歎不文祈天之心惟聖所矜實哀素有大喪紀獲終俯鑒荒迷乞遂情禮臣無任感絕哀迫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乞以聞臣誠哀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開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草土臣張九齡上表

御批

卿去歲禮闈擢受樞密實關政本將倚為相頃來升用是會宿心雖屬家艱已踰年序不有至孝誰能盡忠若墨線之義不行蒼生之望安在謂此情難奪豈成命可移比日行在佇卿促轡今既至止無勞固辭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即宜斷表今日便上

進千秋節金鏡錄表

臣九齡言伏見千秋節日王公已下悉以金寶鏡進獻誠貴尚之尤也臣愚以謂明鏡所以鑑形者也有妍蚩則見之於外徃事所以鑑心者也有善惡則省之於內故皇帝鏡銘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言凶又古人云前事之不遠後事之元龜元龜亦猶鏡也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聖德之至動與天合本已全於道體固不假於事鑑然覆載廣大無所不包聖道冲虛有來皆應臣敢緣此義謹於生辰節上事鑑十章分為五卷名曰千秋金鏡錄雖聞見褊淺所擇不深至於區區效愚其庶乎萬一不勝悃款之至謹言

荊州謝上表

臣九齡言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荊州大都督府長史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馳屬小

道所使多驛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禮上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不即飲氣取死豈敢輒惜
餘命伏念心無黨惡死則似同以此偷生猶希聖察
臣往年按察嶺表便道赴使訪聞周子諒久經推覆
遙即奏充判官尋屬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後信安郡
王禕奏將朔方驅使便請授官臣以其嶺外勤勞因
而奏乞事不敢隱未止涉私然進用非人誠宜得罪
但臣特蒙拔擢出自宸衷陛下所用隱微惟臣而已
伏思報效竊恃聖恩每於事端無所防避智識雖淺
罄竭則深微誠區區義有所在豈復與此私協以負

累聖鑒臣雖至頑至愚不至於此皇天后土照臣血
誠夙夜煩寃欲辨無路臣聞物有窮者必訴於昊天
人有痛者必呼於父母臣今孤苦不乞哀於聖君豈
蒙惡聲遂銜寃以沒代臣受性愚鈍闇於知人稟命
舛剥與此凶會誠合自死以謝天威所以側息苟存
者臣為聖朝所用既極榮寵而一朝至此恐玷明時
在臣微生有若螻蟻身名俱滅誠不足言今釁咎則
然恩禮猶重面日有覩夙夜唯憂戴盆望天豈期上
達又未能宣布聖澤少荅殊私跼蹐跼蹐皇勳失次悚
之至謹附河西經略判官所部朝義郎法曹叅軍蘇

銳奉表陳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言

賀赦表

臣言伏奉今月八日制恩春郊展禮惟新布澤臣聞
古之王政雖在方冊將崇舊典必俟聖君伏惟開元
神武皇帝陛下德合大明道高帝載以爲春者發生
之氣氣者含育之本事乃重於歲始禮故親於東郊
振絕代之綱作名王之法布澤行慶昭德順時以合
陰陽之和以乘天地之正凡在品彙莫不昭蘇臣待
罪荆南亦濫承恩賜臣無任欣慶戰荷之至謹因所

部送水主俸料官當陽縣主簿陳琇奉表陳賀以聞
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慶冊皇太子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日制冊立皇太子者伏以皇太子
天資生得睿哲夙備爰以吉辰光膺盛典伏惟開元
神武皇帝陛下建儲固本體天合聖萬方之心永貞
是屬一人之慶大資斯在臣待罪荆南不獲稱慶闕
庭欣躍之誠實百常品無任悚踊慶躍之至謹遣所
部宣義郎行枝江縣尉楊崇仙奉表陳賀以聞臣誠
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洪州進白鹿表

臣聞聖法天則至理調於元氣天表聖則嘉瑞託乎
群有將以幽贊王澤覺悟生靈知至德之所感如虛
響之必應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孚神化體合
乾行品物所資太和罔不叶圖諜所載殊祥罔不臻
故郡國上言日月相繼臣所部豫章縣某月某日獲
白鹿一休氣所集靈質自呈欲效符祉易為馴狎臣
謹按瑞應圖云王者明惠及下則白鹿見又按孝經
援神契云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鹿見蓋鹿者仙壽之
物實為禎祥之表雖時和歲稔固不假於羽毛而天
意人事誠欲伸於耳目臣不勝感慶之至謹詣某所
奉瑞鹿表進以聞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為兵部尚書王峻謝平章事表

臣言伏奉今月二十九日制授臣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殊常寵靈妄集疲朽承恩竊喜任重惟憂
臣誠歡誠恐伏以虛受之難魯史以量其力滿盈之
過夏載陳其招損臣階緣試吏際會登朝遂得入拜
尚書比天之喉舌出典方鎮為王之爪牙雖忠烈之
誠心知所竭而績用之美歲久無聞今陛下不以不
能為光為寵寘之廟堂之上祭以軍國之謀實恐鼎

足不任鷄翼為刺退失微臣之守上累陛下之明是以永夕九飛終朝三省泉谷為懼冰炭在懷道雖願於將行位固慙於幸得臣已有別狀具所讓人猶蒙曲私未寢嚴命方欲俯俛恭命對揚休光磨鉛效於一割策蹇同於十駕臣誠懼塵台席謬齒國華將何以允荅鴻私弼諧大化拜命祇惕固知所為臣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表謝以聞臣誠惶誠恐謹言

為信安王獻聖真圖表

臣言臣一昨扈從西狩岐陽時以有年事因農隙整六軍之衆修大田之禮戍卒是訓威武載揚屬草淺獸肥霜清氣殺詔虞人以即鹿命荊州而起鳥陛下親御弧矢紆駕林衡曾不合圍取其背者雖有逸群之狡走險之捷而飛黃騁轡繁紉如組綠沉縱鏘宛轉若神必命中於前期皆應絃而絕倒其餘變態不測神妙無窮非臣瞽言所能模狀既而備獻禽之禮虔薦寢之誠教人以孝自天作則此外效獲畢賦懿親無禁羽騎無犯宿麥是行也典禮斯備仁恩允洽三令惟肅七德以宣魏武何階亦紀功於猛獸周文差擬將比義於非熊臣忝藉宗枝幸陪鑿輅竊觀神武冠絕古今以為載之空言不若圖之繪事向所述

聖今皆寫真雖天顏不違而丹青莫擬徒極愚思度好萬一謹一一陳伏深戰汗臣誠惶誠恐謹言

為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

臣言臣父某官某乙往歷樞近志勤忠益至於霸王大略軍國要務事關興替言涉箴規因著十篇名曰帝圖秘錄將欲獻納纔加撰次尋屬臣私門殃釁夙遘閔凶手澤所存心懼不忍遂未奏御猶在緘滕二紀及茲遺言將墜誠愚臣不克負荷不揚休烈俾亡父之業聖代莫傳雖忝掖垣若實氷谷伏惟陛下聽政中吳觀書乙夜思上皇而合道恨古人於同時而

臣亡父所論君臣之際必欲驗之行事非真垂於空文誠宜上感宸衷由沒代而匡輔下藏秘府因聖君以發明竟未上聞伏增悲懼臣不勝感惕之至謹繕寫封進以聞謹言

論教皇太子狀

右臣伏以皇太子是天下之本為國之貳今則睿質漸長猶在深宮所與近習者未必皆正人端士安於逸樂久則性成是以古者明王恐其著此雖在赤子先之以教必使耆儒碩德為之師保故大戴禮云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太公為之大師教之順也周公為

之太傅傳其德義召公爲之太保保其身體是故成
王能聖周道用康秦始皇使趙高傳其太子胡亥因
教之以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
即位秦氏以亡則明人之性情莫不由習若近正人
聞正事雖欲爲惡固已不忍若親近細人不聞教諭
縱欲行善猶未知所適此必然也胡越之少生則聲
同長則語異蓋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
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臣伏願詳擇典
故徵用名賢執經歡學朝夕從事俾皇太子得於所
習天下幸甚謹奉狀以聞謹狀

論內勘別宅婦女事狀

右件婦女事緣卑褻縱兩縣檢括有所阿容即願宣
付憲司糾摘其罪今便收捕入內別加推逐道路有
云何急於此若在外勘當慮以相寬其餘法獄豈皆
應就內始可以杜其請託方益威嚴便是法不肅而
吏不懼其弊尤重於別宅者也昔漢丞相府尚不按
吏誠以務在尊崇體不可失况天子中禁而有此名
丞尉極微所緣至小固不足以塵黷聖聽雖在內曹
外議切切未爲得所即有聞知不敢不奏謹狀

諭東北軍未可輕動狀

右高力士宣奉勅張守珪所進送突厥生口具問知委曲故令劉思賢去者臣等伏以北虜凶狡誠亦難保其心然陛下以恩澤懷柔歲月已久使彼豺武頓改頑暴以事觀察信然不虛何者昨李佺使迴虜亦具云東下中間或言難信至今果如所說即是輸誠於國未有他詐且契丹等翻覆或往或來今其東討雖未稟命在於夷狄亦不可責於常理若因而屠之亦便除患陛下先有聖料以為如此臣等常竊思之固非所及今其來也若契丹等偶勝北虜勢衰因而乘之滅其大半審料必取始可決行事若不然而軍將妄動徒結大隙亦以不信為國生患莫甚於此臣伏以在邊諸將苟利一軍便即行之以邀榮賞不思遠計誠是大失今劉思賢往望將降書處分守珪必為遠圖無得妄動切納諸將使知聖心縱虜庭聞之尤彰天澤未審可否謹錄狀奏聞

薛王有疾上憂變容髮請宣付史館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見邠王守禮等表并荅制以薛王業有疾聖情軫慮宿昔之間容髮遂變又尋繹致倦假寢通神因獲異方頓解危懼誠陛下友愛之至冠於皇王急難之情達於神道所以諸王陳請願書竹帛然猶

讓此歸美推而不居。聖德謙冲固難名於廣大。臣子之志敢忘義於昭宣。况臣等近侍軒墀倍百恒品。望以邠王等狀宣付史館。謹錄狀奏聞。伏聽勅旨。

御批

凡曰兄弟豈同他人。况有疾疢自成憂迫。不辭容髮致改。且喜神心助人。雖用靈方猶未痊平。顧茲德薄。實懷多慮。所請宣示良或未然。

薛王薨上損膳請復膳狀并御批

右未經旬時慘恤相次。聖情友愛之至。屬此天倫之戚。伏聞寢膳有改。平常臣等下情不安。夙夜惶灼。伏

願抑損恩公。冲用道心。以承宗社之重。以慰臣庶之望。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倍百恒情之至。謹奉狀以聞。死罪謹奏。

御批

兄弟之喪人倫所重。哀廢飲食禮訓有變。雖欲自抑。有如此情。

請御注道德經及疏施行狀并御批

右臣等伏以至道無名常善救物。所以鎮彼澆競。登諸福壽。而古今殊論。穿鑿多門。徒廣津梁。何階闡闕。伏奉恩勅。賜臣等於集賢院。與諸學士奉觀御注道

經及疏本天旨玄遠聖義發明詞約而理豐文省而
事愜上足以播玄元之至化下足以闡來代之宗門
非陛下道極帝先勤宣祖業何能廻日月之晷度鑿
乾坤之戶牖使盲者反視聾者聳聽蒙蔽頓祛沉迷
有適凡在率土實多慶賚無任忻戴忭躍之至請宣
付所司施行

御批

先聖說經激時立教文理一貫悟之不遠後來注解
岐路增多既失本真動生疑誤朕恭承餘烈思有發
明推校諸家因之詳釋庶童蒙是訓亦委曲其詞慮
有未周故遍示積學竟無損益便請宣行朕之不才
甘失旨於先帝卿等虛美豈不畏於後生循環此情
未知所適可廣示朝廷有能正朕之失者具為條件
錄姓名以聞當別加重賞

請東北將吏刊石紀功德狀

并御批

右奚及契丹尤近邊鄙侵軼是慮式遏成勞臣庶常
情惟欲防禦所謂長策無出此者陛下獨斷宸襟高
奪群議以為頓兵塞下轉粟邊軍曠日持久役無寧
歲若不因利乘便一舉遂平使遷善者自新為惡者
就戮事若不爾無息我人且令大兵臨之凶徒必潰

不出此歲當並成擒臣等初奉聖謀高深未測及聞
凱捷晷候不差而兩蕃遺噍莫不稽顙緣邊戍卒咸
以返耕卧鼓滅烽誠自此始斯皆陛下睿謀先定神
武非常觀變早於未萌必取預於無象伏以成功不
宰君人所以為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雖蒙
瞽安敢無言既預聞始謀又幸見成事豈可使天功
虛徃而日用不知竹帛相傳復紀何事請具狀宣付
史館垂示將來仍請將吏等刊石勒頌以紀功德臣
某等不勝區區忭躍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事有難易因圖可否小蕃背誕惡實已盈人神棄之
指期可滅今之滅定偶會夙心託以史官銘之樂石
頗矜功伐不願為之伯獻前請朕已不納卿等苦論
載用多媿使桓山之頌復在茲乎

請御注經內外傳授狀

并御批

右臣等今日於九齡處伏見集賢院奉賀御注前件
經墨勅批荅兼九齡說睿思幽贊玄關洞闢微言奧
旨廓然昭暢臣等近識暗於大道粗聞九齡此傳便
若已有所得欣戴感悅誠不克任伏惟陛下天縱無
方有來斯應萬殊一貫三教同歸伏望降出御本許

內外傳授則冀明積劫之重昏納群迷於正覺朝聞
夕死尚不足怪顧此輕生於焉何幸臣等不勝忭躍
之至

御批

此經宗旨先離諸相解說者衆證以真空僧徒固請
欲以弘教心有所得轉復疏之今請頒行慮無所吝
西幸改期請宣付史館狀

御批

右臣今日面奉進止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京畿
百姓猶有未安倘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雖至彼復
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看穀麥卿等商度以爲何

似臣等具奏洛陽城闕雖曰皇都至於宮苑之間制
度本狹然風土氣候不甚宜人陛下以萬姓爲心萬
姓以陛下爲命億兆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顧
小小陛下遂當寧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顧
惜發言惻隱感動神祇臣等幸聞至言不覺承睫聖
恩愛育遂及於此又勅臣等商量進來者湛恩至德
焉可使朝臣不知聖君鴻名不可令史官無述臣望
宣聖旨改用來年十月幸西京仍望具將本狀徧示
朝列并宣付史官等臣不勝踴躍之至

御批

初聞三輔之間今歲善熟朕緣陵寢譏欲西行然積
虛累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所慮重難倘夏麥不登
未免匱乏百姓不足朕孰與安所以再三疚懷欲去
不忍至於官苑所樂氣候非宜苟得人安終不以此
為念卿可宣前旨更俟後期所請遍示朝列及宣付
史館亦屬煩也任卿等自商量

上為寧王寫一切經請宣付史館狀并御批

右臣奉勅今日於安國觀行香伏見天恩為寧王及
故惠宣代國金仙公主共寫一切道經四本伏以睿
恩友愛情深天屬生成之德無隔存亡利益之資
弘道要諸經筆繕景福云集稱贊茲日功用有成教
義是先誠所感慶臣無任欣戴之至望宣付史館謹
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道由先宗欽承餘慶所祈福力憑以真經歸謹至誠
匪存名教所請者依

賀張待賓奏剋捷狀

右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待賓表臣等前因奏事親承
聖旨懸料數月當有捷書及此使至皆如磨略但在
胡背誕圍逼軍州凶力固已困窮邊城一無所損臣

等伏料此賊早是破傷大衆遠來踰月乃去馬羸則多死人苦則計生本是烏雜之徒足徵破亡之漸此皆皇威遠震氛祲坐銷豈伊邊人所能自保臣等幸忝樞近承奉聖謀邊捷有符不勝慶悅謹奉狀陳賀以聞仍望宣付史館謹奏

御批

狂賊遠來無能支久果自奔北不擾邊人豈朕獨見之明固在大臣良算所謂宣付史館者依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狀并傳批

賀北庭解圍狀

賀奚契丹廓清有期狀

賀誅奚賊可突于狀賀破突厥狀

賀東北累捷狀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狀

賀突厥傷死狀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狀

賀蓋嘉運破賊狀

賀賊蘇深遁走狀

賀雪狀

賀編賜衣物狀

賀雨狀

賀

賀雨狀

賀

賀祈雨有應

賀祥雲見狀

賀衢州進古

器表

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并御批

右蓋嘉運奏北庭解圍仍有殺獲并御批背德敢此讐

天盡驅犬羊來犯軍鎮雖肆凶毒欲逞其心而邊兵

無遺鏃之費狂賊有輿尸之禍此皆陛下聖武將士

恭行遠必叶謀動無遺策能令氛祲坐自廓清臣等

忝奉密謀屢承獻捷踴躍稱慶倍百恒情謹奉狀陳

賀以聞謹奏

用兵之上者修政於廟堂折衝千里之外此之謂也

小寇適降復為翻動邊軍除剪有國常刑朕方事籍

田師獻捷當鑄劍戟以為農器悉也

賀破突厥狀并御批

右張守珪表奏突厥四萬騎前月二十五日至能訖

離山契丹涅禮等前後斬獲俘馘數十萬突厥可汗

棄甲逃亡奚主李歸國及平盧軍將等追竄逐北計

日殲滅更聞奏者伏以突厥新立輕事用兵彼之威

衆在於一舉又兩蕃與其結隙交構未深在於邊隅

猶軫天筭陛下料其終始指授規模知其舉種盡來

本自無策勞師襲遠必合成擒使番騎先鋒漢軍堅
壁坐觀成敗自戰變夷今契丹纒突厥已破計其
奔北必至喪亡脫身獲全亦舉衆皆棄北虜震懾從
此氣衰東胡保邊永不携貳寬徭罷析自此可期斯
皆聖德遠覃皇威遐振事無遺策舉不失圖臣忝跡
樞近親承睿略抃躍之至倍百恒情謹奏狀陳賀以
聞謹奏

御批

兩蕃歸我因用御邊北虜猖狂欲有親率何則馳騁
之騎突厥頗強弓矢之功契丹稱勁彼強也歷遠已

御批

醜虜違方我之有待奔亡相次天實誅之鎮撫四夷
故有賢相權宜一策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奚契丹並自離貳廓清有期狀

右適高力士宣示臣等張守珪奏契丹及奚並自離
貳兼安祿山復有殺獲賊數將盡觸緒猜嫌邊鎮勤
兵伺隙而動誅剪有日廓清可期此皆天威遠臨逋
逃自滅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比未窮巢穴有慎佳兵果自猜携人神所素折衝鎮

俎遙可圖之所賀知

賀誅奚賊可突于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可突
于等首級此等惡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衷既降又
貳而感義之士惡其翻覆背恩之賊既已誅鋤幽障
廓清華夷俱靜討其餘噍永無動搖陛下遠任先擇
聖謀獨斷克稟
樹此戎功且知河朔無轉輸之
勞林胡為賦稅
之至喜倍恒情
臣等忝在樞近預聞遠績捷書
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弊此勁也虀近而摧勢自不敵况違天意廟堂良算
亭障稜威故合而有成豈朕之獨斷所賀知

賀東北累捷狀 并御批

右今日劉思賢至奉宣聖旨垂示臣等破賊所由兼
見守珪表奏具承契丹累捷伏以聖武所加制勝者
無失天威不抗犯順者自亡突厥負衆背恩窮凶遠
襲兩蕃懷德誓死如歸三軍奉國從命如指遂使一
戰便剋已聞殺傷無筭慟哭而奔則知主將必死且
蠻夷相伐我則不勞壇場有虞義亦奚失固知無愆
信於漠北有大造於燕郵此實獨斷神謀事皆有預

萬全之策永靜邊隅薄伐之師匪勞中夏凡在黎庶孰不欣躍臣等忝預樞近信百倍情無任慶悅之至

御批

東歸兩蕃不孤合育北制強虜且知威信自相攻伐稍警邊陲屢有奔亡非無逆順朕之早預故亦常圖今乃歸功得無同體

賀依聖料赤山北無賊及突厥要重人死狀信安郡王禕承王忠副驚固牒云赤山有賊右先得前件牒云九月三日奚探見賊無數前三日臣等面奉聖旨料此必安祿山所將之兵奚疑是賊

便有此牒也臣等當時又奏突厥舉國大來微有輸失便云竊料此意恐其有謀陛下又云必應彼有要重人死所以即去今日幽州節度判官監察御史張曉至云今月十一日從幽州發來赤山元自無賊奚所見者正是安祿山下兵馬又云契丹有蕃落人走來云突厥之兵馬平章事第一人死所以狼狽即去在路每日於帳前哭此聖心懸照有如目擊臣等親奉睿筭及此符同萬里無差不勝驚喜無任踴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臨御有年更事多矣天人之際先意後合此亦賊意可量非朕謀之必中將有可紀任付史館

賀突厥小可汗必是傷死狀

右牛仙童宣勅送前件契丹令問委曲者臣等借問突厥退散所由其伊吐于被擒將隨五日因夜却走廻每日實見突厥諸將皆於衙帳前哭及整正面是實據此必是小可汗傷死若其不然不合如此審觀伊吐于情狀亦即不敢妄言必其不虛乃是天敗比其歸至本處固應更有餘殃醜虜破亡必自此始也陛下聖德無遠妖沴自銷不勞師徒已清朝漢臣等獲奉廟筭不勝抃躍之至

賀聖料突厥必有亡徵其兆今見狀

右林招隱宣勅示臣等張守珪云契丹婦女屈將從突厥出來知可汗死是實又云黃頭突厥與默啜突厥爭言氣兵馬欲鬪驚軍屈將然得走來者參驗前後從突厥來者說事多同况此婦人尤為指實死既非謬天實誅之且諸蕃之中北虜為桀不待征戰而自取殲夷此誠天助有道坐清妖侵陛下嘗有聖料者知其必有亡徵今云兵馬自爭其兆已見佇聽其敗但只納降亭障息兵將自此始不勝欣慶之至

賀蓋嘉運破賊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勅示臣等王尚客奏狀知蓋嘉運至突厥施店密城逢賊便鬪多有殺獲且凶黨大衆見在邊城方擬經春圖為邊患忽聞嘉運比入復有破傷必其驚忙當有携散皆是聖略先定萬里懸回尚客所言合符前旨臣等不勝慶躍之至

御批

方隅整警乃圖其事不出意外且有殺傷雖復嘯聚邊城故應知難而退鼎臣叅佐何獨朕躬所賀知

賀賊蘇祿遁走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勅示臣等曹待仙奏狀知蘇祿遁走入山出界者四鎮懸遠北被侵逼將士用命雖有誅鋤凶徒尚多日有抄掠兵疲矢盡為弊亦深今自奔亡誠是震懼聖威無遠氣沴坐銷又北庭救兵當時廻旆不費軍廩事且無憂吐蕃縱實西行蘇祿不得相應其敗可必又無可憂邊等且寧不勝慶慰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朕以信撫遠蕃故當順以歸命去順為惡夫何容之力屈計窮果自奔散卿等料其後事亦以當然所賀

知

賀雪狀 并御批

右伏以至德惟勤親耕以勸大禮云畢勞酒加歡聖感天從豐年雪應始降澤於千畝將有盈於萬箱臣等忝陪近侍載深慶躍無任悅豫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籍田勸農勞酒成禮此時降雪神人以和是賴台臣致茲嘉應

賀侍講徧賜衣物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稱陛下親講讀毛詩徧賜侍講陳希烈三品兼衣物等伏以睿思玄通超然物表俯臨天下必樹風化既弘儒教考覈詩人爰託師資親紉講讀章句初畢賞錫有加明主用心孰不知勸臣等謬承任遇實愧經通聖業彌深微誠何補方思敦學以助明時無任悅豫之至

御批

漢家用儒倚以為相卿等輔佐朕亦論思侍講說詩用符正道既至匡益特加章綬是先敦獎應會謀猷因斯行諸引進經術也所賀知

賀雨狀 并御批

右伏以自春降澤粟麥已滋首夏再旬時雨稍晚陛下念深萬姓恩覃庶獄將有事山川用達精意德音纔發甘霖滂流此誠聖感必通天應如荅臣等忝居近侍倍百怙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御批

過月不雨農事或僭是用責躬兼令省獄卿即同體共達乃誠天且不違穀麥皆遂若事關政令動必合符積久寬抑亦宜踈理宜成朕懷也所賀知

賀雨晴狀 并御批

右今月十日高力士宣聖旨以霖雨方滯有害稼穡之憂將親禱上陽三日內不坐精意朝發而重陰夕霽乃數日已霽遂致開朗誰謂天遠其應甚速遂得麥秋有望泰事且登則知至人無心與天地合契神功潛運豈陰陽不測伏惟陛下明德自廣競業載懷所致休徵必加謙慎天聖相合福致群生日用不知年和在此臣等無能翊佐徒忝近密每有大猷承奉不暇無任欣戴慶躍之至

御批

雨以救旱。勿心至秋霖。所慮害農。彌深罪已。明靈聆饗。遂與開霽。實因誠至。非謂德先。時麥既登。百穀有望。亦卿等同體之效。

賀雨狀 并御批

右畿輔之間。秋來少雨。聖心有軫。稼穡惟憂。德至于天。慶自嘉節。寧有神應。旋降甘雨。使將枯之苗。有同於再熟。已息之望。不意於萬人。臣有限。不獲當時稱慶。無任悚踴之至。

御批

時衍膏雨。至于節日。以此之故。初無宴私。雖遵所請。

慶樂相半。樂通和氣。憂亦為陰。因茲霽然。若以誠應。方收晚歲。有同再熟。與卿同慰也。

賀雪狀 并御批

右伏以自冬少雪。粟麥未滋。歲律向終。農候方近。陛下黎庶在念。憂濟常深。聖心精誠。天意昭感。孰云玄遠。不日有應。遂得盈尺。告祥動植。霑洽豐年。有望。即事可期。既表非常之祥。實倍不任之喜。不勝抃躍之至。

御批

歲律方窮。久無雨雪。頃者信宿。落而復收。朕用責躬。

天實降鑒。皓然竟夕。將遍寰瀛。固在卿等寬和所致也。

賀祈雨有應狀 并御批

右臣一昨面奉恩旨。緣秋稼有望。時雨暫愆。念及黎元。見于顏色。方躬自祈請。誠勤夙夜。上靈昭鑒。嘉瑞必臻。昨日申酉之間。雲物果應。初含五色。正覆於壇場。未及終宵。更灑於城闕。遂使炎埃宿潤。雲暑暫清。實冀膚寸之資。畢致普天之澤。臣等多昧。徒仰於成造。蒼生何幸。每及於聖。私無任欣戴。抃躍之至。仍望宣付史館。

御批

朕每念元元無忘。夙夜頃來。少雨是用。精祈所見。徵祥果成。其應豈朕之德。天實為之。今則滂沱與卿等同慰。請付史館者。依

賀太陽不虧狀 并御批

右今月朔太史奏太陽不虧。據諸家曆皆蝕十分已上。仍帶蝕出者。今日日出。百司瞻仰。光景無虧。臣伏以日月之行。值交必蝕。筭數先定。理無推移。今朔之辰。應蝕不蝕。陛下聞日有變。齊戒精誠。外寬刑政。內廣仁惠。聖德日慎。災祥自弭。若無表應。何謂大明臣

無可勝感慶之至

御批

一昨有司奏太陽當虧孰云交分亦繫休咎朕之薄德是用責躬應蝕不蝕且符至願昔漢家日蝕之變則舉賢良招直諫蓋思補過以名其咎也曷若勤於未兆預以圖之招諫登賢以先天意當與卿等夙夜無心所請付史館者依

賀祥雲見狀 并御批

右臣等伏見道門威儀司馬秀表稱今月十日夜陛下親臨同明殿道場為宗廟蒼生祈福有祥雲見狀以聖德以精至動天。天意以昭變符聖其感甚速其應豈遠陛下聖敬之深勤恤所至虛心如谷神道何言自表休期以介景福生人大賴天下幸甚臣等忝居近侍義百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

御批

朕欽籍玄風。緬懷道力。上資宗廟。下浸元元。俾在潛通。乃至昭覩。愧畏相屬。曷用當之。願記史臣以彰隆鑒。豈朕所宜讓也。所請者依

賀麥登狀 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示臣等皇太子表以嘉麥有成

下躬執勞事率先兆庶皇太子已下繼美聖功臣聞
勤於稼穡必有來麤之慶著在春秋則非他穀之比
伏惟陛下致敬宗廟屬念黎元春郊順時則千畝在
御禁園測候則萬寓皆豐况云立訓天人降尊農務
上靈昭德已闡瑞日增輝當暑不疲則有祥雲自覆
是彰敦本之化式旌造物之功人謠在茲天意可鑒
且禹之盡力堯實用心史策美談帝王為範未有休
徵神應若斯之盛者也以今况古千載未聞請什天
官天下幸甚臣等叨榮近侍倍百恒情無任感戴抃
躍之至

御批

朕親耕千畝卿等佐之謂之勤農期於盡力故園苑
種麥別殿築場訓子勸人因之表奏案盛薦寢是矣
夙心雲日告休易致昭感欲書諸史策卿實史官任
斟酌事宜耳

賀衢州進古銅器表

右伏見衢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瓌奇形制純古魚
為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文更表錫年之永河
圖舊事無以加之臣叶贊休明屢承福應忝惟拜慶
倍百恒情伏望宣付史官傳之不朽無任
喜躍

之至

樂陽子隨人因之東...
縣相干...
前之...
蓋...
...

...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狀并御批

賀御製開元音義

賀論三教狀

賀御注金剛經狀

賀白太子製碑狀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

賀...
靈應狀

謝知章綬狀

謝工部郎狀

謝知制誥狀

謝兩宮就養狀

謝中書侍郎狀

謝勅

謝賜食狀

謝賜

謝賜尺詩狀

謝蒙

謝兩第授官狀

謝賜

謝賜蕃口狀

觀御製

謝賜御書喜雪篇

讓賜

讓兩第起復授官

謝赴

進龍池聖德頌狀

謝弟

賀御製開元文字音義狀

右今月日尹鳳祥宣勅旨示臣等聖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義微旨遠文省理該表隸以訓今存篆以徵古衆釋大備取證於前修片言旁通去嫌於翻字信文思之精一學術之明準非聖心之善誘焉降情

於蒙素臣等忝居近侍再拊發蒙捧戴之誠實百恒品望今集賢院更寫一本付外流行謹奉狀陳賀以聞謹進

御批

象物成文以行代教傳習寢遠疑誤增多不制其失孰云端本稍變條流因之豈用茲小學而歸美乎

賀論三教狀并御

右伏奉今日墨制召諸學

臣聞好尚之論事蹟於萬

論三教同異理歸於一貫

非夫上聖孰探要旨伏惟

思該玄妙

考六經之同異。筌三教之幽

照群疑敷化

率土屏浮詞於玉殿。緝精義

變儒風再揚

道要。凡百庶事罔不知歸。

軒墀親承至訓

扞躍之極。實倍常情。望宣付

奉狀陳賀以聞

謹奏

御批

頃因節日會以萬方略舉三教未暇盡理復茲一集
求之精義不許游詞用伏其心以懲習俗况會三歸
一初分漸頓理皆共貫使自求之卿等論道廟堂化

原何遠事關風教任付史官

賀御注金剛經狀 并御批

右內侍尹鳳祥宣勅垂示臣等御注金剛經但佛法
宗旨撮在此經人間習傳多所未悟陛下曲垂聖意
敷演微言幽關妙鍵豁然洞達雖臣愚昧本自難曉
伏覽睿旨亦即發明是知日月既出天下普照誠在
此也陛下至德法天平分儒術道已廣其宗僧又不
違其願三教並列萬姓知歸臣等忝奉天文不勝荷
戴無任慶躍之至

御批

不壞之法真常之性實在此經衆爲難說且用稽合
同異踈決源流朕位在國王遠有傳法竟依群請以
道元元與夫孝經道經三教無闕豈茲秘藏能有探
詳所賀知

賀皇太子製碑狀并御批

右尹鳳祥宣聖旨示臣等皇太子所製王尊師碑文
并壽王書臣等伏以天姿自高更深聖訓文藝英拔
理絕人境臣等周章省覽欣抃載懷兼皇太子文義
高深壽王毫翰灑落朝臣不見竊懼蔽善臣等專輒
宜留碑本望明日將示百官了訖續進不勝抃躍之

至

御批

兒子等服勤師訓匪曰才能初爲此文次令繕寫卿
在左右因以呈示曾不箴規乃致推美將簡朝列得
無愧乎

賀上仙公主靈應狀并御批

右臣等伏承今月八日上仙公主靈座有祥風瑞虹
之應爰至啓殯乃知尸解又承特稟清虛薄於滋味
素含真氣自不食鹽洎于遷神更標奇跡伏惟聖系
本於道源妙有所種靈異必降不然者何得幼而能

悟性與非常適來以時且契於玄運超然而脫復昇
於丹籙杳冥雖遠髣像如存則知仙路有歸茲念已
釋理絕今古事昭聞見况臣等親侍軒墀幸聞仙解
無任感慰之至伏望宣付史官以昭靈異仍望宣示
百官

御批

道有默仙謂之形解古來既爾今亦將然童幼之年
傷其天促靈變之理乃入玄真且與方外為心不比
人間結念所謂書諸國史以襲玄元卿亦史官任為
凡例兼請宣示者並依

賀昭陵徵應狀并御批

右御史中丞徐懌從京便還向臣等說妖賊劉志誠
四日從咸陽北原向南見昭陵山上有黑雲忽起志
誠謂其凶徒云此雲將有暴風若衝頭立恐有破敗
志誠久從軍伍頗解雜占其言未畢飄風果至直衝
行首莫不昏迷衆心驚惶不知所出及至便橋之際
並脚走散又見父老云往年權梁山之徒將逞不軌
當時亦有烈風暴雨發自昭陵彼至京城賊還破滅
謹察往事與今同符者伏以閭閻賊類切敢猖狂而
祖宗威靈亦已玄鑒昔年感召若命蚩尤今者驅除

更假風伯所以妖氛自殄校計莫施畧刻之間逃形
無路此皆神功潛運昌曆無窮將俾孫謀用昭聖德
事堪懲惡可以垂後無任慶悅之至仍望宣付史官
并示朝列謹錄奏聞謹奏

御批

先帝應期道光文武之業亦既棄代人畏軒轅之臺
忝以丕承罔不夙夜每有啓悟形於動靜豈茲狂勃
勞我神兵保祐實深戴賀增惕古之靈應未之前聞
所請宣付史官并示朝列固其宜也並依

謝加章綬狀

右伏奉去月三十日勅以臣先任桂州都督借紫金
魚袋前緣改官遂停今更蒙恩特賜任使無效寵服
再加臣雖叨榮伏用戰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
奏

御批

卿早踐中書後牧邊郡因加此綬義在優賢今特賜
卿猶前命也所謝知

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狀并御批

右伏奉今月三日制除臣工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
臣本單族過蒙獎拔入升省閣累忝清資出牧南州

且無成績。陛下殊私。俯及擢任。集賢遠自炎荒。忽至霄漢。秘文副掌。淺陋無堪。遽蒙聖恩。及遷華省。丘山施重。報效何階。不勝悚懼之至。

御批

卿學府高標。士林貞幹。論思之地。亦既優閑。彌綸之司。即從應務。別當獎擢。何乃謙搆。所謝知。

謝知制誥狀并御批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惶。忽蒙特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旨。誠恐不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感荷之至。

御批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詞。卿舊在掖垣。已推才識。及登書府。備探微奧。故有性命。宜副朕心。何所謙搆。誰與為讓。

謝兩弟移官就養狀并御批

右臣兩弟蒙恩移官。就養老母。感戴殊澤。戰荷兼深。臣山藪陋材。豈堪國用。日月私照。謬掌綸言。大馬以地近。見矜烏鳥。以情至。蒙福曲承。孝理之賜。莫知報效之所。無任悚懼荷恩之至。

御批

卿之忠誠本於孝行亦既許國每懷安親爰請二弟
近鄉就養申之友愛適為隱犯用加此請故遂雅懷
所謝知

謝中書侍郎狀并御批

右臣謬跡書府兼司綸翰思力淺近無所發明聖恩
不以不才却賜榮獎拔擢非次荷躍惟深但中書近
密參掌不易豈臣微賤所堪忝竊拜命之日伏用慙
惶不勝戰荷之至

御批

此職擇才十年虛位以卿遠識所以疇庸斟酌朝經
動關政本當茲密命宜喻朕懷所謝知

謝勅賜麥麵狀并御批

右林招隱宣勅賜臣等招隱說云薦新之外禁中所
出皆是降至尊親耕稼穡之所成也伏以周人之禮
惟有籍田漢氏之薦但聞時菜則未有如陛下嚴祇
於宗廟勤儉於生人事必躬親動合天德臣亦何幸
近奉德音又蒙聖恩猥垂珍錫已飽於聞義况霑此
時羞綢繆渥澤未知報效死罪死罪仍望宣牒史館
以示將來臣等不勝感荷之至

御批

歲比不登朕每勤止宮中閑處粟麥兼滋常候嘉苗以近知遠亦既成熟實用慰心所以躬率諸子是芟是刈稼穡艱難取知為國之本宗廟致敬寔謂思於所先既以薦新餘用分錫卿等同體固合共之所謂宣付史館任量其宜也

謝賜食狀 并御批

右臣等面奉進止令就集賢院與諸學士等觀聖注道德經尋又賜臣等食竊味道腴兼承珍饌聞義飽德虛往實歸臣等何人叨承渥澤不勝悚戴之至

御批

卿等入院共食何足為謝也

謝賜藥狀 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奉恩旨賜臣等鹿角膠丸及駐年面脂有命自天感戴兼至臣等涓滴無補渥澤日深多謝股肱之良每慙智力之效徒承聖恩同體之義更霑御藥駐年之錫事絕希幸禮優常遇微軀賤貌因大造而載延捧日承天荷曲成而無極臣等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臚日所惠固其常耳信則微物亦有佳名與卿共之

何足嘉謝

謝賜尺詩狀 并御批

右今日高力士宣勅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以尺者紀度之數宜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雖瞽陋伏見宸衷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御批

尺之爲數陰陽象之宰臣匠物有以似之卿等謀猷非無法度因之比興以喻乃心盡力鈞衡深知雅意

謝蒙太子書頌

右昨者高力士宣恩旨垂示皇太子書紀功德頌恭覽睿跡實天人之表幼傳楷則訓叶文明春秋典學時惟多藝鸞鳳變態入神妙而難明俾臣庸者憑篆刻而不朽微臣之幸倍百常情無任悚戴之至

御批

大臣作頌以揚休聲銘之琬琰亦資翰墨太子鴻書則非工身爲國本將示于後因以命之無能發揮何所爲謝

謝兩弟授官狀 并御批

右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弟九臯殿中大監九章
太子司議郎臣私門積孽殃罰如昨日月逾邁禮及
外除弟九臯等加以常才比服哀疚瞻望未遠縞練
猶存非常之恩一朝總集慙皇哽咽罔識言次不知
微命餘生何以上報天造載悲載懼五情飛越不勝
感戴戰慄之至

御批

卿之昆弟並著才能去歲所論已有處分既終祥縞
宜列朝衣豈謂殊私雅符公議所謝知

謝賜衣物狀并御批

右高力士宣勅賜臣衣及器物等臣不孝苟存企及
翻禮天恩以忝樞近賜問再臨衣服珍器殊常寵錫
臣有何力可以叨濫渥澤至深誠效已竭惟有微命
不知所圖無任感戴之至

御批

籍卿政事頃在纏綿今禮制以過服用茲始少許衣
物何足謝焉

讓賜蕃口狀

右高力士宣聖恩賜臣等蕃口執自邊軍釋囚爲隸
誠宜供國次及賞功臣等無庸何以受賜殊恩俯降

循涯洵快狀望俯停渥澤存以至公矜遂懇誠許歸
官寺則上有無偏之道下有無苟之責無任悃歎之
至

又觀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并御批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待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賜
聖制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斯之
謂矣言微利博旨遠恩深于彼蒼生焉知帝力臣聞
食者萬姓之命雪為五穀之精兆且見於祈年律既
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漢詠白雲但
嗟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臣等仰望昭回
莫知遠近幸均上植同是霑濡况臣忝在樞衡無能
翼亮聞罪已之義若實冰谷循忘軀之節冀益消塵
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歡誠恐謹言

御批

復緣講讀便與希烈未得付卿今過有稱揚豈成獻
替所期戮力保合大和今付一本觀唱和之美也

謝賜御書喜雪篇狀 并御批

右臣前伏見聖製喜雪篇奉狀稱慶已特蒙賜本今
日高力士又宣賜臣林甫臣某各一本麗天之文或
冀傳誦垂露之聖難有偏霑則不知玄造曲成宸毫

俯逮鸞鳳斯降雲雨載均愚生何幸叨此殊賜是知君臣之深義感不一子孫之後傳寶無窮而未知此生何以上答臣等不勝感戴伏望許臣等進食以申微誠雖厨箠每搖而野芹徒獻豈云堯禹之膳異達臣子之情幸甚幸甚謹奉狀以聞謹奏

御批

比年少雪遂罕秋成恐陰律愆期時無可望孰云禱久每事虔誠雨雪驟盈喜慰初集率爾成作書情而已方示朝廷

讓賜宅狀

并御批

去正月二十六日中使李仁智宣口勅賜臣前件宅仍令官修及什物一事已上自奉恩命夙夜憂惕既慙虛受載懼滿盈臣生身蓬華所居淺陋屬直麻豈圖弘敞宸私曲被寵賜猥臨加以殃罰之餘參議樞掖草土之末庇形棟宇器用資於官備禮數異於喪紀兢惶失圖啓處無地况涓滴未效霈澤先盈非據之責誰任其咎又臣見在家累僅十餘人臣之俸祿實為豐厚以此質遷足辦私室今崇其甲第更使增修或恐因緣多有費損上則虧耗國器下則招集身尤縱陛下特垂寬容而臣苟為貪冒其如物議

何其如公道何伏乞賜寢前命俯垂矜察納臣誠情
免臣罪戾其宅及什物望並却令官收無任荒懼之
至

御批

比來官宅隨事借人與卿寧居用加修飾已有處分
不煩讓也欲令師儉雖則卿心縱使增修其如國命
况聞制度不是宏博大臣所處亦以爲宜可擇日移
入

讓兩弟起復授官狀

右臣昨以兩弟身名狀涉隱冒家且未正焉能正人
所以陳露奏聞誠欲自律今日高力士宣勅令與兩
弟京官慈旨優柔感深骨髓微臣何有叨此殊恩但
臣自罹殃罰纒踰年序忝承重任不敢顧私而鞠育
之恩繆懷罔極几筵在遠奠酌不親惟有兩弟在家
獲申情紀今若恭承恩命盡在墨線何心何顏可以
偷此陛下每弘教義必先名節豈於愚臣無少矜憫
若使九臯等獲免罪戾幸無削除在臣闔門已霑殊
澤更令授職俱遠哀次於臣私情實所不忍然於朝
議必有喧黷乞寢成命俯亮愚衷冀無玷大猷豈敢
自遂而已不勝哀荷戰懼之至

御批

卿移孝於忠自家刑國誠有必盡義實可嘉人之同氣莫不相似驗卿才識弟亦可知朕意欲登賢俱在朝列而尚居衰紀願留主祭可以理奪用允所求待至祥縞非無後命

謝赴祥除狀并御批

右歿釁殘生謬承天澤無能報效徒廢情禮而日月迅速祥制有期在臣私情哀懼莫主几筵在遠追慕不親一違外除終身何託伏望察臣固極俯遂哀懇假以傳乘暫赴來月道路往復不出數旬孝理之恩真知死所無任悲迫戰懼之至

御批

不可復見惟餘孝思情禮所歸近遠無別卿當大任朝夕謀猷欲遂乃懷其如重寄既從奪禮安得顧思宜抑此情也

進龍池聖德頌狀并御批

右先奉勅令臣撰文伏以天將啓聖地乃出符歷考圖籙曠古未有臣學術膚淺且靈命難言雖已極於愚思曾未徵於萬一猥承恩獎虛污磨礪以此慚惶無寧啓處謹隨狀封進以聞庶黷宸嚴伏增戰越

御批

天啓元符以贊鴻業朕誠薄德曷用當之既史策是書而頌聲復起宗子固請遂及於茲卿之詞旨度越前輩曲成意義多所發揮實靈命之克彰因斯文之不朽

謝弟授官狀 并御批

臣伏以聖恩非常拔臣以無能受任歲月漸久涓埃無益取招毀議有累聖明臣前固陳誠以請罪陛下不以賜責猶加過恩特以殊榮猥霑臣弟彌速曠官之謗且重非才之責累延公器寵及私門顛覆是虞隕越無措不勝悚懼荷戴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御批

朕之知卿非在今日君臣之際何有間言故在增榮有以昭亮况卿令弟尚淪卑秩以公見授何謂私恩所謝知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策書序

策問一道

對所舉道侔伊呂科策三道

上封事書

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荅書

荅嚴給事書

與李讓侍御書

奉勅送張說上賜燕序

策問一道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于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頓史曹之職衡鏡攸歸歲時調集士踰累萬借使崔毛重起裴樂復存觀

貌察言。且猶未暇考。行徵實。其可得乎。若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即務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明。何法能鑒。變通之要。厥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偏。軍旅之制。事宜經遠。而越騎斫飛。皆出畿甸。丁年負甲。耆目釋戈。亡歿蓋多。軍容每闕。今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茲深。慮始難就。揆今酌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既久。居泰易盈。編戶流亡。農桑莫贍。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時。應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勞勩。陳開物之宜。無效循常之對。

第一道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

徵仕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憎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入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業。可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道既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俊造亦亡。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

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陛下神啓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勞於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御寓。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真若滿於貯中。濟理適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惜戰必危。是以振旅菱舍之儀。羽林佽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必

開井賦於要服。俾裒衷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違。且將振九品之類。綱維百王之絕畧。使官有位次。資有等衰。才苟不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代上帝之理。譏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其怖慄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不羣。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甲此
勞逸異數得失可明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
是時漢武事胡豈比重華之干羽秦皇戍越奚擬公
劉之橐囊雖古人遺害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
大化行之者必本於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
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無私之仁大戎即叙肅慎
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耻征在其蘇是必成
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諸夏而外夷狄
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何惜救兵
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彫弊抑非其
時至如守塞則侯應之言為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
知前事昭昭是為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
奴之肩奚嘗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於東

征謹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
之旨詠子勃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
甚幸甚伏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
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
殿下之至謙也尚何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

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斲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改。去聖既遠。禮經殊殘。遺文苟存。群儒紛採。故喪服異制。諸家殊軌。故王肅之首約。情以斷。鄭玄之言引經。取決。呂氏因封侯之餘裕。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為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豔富稱誣。穀梁以文清為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間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惟餘班固之

說謹對

上封事書

五月二十日宣義郎左拾遺內供奉臣張九齡謹再拜死罪死罪上書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臣所以上事以臣愚見並當時尤切不敢飾詞伏願陛下親覽可否之宜幸甚幸甚臣伏以陛下自克清內難光宅天下常欲躋人於富壽致國於太平聖慮每勤德音屢發然猶黎人未息水旱為憂臣竊伏思之有由然矣臣聞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者東海殺孝婦旱者久之一吏不明疋婦非命則天為

之早以昭其寃况今六合之間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理。此尤親於人者也。多非其任。徒有其名。致早之由。豈惟孝婦一事而已。是以親人之任。宜得其賢。用才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雄望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爲斥逐之地。或因勢附。或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且無他責。又謂之不稱京職。亦乃出爲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於有才。諸若此流。盡爲刺史。其餘縣令。已下固不可勝言。蓋此庶所繫。國家之本務。本務之職。反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人。每遭非才者所擾。陛下聖化從此不宣。皆由不重親人之選。以成其弊。而欲天下和洽。固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莫不有所重勸。其所行。豈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於其私情。遂自得計。何則。京華之地。衣冠所聚。子弟之間。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勞而成。一出外蕃。有異於此。人情進取。豈忘於私。但立法制之。不敢違耳。原其本意。因私是欲。

今大利在於京職而不在於外郡如此則智能之士欲利之心日夜營營常有復出為刺史縣令而陛下國家之利方賴智能之人此輩既自固而不行在外者又技癢而求入如此則智能之輩常無人親之者陛下又未格之以法無乃甚不可乎故臣愚以為欲理之本莫若重刺史縣令此官誠重智能者可行正宜懸以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都督刺史有高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歷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即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縣令以久差降以為出入亦不得十年頻在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內外通理萬姓獲寧如積習為常遂其私計陛下獨宵衣旰食天下亦未之理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遙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群小不逮亦用息心以故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未必理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設為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百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搶攘溺於文墨胥徒之輩又緣隙而起臣以為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亡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

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惟據其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畧如此，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受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幸其心能自覺者，每選於所拔，亦有三人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是於聖朝有何裨益。

故臣以為選部之法，弊於不變。變法之易在陛下，煥然行之，假且今之銓衡，欲自為意，亦限行之已久，動必見疑。遂用因循，益為浮薄。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當管之內，應有合選之色。先委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其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一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入之數。縱有不任送者，妄起怨端，且猶分謗於外臺，不至喧譁於南省。今則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為之空虛，豈多士若斯。蓋滯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祇益文法煩碎，賢

愚渾雜就中以二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
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歎息也夫
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名賢誠可知也若使毀
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將已矣無復可說如知其賢能
各有品第每一官缺而不以次用之則是知而不爲
焉用彼相借如諸司清要之職當用第一之人及其
要官闕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識無高無下惟論
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上善則守志而
後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操何哉朝廷若以令名而進
人士子亦以修名而獲利而利之所出衆則趨焉已
而名利不出於清修所趣多歸於人事其小者苟求
取得一變而至阿私其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
黨斯蓋教化漸漬使之必然故於用人之際不可不
第高下若高下不可妄 干天下士流必刻意
修飾思齊日衆刑政自清此皆興衰之大端焉可不
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聖人之見終始之徵矣臣今
所言上刺史縣令等事一皆指實縱臣所欲變法不
合時宜伏望更發睿圖及詢於執事作為長算振此
頽風使官修其方人受其福天下幸甚伏惟陛下聰
明神武動以聖斷正當可爲之運未行反本之云微

臣企竦竊有所望伏願少留宸睞稍覽愚誠必無可
施行棄之非晚不勝塵露禱補之誠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
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偽事之得失所更多矣
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
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
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為聖朝
之佐大見信用日渴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
侯既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

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
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入
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為政
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
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
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
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為知己而必
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
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
死徇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

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久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蹈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游，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為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為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為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為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為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寧用小人之說，為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通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姚令公答書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自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

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才。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宦三朝。年逾一紀。允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常久而自辨。近蒙獎擢。倍勵驚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陽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亦死爲明分矣。俛惟不敏。敬承厥休。持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

首頓首

答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踰。人生相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畧而言之耳。凡爲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推獎之日。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讒間。負乘致寇。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自惟既往。何幸

而全追想寒心。怳怳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
遠出。猶有餘釁。巧言潛構。期僕傾危。故使者之來。怒
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
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怯事也。有為而
然。以故春中有書。薄言求疵。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為
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
導精至。誠故人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
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
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
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兢。至如自於身心。雖
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何必崎嶇齟
齬。求入然後為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儻存平仲
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是下夫心。以義持公。為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
奧。鬼莫我窺。而恟恟自衆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
有獨見之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太阿之劍。犀角不
足齒其鋒。高山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
則物之相背。而終始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
靈人推正直。遂乃雄飛清憲。高步等夷。嶠嶠見不決。

於明濟不無於物終然獨善而已何自致之若是乎
如此則明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人之利固大情之可
恕何橫議之能干昨所造次下風求為從者亦望心
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固輕千駟而脫屣則
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蓋下慎閉門而
公奚惜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推擇士林雖因時
賈利之失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遽生疑此
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
誠非克堪固當別有嚶鳴如為蛇足而以為家屬在
彼用防未然既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

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
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僭耳之首北取族頭之虞
必佇異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在是非
公無遠近昔如奚祁之舉子不避其親齊人之為盜
固在於楚是以為善在已執一心之既定詭道從時
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
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啓旦朝制旁求誤
登射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
趨復以無依見容不得棄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
名未甘田里之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

時用無施。俸猶擬於侏儒。舉未優於儲峙。所以饑寒在慮。扶持增造。而慈親在堂。如日將暮。遂乃甘心附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水。幸安中土。又安能崎嶇執事之末。還無一級。且二年。願明公審圖彼人何者。何為嗚呼。忠信獲戾。古人之言。惟教義之所矜。及譏嫌之見。及恨不能墮肝嘗膽。徇知己以求申。而飲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眷戀。行路屏營。斯薄宦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烟烟式微。心為誰矣。轉當側聽。妙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不能盡。其再拜。

。集賢殿書院奉勅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春作聖。而猶垂意好學。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于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即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為候彼神人。事雖前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仙為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為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

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凡所
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囀。下御厨之膳。食
以樂侑。人斯飽德。時則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
學士右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高稷大賢。
或淵雲諸彦。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為
盛。而高視前古。獨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銘文

王少府東閣序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

送密縣高贊府序

登薛公逍遙臺序

開鑿大庾嶺路序

魏山公蘇詵銘

饒宋司馬序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幸司馬別業集

別韋侍御使蜀序

獅子贊序

鷹鷂圖贊序

畫天尊像銘并序

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宋使君真贊并序

惠莊太子哀冊文并序

祭舜廟

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祭故李常侍文

祭洪州城隍神文

祭王司馬妻父文

為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祭張燕公文

追贈祭文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為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傳說因之以板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柯石。不欲賈生之投弔。窮愁非我。安用

虞卿之著書。嘗以風月在懷。江山為事。簿領何廢。形勝不辜。既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入。迨乎考層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頭迴合。下帶溪流。聯草樹而心搖。際煙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戚。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遺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間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內以承衛京師。外以攘却夷狄。

則有持其節制未十年而歷踐撫其封疆旣一行而
寧輯盡在我叔父備聞于朝廷昔者吉甫是欽仲著
孝友之德楚子所畏趨在諸侯之選世有寶績今以
美濟俾我張氏鬱彼士林以媚于一人以正于四國
豈非德能大謀必變通思古人之獲心施君子之不
器所以前拜小司馬兼擁旄於五涼再命左常侍仍
總戎於三蜀軌模素遠綽有先路之風聲車服載馳
光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茵暢轂淑旂綏章嘽嘽皇
皇途將出於華陽威已疊乎夜郎是時也四序鱗次
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乃闢軒宇

邀賓寮自髦士而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以
道合豈徒隸好之風或情以族親於謂宗盟之義龜
組交映有鞍駢羅而聲欲成文發中堂之絃管志在
擊節感四座之衣冠必名義而爲言雖聚散而何有
酒酣相顧驪歌乃作白日西下缺壯士之翻車青山
南登愛忠臣之叱馭凡我明懿賦詩餞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景龍東山初主第一也始其置金牓築鳳臺窮土木
之功極崗巒之勢議與盤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
哉自吾君茅茨不剪采掾不斷旣抑華而務實將設

教以垂範。以故平陽化馬。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女之宮。鬱鬱為列仙之館。其後嘗有好事。以為勝遊。今日芳辰。携手接袂。往往在祇取樂焉。高十宮。雌伏都畿。星言至止。聞殊庭之可尚。召嘉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奇。宅爽塏。十里九版。豈惟梁氏之作。十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林脩聳。而垂綵。綠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底。雜花如錦。傍綠石茵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槩。既而東主西賓。酒酣樂闋。聚必有散。匪伊麋鹿之群。往而不返。固亦山之弊。高公乃振衣而起。舉盃有鶴。却計送人。出長安之東道。退思征馬。向洛陽之南陌。雖暫勞於州縣。迫於簿領。方欲厭於承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氣何恨。此離盃賦詩焉。以贈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道遙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搆。而遺制鬱然。邑老相傳。斯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作臺榭。以崇奢。蓋因丘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寄華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

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
之不樂嘗以為仁不異遠必敷政以愛人窮當益堅
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閑暇江浦清明南土陽和覺
寒氣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是命輕舸
以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榛披古道躋隱嶙而三
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煙連井墟指甌貉以南馳
雲合山川拒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深谿見底鱗介之
所出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寄
也意神期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剪為茂
草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

風懷屈原而可作况登高能賦得無迷焉其實小人
受教君子雖義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
豫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群英在馬猥惟陋才忝
陪下列祇命爲序請各言詩

開鑿大庾嶺路序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
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
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寅緣數里
重林之表飛梁躒峨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慚絕
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

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華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鑿耳貫曾之類。殊琛絕費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靈輿夫越裳白雉之時。射作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

命汝往。底其耕戰之事。介于將吏之間。則已聲籍天庭。氣雄遼碣。鷹揚有日。馬首欲東。自名卿大夫與時髦懿士。莫不激其節而重其邁。結軫連袂。携壺抱琴。留飲極於郊岐。望美延於朔裔。者不可勝。仲月暄矣。陽時貴若植物之。芳香行人之感。意氣不日群萃。豈懷安於鹿豕。不日。西笑之美。况。舍君人之所難。義不顧私。而休之各賦詩。

兮俸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錢宋司馬序

宋司馬才通命塞雲翼泥蟠蔡邕朔方不廢琴書夏之業賈誼宣室欲言鬼神之事既而出宿南浦及鴻鴈以同歸追錢北梁對丘山而不樂是日渚雲欲霽林鳥將春惜時物之方華重情人之自遠群公有感中座無歡他日清風自當玄度之夕茲辰零雨得無子荆之詠遂相與援翰賦詩贈行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漁陽我之巨鎮也慎憚軍佐敷求國良以王公能有貴均材棲於服冕齊鼎食於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大跡繼前軌將為龍以為光道包遠圖豈一丘而一壑二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別韋侍御使蜀序

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為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宦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為特斧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美朝義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子有以見舉德之輶為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

享其實者有矣。夫火才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旨酒有餞，或席次林，援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爲無欲而自致，韋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爲過，然則今之所至，莫近於詩盡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獅子贊序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與諸侯，有不入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此焉。爾雅所謂狻猊如

虺，猶食虎豹，今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毛群之特，屹立不動，已九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絏，伏闕皂，時馴而無用，鋒莫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驟絕，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物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爲懷柔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

義異大犬豈勞召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闕韓侯之詩
凡我侍臣為之贊曰

鷹鵠圖贊序

鳥之鷙者曰鷹曰鵠。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鵠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耶。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銛鋒。顧視之間。煒如也。夫受以勁翮。意不群飛。資其利箭。義在鮮食。生有自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

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鷄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恠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韉。威力不敵群。保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為用。衆鳥之絕倫者也。故君子違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苒養名馬。自云重其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乃作贊曰

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蘇公太夫人崔氏為

公卒哭之所作也。蘇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卒，遭命不遂，當代所悲。况作嬪于公，鞠凶在疚，援詩以誓其節，執禮而哭於書，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極希微而不見中，恍惚其如有於是，欲介景福，將祈太清，因心寓象，命工設色，飾金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官在列，飄若靈氣，爛其神光，彼昭厥誠，允速其應，斯所謂玄鑒無昧，當受謁帝之符，幽魂有憑，必署昇仙之錄。此固崔氏之至願也。有足悲者，豈不倚歎。銘曰：至哉天京災劫不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孟姜，聞斯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亡。猗歎我君，蔚為人傑。

命屈金鉉神傳玉訣，遊魂大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永觀厥成。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贊并序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龍武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深。體國策在忠主，亦既致於堯舜。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人柄，振天綱。丹青帝圖，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始聞也。夫事可法道，可度威可愛儀，可象赫咍中來。精英外發，故土繪其事，所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功，所以知和氣之薰達。五事曰貌，一以作恭，七聲成。

文六乃為頌。俾凡今之人也。色斯而覩。與聽之而知。理水有方。折辨和氏之價。馬山為具。瞻表師尹之重。馬替曰。

赫咍人望。時為國紀。偉量川溥。高標嶽峙。磊落成節。精明入理。倬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宋使君寫真圖替弁序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苟至。則珠玉。雖蘊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眉睫可知。賢達亦徵於骨。象如宋公之天姿森挺。人望儼然。一觀清陽。不俟深。驗。是猶雞冠。見鶴象齒如牛。居然有美。此其殊特者。

也。聲聞如彼。風俗又爾。寧有陳平之美。更虞子羽之色。即雖妄庸之目。素非知公之者。偶見斯狀。亦已明其瑰異焉。初公舉茂才。歷長安尉。三為御史。再入尚書郎。色莊以立。朝則百寮所憚。言揚於伏奏。則三臺為表。而竟以出守。俄復從邊。其故何哉。由抗直之為患也。然公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能貞其節。可謂君子哉。才為國而生。命有時而泰。彼宋公修志以俟也。其復可立而須焉。時有族兄曰之望者。亦曹生之謫居。有顧君之畫絕。偉公之貌。作為是圖。意得神傳。筆精形似。因命僕為贊。其美云。

宋公卓犖體標山嶽匪石不移如玉斯琢被服忠信規模禮樂望之儼然允謂高貌

惠莊太子哀冊文并序

維開元二十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薨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子旋殯于寢奧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葬于橋林之栢城畿幕霄布羽燾宿設西序啓攢南首成列皇帝深天倫之戚崇后儲之禮擬容衛於青宮申孔懷于朱紉爰命史氏稽於令則無俾直書不彰遺德詞世曰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蕃衛京師克荷成憲

罔弗肅祗懿哉明哲誕惟神粹宣慈日聞孝友天至道則昭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微書遠詩言禮立德必有隣善如不及貴而能損量固難挹方伯出鎮召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宜義之所在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息人東征叶卜鞞鞞同輦皇皇改服疾邁中路凶傳左穀寧不愁遺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具惟兄弟四國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居則同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經於置醴旣荏苒而云邁屬殷憂之將啓實定禍於肅墻遂繼明於雲陛雖隔深宮之衛常洽家人之禮

曷殂謝以痛心。感平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追崇上嗣。表先聖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鹵簿以徒設。儼文物而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所萃。周禮從柩。薄塋是陪。先遠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夜漏盡兮。暗室啓。庭燎殘兮。曉挽催。按三校而徐進。將一去而不廻。嗚呼哀哉。背朱門兮。遲遲馳白驥。駢駢野蒼茫而助慘。風蕭颯而增悲。翩翩兮素蓋。寂寂兮。寂兮。畫帷遺舊迹。而何有。覽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不入侍陵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永闕。與昭代而長辭。嗚呼哀哉。潛清暉於幽窆。召鴻名於美跡。將在皇儲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芳於蘭桂。傳不朽於金石。諒既言之在茲。嘉德音之無斃。嗚呼哀哉。

祭舜廟

維某月朔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當管經畧使嶺南道按察使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敢昭告于大舜之靈。惟神以大孝而崇德。以大聖而奮庸。以至公而有天下。以至均而一海內。故不以荒服之外。不以黃屋之尊。巡守而來。殂落於此。勤儉之造。永結於黎庶。惠懷之尊。長存於壽宮。載祀雖遐。威靈如在。

今聖朝紹興至道。懿茲遠人。爰遣使臣。按理邊俗。惟神幽鑒。願表微誠。若私僻為謀。公忠有替。明鑒是殛。俾無遠圖。如悉心在公。惟力是視。當福而不福。為善者懼矣。今至止之日。輒詣陳誠。伏惟神道聰明。亮斯欽到。願俯垂冥祐。俾輸力明時。尚饗。

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子二月癸酉朔十七日己丑吏部侍郎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聞夫仁必壽考。所謂神道善亦慶延。以為信然。今夫子之不福。而聖慕之。是愆孝友純固。禮讓周旋。所以

巨業所以專誠。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日宣。節使是式。朝宿既至。十部稱賢。一人思媿。鳳凰干彼雲霄。以異胡然。明靈殲我良懿。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懷襟抱。素合遊處。嘗借清風對禁。文石同儕。自茲兩掖。殆將一紀。展轉清貫。似離君子。曷其愛而甫云。觀止。正司空之掃第。屬荊州之罷市。歎交臂而相失。殷痛心其何已。今卜兆有日。祖載在庭。颯然象設。窅爾音形。驅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扃。德音不忘。應甘棠之勿剪。交情乃見。伊黍稷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

祭故李常侍文

維年月朔日中散大夫洪州都督張某謹遣倉苗月參
軍李某以脯醢之奠祭于故宋國公之靈惟公世載
賢傑天資忠厚外珪組而雖華內冰鏡而無垢善常
不伐明能自晦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
後對淑慎自己否亨有時孰能違命公此來思結忠
主之戀深去國之悲六疾斯起五福云欺生涯溘盡
精魂何之嗚呼哀哉追惟曩昔昇降雲霄榮華侍從
曄曄光昭日歟月歟有榮有凋丹旄孑孑白驥蕭蕭
同官之感俾余魂銷靈之來歸茲焉旅次瞻望無覩
悲辛自至頃密邇而寄音今寞然而結歎南北于遠

幽明永異何以叙情寄之奠饋尚饗

祭洪州城隍神文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朔壬寅十日辛亥中
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
曲江縣開國男張某以清酌脯醢之奠祭于城隍神
之靈恭惟明神懿皆潛德城池是保民庶是依精靈
以秉正直攸好黍牧此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
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
恐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為命人者神之所以為祀
祀可不以為利義不可以不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

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時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有
助。是所望於神明。尚饗。

為王司馬祭妻父文

維年月朔日。謹具少牢清酌。之奠祭于故某公府君
之靈。惟公聯華公族。振景天朝。昔也時來。則地分茅
土。今也福過。則海變桑田。豈惟魑魅之憂。方為蠅蟻
之患。嗚呼哀哉。始更禁盛。早睦嘉姻。謬入郟公之選。
嘗荷戴侯之遇。情契闕而彌積。義流離而益固。公之
謫宦。某又犯時。永矣去國。賁然來思。雖窮途之至此。
幸隣境之在茲。所忌者法。豈忘於私。聞柝聲而密邇。

畏簡書而問之。然猶風煙可與。翰墨無輟。心已運於
虛舟。跡尚濡於涸轍。驟寒暑之徂謝。紛吉凶之迴穴。
京兆之使。忽追廣陵之音。遽絕嗚呼哀哉。平生多感。
自傷千里之心。已矣長辭。徒發九泉之歎。計疇昔之
光寵。痛淪亡於旅窟。嘗許恤人之孤。况霑愛子之半。
謹因遺奠。昭告明靈。心不可卷。德以為馨。匪羞是薦。
惟魂是聽。遣行人於信宿。空泣目於郊垵。嗚呼哀哉。
尚饗。

為王司馬祭甄都督文

維開元五年歲次丁巳九月丁酉十四日庚戌。官某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廣州都督甄公之靈惟公稟氣
異人爲國良臣資忠秉義奮翼躍鱗富貴自取聲名
益震故能北擁旄於玄朔南仗節於朱垠行部無幾
卧理斯屬棠陰在聽薤歌成曲下流是仰長塗反促
如望雨而隨車遽驚風而轉燭嗚呼哀哉甫茲歲首
彤襜載輝今也秋季丹旄言歸旣寒來而暑往將物
改而人非駟馬不馭雙鴈空飛對平生之氣象詠宿
昔之音徽燕越兮地眇胡山兮路微奠肴觴之在席
感徒御以霜衣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燕公文

維年月朔日族子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某謹以清
酌少牢之奠敢昭告于燕國公之靈惟公應有期之
運降不世之英坦高軌以明道謹大節而立誠懸鏡
待人虛舟濟物妙用無數精心惟一明未朕而先覩
聽有餘而每黜猶豹變而成文嘗鳳鳴而申律故能
羽翼聖后丹青元化陳臯陶之暮謀盡仲山之夙夜
道因慮於文武業惟永於王霸綢繆恩渥在萬伐謝
國重元輔門承下嫁實大我之宗盟與人君之姻婭
天蓋福善地益華宗赫赫爲尹巖巖比宗不享黃髮
如何玄穹旣道長而運短豈祥降而惠終人亡令則

國失良相。學隋司南。文殞宗匠。惟國華之見奪。何天道之弗諒。迨惟小子。夙荷深期。一顧增價。二紀及茲。非駑駘之足數。蓋枝葉以見貽。洎剖符於外臺。承徹琴於舊館。履行號而身贖。空匍匐而心斷。跡旣拘於彝憲。情未展於哀歎。朝章猥及。傳名斯入。想德輝而不見。望仁里而徒泣。樹所歎而猶存。人具瞻而永戢。盡總帳之今感。哀烏衣之往集。庶羞雖薄。冀享厥誠。尊靈斯降。是嘉平生。已矣萬古。纏綿五情。追悲緒於離筵。結巨恨於幽明。伏惟尚饗。

追贈祭文

開元二十年歲次乙亥。孤子某謹遣弟等。謹以醢脯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考先妣之靈。積罪昊天。實降罰嚴。蔭永隔。慈顏重違。欲報劬勞。終天何及。夙承教誨。幸而有成。崇國寵靈。猥當大任。聖上義存。延賞追贈。所及朝恩。優渥。跪承摧感。伏惟昭亮。享茲殊錫。今謹具贈太常卿廣州都督告身。桂陽郡太夫人告身。及玉帶金章紫衣各一副。伏惟尚饗。

大唐有天下百一十一年開元十有八載龍集庚午冬十二月戊申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燕國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四嗚呼哀哉皇帝悼焉素服舉哀廢朝三日乃下制贈大師蓋師傅之舊恩禮有加也詔葬先遠喪事有日又特賜御詞表章琬琰公義有忘身之勇忠為社稷之衛文武可憲之政公侯作扞之勲皆已昭昭於天文雖與日月爭光可矣

公諱說范陽方城人晉司空杜武公之裔孫周通道館學士諱弋府君之曾孫廣州都督諱恪府君之孫贈丹州刺史刑部尚書諱騰府君之季子自上世積

慶及公而祥發神明所府道德為樞生以寧濟幼而休祥鷹揚虎視英偉磊落越在諸生之中已有絕雲霓之望矣初天后稱制舉郡國賢良公特大知名拔乎其萃者也起家太子校書迄于左丞相官政四十有一而人臣之位極矣尚書國之理本公悉更之中書朝之樞密公承掌之休聲與偕升降數四守正而見逐者一遇坎而左遷者二其餘總戎于外為國作藩所平除者惟幽并秉節鉞而已至若三登左右丞相三作中書令唐興已來朝佐莫比蓋聖賢之運有會師臣之道欲行人雖求多我每餘地馨香之發敷

聞自久宜其翊戴聖后師範百寮功烈過於如神德
聲出於忘一此固與拔築崛起屠釣作合之類亦云
異也公志玄遠而性高亮未嘗自異會節乃有立何
所不可體道以爲宗既定國於一言亦保身之雅其
於經理世務雜以軍國決事如流應物如響紛綸輻
輳其猶指掌及夫先聖微旨稽古未傳缺文必補墜
禮咸甄與經籍爲笙篳於朝廷爲粉澤固不可詳而
載也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而風雅陵夷已數百年
矣時多吏議擯落文人庸引雕蟲沮我勝氣立明有
耻子雲不爲乃未知宗匠所作王霸盡在及公大用

激昂後來天將以公爲木鐸矣斯文豈喪而今也則
亡嗚呼克生以輔時而臣道不究致用以利物而人
將安仰上撫床以念往下輟相而哀至復見之於公
焉太常議行謚曰文貞二十年秋八月甲申遷窆於
萬安山之陽燕國夫人元氏祔焉夫人故尚書右丞
相武陵公懷慎之女也動爲柔範皆可師訓及公之
貴連姻帝室雖處榮盛若非在已內執謙下外睦親
踈古之賢明未始兼有關元十九年三月壬戌薨于
東都康俗里第享年六十四長子均中書舍人次曰
均駙馬都尉衛尉卿季曰叔符寶郎泣血在疚皆我

之有後也。嗚呼。玄堂永閔。何事春秋。幽藁斯在。亦云不朽而已。銘曰。

天有密命。滋液百寶。時無大賢。誰與明道。我公允叶。我德孔昭。翰飛戾天。羽儀清朝。功遂身謝。名由實美。言而有立。古無不死。南山之下。詔葬于茲。後之與歸。誰我大師。

故特進贈交州都督駙馬都尉觀國公楊公

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弘農華陰人也。某先食采於楊。因邑爲氏。始大於兩漢。更盛於周隋。司空觀德王戎之高祖。

也。台階論道。盟府書勳。利建維城。澤流後嗣。泊右衛將軍。贈兵部尚書。府君諱某。累葉炳靈。六轡承祀。而皆千里一舉。逸翰所推。五侯同拜。貴戚莫比。公即尚書之子也。誕保中和。克紹前烈。幼以美秀。兼大叔之文長。而嘉聞。增季友之業。孝悌忠信。蘊平生知禮樂。詩書成於時習。弱冠以門子。調補晉州參軍。中宗之在春官也。妙簡才地。將降天孫。兼之實難。而公惟允。以選尚長。宰郡。加朝散大夫。拜通事舍人。累遷右衛郎將。神龍元祀。中興在運。預聞大策。克樹休勳。而貴主宜家。既增湯沐。列侯傳國。復錫山川。至是始

觀國公拜駙馬都尉左千牛衛將軍加上柱國

秘書監兼太子賓客增金紫光祿大夫又特進散騎
常侍右千牛將軍陝王傳坐事左出巴州刺史入為
光祿卿復出為亳襄陳鄧四州刺史左轉鄜亳許絳
四州別駕公性明敏有器韻不求虛譽而百行允修
不矜小善而九能咸事至於入官從政東文西武才
既兩可事亦百中且不恃貴以侈義不恬寵而廢公
奉以周旋加之撝挹雖在降出無他悔吝此亦公之
善自為謀以道終始者也開元十二年癸卯遘疾薨
絳郡之官舍春秋五十天子悼焉有制贈使持節都
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仍遣使弔問今返葬京師

率禮有加哀榮異數其年秋九月甲申葬于北原其
孤曰某等瑩瑩在疚願圖遺烈後之人亦知范宣之
世祿豈獨臧孫之立言銘曰

巖巖太華作鎮西土祚我諸楊降生厥祖四代而立
為漢元輔爰及胤裔克復先古猗嗟觀公不忝前人
荷天休寵為國嘉姻王孫作儷帝子來嬪瓊敷玉潤
輝映紛綸乃登王朝乃尊爵秩祿盈萬鍾賦食千室
亦克畏滿亦以戒逸物更盛衰時有得失稟命不融
斯人則亡天歸京兆地返連崗吁嗟此室徽音不忘

故太僕卿上柱國華容縣男王府君墓誌

公諱某瑯琊臨沂人蓋王氏所由遠矣然其自漢至今上下千載海沂為頌始壯厥猷准水作楨克昌其後繼跡台衮聯華牧伯君子躋其立言史官褒其行事則已世無違德人以嘉聞圖謀粲然宜為冠族廼祖某梁侍中尚書左右僕射安乘亭侯高祖某陳度支尚書曾祖某太子中書舍人祖某皇朝吏部郎中贈潤州刺史父某官至洪州都督公踐修範業雅有名器性開敏而達於從事才果斷而長於御下至於學以知古義以隨時虛已存誠離經合道異焉而不傷於物同焉而不害於政咸自得之務其大者儀鳳中初以門子選為孝敬皇帝挽郎解巾相王府參軍授豫王府參軍歷太子通事舍人蒲州司法參軍丁洪州府君憂去職喪與於戚行過於禮時其在疚哀能感鄰服闋授相州鄴縣令施於政也揮干鏢之鋒截無不斷展騏驎之足行無不至以故言出有孚豈止於百里教行無頽俄浹於四封邑人是宜輿頌乃作御史中丞張仁愿表公尤異帝用嘉焉遷洛州陸渾縣令加朝散大夫寵其能也再有仲由之喜益聞考父之恭薄理我畿有加於業識者觀政許其以後

圖時輩推多驗之於晚節稍遷蒲州司馬洛州長史
蒲州長史三為郡佐一以貫之執心有恒厥聲以茂
雖已祗之體素顧和之理識異代同官齊名比義固
無愧也俄遷隨州刺史趙簡始大列於諸侯張敞有
名擢為刺史賢明獨斷政教弘宣始干漢東之美繼
以巴中之異郡歷數四課嘗第一再領遂綿二州刺
史先是俗多梗弊人盡流庸公亦來思撫之如子彼
得攸暨歸之如市行有餘力用不盡才驟遷大都督
乃拜相州刺史先是景雲歲我唐雖舊儀制維新置
連率之官增監郡之秩於是歷選列辟專謀用賢且
有後命而公為稱首遂作越州都督同京官正三品
連率統察抗婺閩睦溫撫台閩八州長史已下率由
部按事雖竟寢議者終榮仍守越州都督加銀青光
祿大夫公素有盛名兼之寵數問望而草風必偃至
止而逢麻自直與夫任賢坐嘯勞心行部彼有因致
此我無為而已然政之行焉有若神者徵拜雍州司
馬頃之又正名為京兆少尹京兆者本公之樂土居
已重世買臣遠郡無矜於出授張旣本州是榮於衣
繡公雖作貳我亦為光開元二年始封華容縣男昭
有德也其明年有制以公檢校太僕卿訓以六駟正

于君僕。日加數馬之慎。歲有展軫之勤。無何則真可謂貴矣。然公思報所受逾勵所行神明未衰志業不究。春秋六十有二。開元六年秋八月乙亥寢疾薨于洛陽之陶化里第。嗚呼哀哉。朝廷傷焉。賻贈以禮。夫人范陽盧氏不享偕老。先時在殯。其年冬十月乙酉合葬于偃師之某原。却倚首陽。前瞻洛汭。豈伊遐丘之樂。蓋取刑山之兆。有子曰昊。次曰昊。泣血苦壞。哀纏於遠日。勒銘金石。儀叶于言時。假以斯文為之實錄。其詞曰。

其一

有周之裔。居海之沂。緒業為永。德音罔違。貽厥謀翼。俾其翰飛。宜哉世祀。亦曰家肥。

其二

洎我華容。而今濟美。四科冉季。九能魯史。學匪為人。義如在已。施於有政。轡之柔矣。

其三

稚馴宰邑。鷹揚佐郡。五為刺史。在邦必訓。再踐太僕。厥庸迺奮。今也則亡。天不可問。

其四

神歎永年。禮先遠日。合如防墓。開彼勝室。鶴弔人悲。

龜言地志篆石泉戶與山相畢

故安南副都護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東平人四世祖義雲北齊度支郎中青
州刺史曾祖琰貞觀初并州白馬府右果毅都尉右
衛郎將祖義蒲州河東令坐事左轉桂州歸義縣丞
因家于始寧父誠舉孝廉高尚不仕公卽孝廉府君
之子稟靈純茂姿性開朗亦既志學休有令聞雖在
諸生之中已有萬人之望矣夫其忠有世善有元仁
於其親友于兄弟豈尚行所致其因心而然公之植
身根萌素厚操有制末何適非宜故爲政之方所從
來遠矣某年初有御史將命陟幽明公時盤桓居
貞未有攸往而使者承式固才是求褐衣見召直繩
斯委乃表公授梧州錄事參軍非其好也先是剽劫
在境行李所病綱佐無幾連盜肅然歲滿授廣州滇
陽令事必簡舉人用穩便莫不咨嗟未始見也尋轉
韶州司馬其政如初秩滿丁內憂公有志性幾於毀
滅廬墓展哀泣血扶病有加一等不惟三年嶺南按
察使廣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蕭璿彼孝悌之士也以
錫類之故有嘉德音於是板補按察判官義行相成
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特以表聞勅授新州刺史屬恩

州酋帥日尋干戈將有式遏。實資明允。後按察使廣平郡宋璟以公為五府總管。以甲卒戍焉。雖臨之兵威而開以恩信。俾忿鷙狼戾化梟。為人廣平公深以為能。奏假恩州刺史。俄又直授夷落大寧。尋加朝散大夫。遷端州刺史。居必致理。莫匪嘉績。并護之寄朝。選以歸。於是加秩中散大夫。拜安南副都護。到官未幾。聞忽遷殂。時年六十。某月日庚子。歸葬于某山原。公內行無玷。外物不干。文非務華。學皆為已。所蒞數郡。遺愛在人。全已而歸。可謂厚矣。有子曰某。銜血終天。愬哀遠日。永惟稱伐。存乎幽篆。銘曰。

猗歟畢侯。濬源長流。受氏于畢。爰自有周。彼美世載。寔惟孫謀。賢哲繼軌。斯其遠猷。嗟彼懿宗。是生孝友。知實內積。行非外誘。家邦必聞。人倫歸厚。微此令德。夫豈善守。亦既從政。厥聞載榮。邑能訟息。郡用禮成。蠻夷慕教。鷙梟變聲。九真副嶺。萬里揚旌。護彼絕域。義忘險艱。緹律未改。丹旄而還。存沒之際。忠孝之間。徽音無泯。篆德茲山。

故許州長史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天水隴西人。其先受賜于周。所食者趙。下逮襄子。大為諸侯。貽于謀。孫克用保國有功。有伐無代。

無之。曾祖某。隋尚書左右僕射淮寧郡公。祖某。金紫光祿大夫。殿中監。贈工部尚書武強公。父某。符寶郎。皆發聞馨香。世祚蕃衍。不高位者。則人望焉。公惇師舊業。允迪淵懿。包君子大雅之量。有古人獲心之賞。修詞以達其道。則質文相半。履行以顧其言。則剛柔並克。弱冠以門子調補湖州叅軍。轉相州司兵叅軍。學以入官。思不出位。格言清論。始誦今行。屬太上皇養德在蕃。擇賢為吏。公首其舉。王曰。爾諧於是。引為相王府戶曹叅軍。轉法曹叅軍。及龍德既享。鶴鳴有應。往而利見。縻以好爵。乃授朝散大夫。雍州錄事叅軍。綱領諸曹。罔有不率。秩滿除洛州伊闕縣令。事舉其中。歛從其薄。惠小鎮大。徇公滅私。政之在人。今而遺愛。俄遷徐州司馬。未幾轉陝州司馬。許州長史。千里將騁。六轡斯柔。得之自心。動而中節。故其四叅州事。再入府寮。一宰畿邑。三為郡佐。莫不所居而績宣其用。所去而頌。因其跡。豈伊苟然。厥繇尚矣。開元八年春二月。疾作。革乙丑。終於官舍。春秋若干。某年冬十有一月庚午。歸葬夫人崔氏。祔焉。公自然淡泊。不屑勢利。守道貞固。與命推遷。故歷年多。所移官數。四不過叅佐而已。豈亦直道之云乎。然而卑以自牧。約

而能濟推厚居薄。內安其仁。急病讓夷。外多其義。不
曰君子其能爾乎。有子曰。令言次曰。令則泣血加人。
抑情就禮。哀愬窀穸之事。恭惟先君之德。驗之所履。
附之斯文。以傳無窮。以慰罔極。銘曰
倚嗟令德。寬仁合道。景行行止。風流肆好。名取公器。
善為身寶。志所以立。政所以宣。入官惟允。蒞事其然。
是儀是式。不忘不愆。今也終古。後之克祚。子孫禋祀。
春秋霜露。茫茫九原。斯焉永慕。

故韶州司馬韋府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京兆杜陵人。其先佐夏翼商。賜命為伯。
傳楚相漢繼世。能賢休有成。烈慶流于裔。洎曾祖津。
仕隋至內史侍郎。戶部尚書武德初。拜黃門侍郎。壽
光男克濟。美名以食舊德。大父琨太子詹事武陽侯。
能承休軌。載揚厥問。列考展官。止少府監主簿懿業。
無忝而大位不充。天爵自高人倫。斯貴公荷百代之
不構。傳一經之素範。簡白足以長人。文敏足以敷政。
跡不由徑。必期乎直學。不為辯。每抑其華。志尚則然。
風流自遠。斯有萬里之望。豈伊百夫之特。始自崇文。
生明經上第。起家汾州叅軍。公以為國無小而行無
擇。苟履忠信。何陋蠻貊。遂求補遠郡。從所好焉。於是

授泉州司倉參軍歷廣州都督府法曹參軍輪困下
蟠弗以屑意幹蠱用譽將以明道固已仁焉而不異
於遠義焉而不辭其難潛亦孔昭允謂君子秩滿遷
韶州司馬在郡數載檢身一德輔化致理刑清訟息
宜其奮庸上國寘乎公卿而天志南州終于參佐悲
夫享年五十有一某年月卒于官舍粵開元六年冬
十二月庚午葬于少陵原有子曰某欲報罔極思傳
不朽勒石泉戶式昭德音銘曰
皇矣鼻祖時維大彭黻衣作伯彤弓用征猗那其後
世濟其名雖公道屈亦樹德聲

右其一

休烈有素圭修無忝言炳身文禮充物檢行雖欲盡
名不可掩學古人官蓋取諸漸

右其二

參卿彼分從事窮海孰云其陋我惟義在何適非宜
胡然有待天曷我欺人隨物改

右其三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徐文公神道碑銘

其一

各不可對聖古入齊蓋碑銘

杜撰下素生新無恭言碑銘文體

其二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頌碑銘

故靳公遺愛銘

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

徐文公神道碑銘

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銘并序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為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為北津厥繇唯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理而公受

煩卿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其先某人也祖帥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克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即溫而厲居敬而簡度量可以轉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潔厲翼雲翔故一舉爲拾遺已有遠致三入爲御史佥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郎官選才亟踐諸曹克壓群議及再典大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惟上德翁歸甲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優我公私費以

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習擔以陪覽耳耳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至於是邦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其方以索其極莫不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威之先德後刑端本肇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者衆多變薄爲厚感惠者深遠既和且均夫然後人斯恥格庭少諍訟參佐閑拱屬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政成其終也三年而頌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暨

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願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
瞻望弗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
出界而皆有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衰可知矣
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
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與門
生故吏聚族而議譔德是以刻石立紀彼鮦陽之陋
墮淚成碑此峴山之績銘曰

英英靳公宣哲秉彝爲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大節
磊落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郎官高選
動必兼遂能皆再踐糾過邦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人
化流樊沔激厲素風抑揚善政約紀爲法急人所病
物故推誠事匪忘敬感被于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
涉道載深穆然清風莫其遺音繫公既沒厥跡可尋
勒石是圖以慰毗心

大唐金紫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弘

文館學士贈太師正平忠憲公裴公碑銘并

序

天道遵常習故蓋人拘於凡也得精忘麗是天縱於
聖也方聖上之拔太師也豈藉譽於朝廷哉徑取才
於無跡懸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克成休勲使祖

虛名者。見西子而憎貌。工橫議者。聞魯連而杜口。乃知古所則哲。雖帝其難。今之得人。遇聖為易。能允明主之鑒。不自真賢之實者。其在正平忠憲公平。

公諱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也。伯翳之後。與秦同姓。始封于裴。因邑命氏。在魏晉之際。為人物之傑。與瑯琊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自茲厥後。奕代更盛。大王父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瑯琊公。大父仁隋。光祿大夫。追贈持節原州都督。天之既厭隋德矣。見危致命。不亦難乎。謚之曰忠憲。春秋之義也。又行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縣公。贈太

尉。時或有奸王命矣。禁暴安人。不謂重乎謚之曰獻。尊名之興也。公即獻公之第七子。降神元和。含元不曜。越在初歲。已有老成。雖遠大是圖。而近識莫誤。學探帝載。何事小名。業綜人倫。豈矜一善。弱歲居太尉。獻公喪幼。以孝聞。尋補引文館學生。神龍初。明經擢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散大夫。景龍中。以親累外轉。尋入為陝王友。改右衛郎將。丁晉國大夫。人憂柴毀骨立。殆至滅性。服免。起為貝州別駕。未之就也。復除右衛郎將。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而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

公負經綸之器。韜王霸之畧。自委泊外臺。棲遲下位。出入從事十數年間。坦然而自若者何哉。蓋知才有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苟而已。開元中。聖上思光祿之休烈。蓋太尉之元勳。是必象賢。其將大授。特拜司門郎中。轉兵部。仙臺之文。始應列宿。鴻漸之羽。可用爲儀。遷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于岱宗。諸侯會朝于行在。執邊豆者。不限於中外。獻琛賁者。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者以公代曉邊事。職在行人。且曰。夷狄豺狼。黷盟阻德。我今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

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亭苗扈。非一時之事也。受服執燔。非三代之禮也。天方佑我。光啓舊服。憬彼獯鬻。能違天平。無庸勦人。可。以謀告。從之。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其介阿史德曠泥孰來朝。公之謀也。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圻父之職。夏卿之亞。存而舉者。悉以舉之。公於是考遺訓。補缺典。飾蒐苗獮狩之禮。詳征稅簡稽之賦。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國容。以精軍實。邊鄙不聳。帝用嘉之。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王言其出濡乎。人有歸也。天憲惟

明肅平人知禁也。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換黃門侍郎。俄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總百揆之樞轄酌九流之淵奧。叶文軌之殷。度人之和。水火象鼎。其惟實鍊山川出雲。用作霖雨時哉。之會無得稱焉。先是大化之行務以玄默。遵夫簡易。舊章在而不議。吏道雜以多端。公於是求革故之實契。隨時之義作。執秩以平之。設循資以定之。謹權衡以選之。考殿最以參之。姦回無所措其邪。躄踏不能介其量。多士動色。郡方改瞻仰之者。邈乎如山。窺之者。間不容髮。或曰。執事無乃惠歟。公曰。大命敢不敬歟。若然。方將致

六符於泰階。驅百姓於仁壽。豈直睥睨先世紛綸。近古汨而隨流。守而勿失云耳哉。二十年冬。上幸河東。祠后土。命公兼左軍師。禮畢。賜爵正平男。加光祿大夫。抑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積仁莫如重。則臧僖之慶。有後於魯。樂武之德。未絕於人。宜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升之漸。廼喟然嘆曰。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旣而居不崇。侈動不踰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冲如也。謂日用不知存諸方冊。何天年未永。瘼此台臣。二十有一年春。三月癸卯。遘疾薨于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五十。

八朝廷哀傷冕旒震悼制戶部尚書杜暹即殯弔祭
賻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三日丁
未有詔贈太師謚曰忠憲使其官某監護喪事以某
月日葬我忠憲公於聞喜之舊塋禮也初知星者言
上相有變良臣將歿謂請禳之公曰使禍可禳而去
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多之以爲知命夫天下之達
道有五所以待之者三曰忠孝仁安君忠也榮親孝
也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且
媚于人者必好其威福賢於事者必羞其謗政公知
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莫厚矣禮爲人子春秋以

致享義於人臣夙夜以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
在之敬孝莫重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力莫不責
成於下吏求備於一人以故舞文雷同疑獄歲構恬
而不改浸以成風公知其然則以信察御物之惠仁
莫加焉其行已奉公皆此類也嘗所著述率于箴規
以爲惇叙九族本枝百代王者之盛也而義不可以
無訓作瑤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微而彰志而晦
聖人之舉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春秋自戰國迄于
周隋以統之臣子之義也天人之際備矣非洽聞通
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辜人歿有遺愛嗣子

積京兆府司錄事參軍孝實克家動必中禮丕承後
命紆天鑒而增華敢跡前修琢豐碑而不朽銘曰
益作舜虞鍼分晉土慶流八族德盛三祖瑯琊象賢
懷文佩武光祿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略
文教內敷武功外鑠緇衣之弊惟公繼作用晦而明
處豐惠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流化佐皇立極
納于憲府好是正直乃宅冢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
夙夜在公居無闕政歿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德銘功
日月有既令聞無窮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

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序

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
學人倫以具體為難世業以濟美為貴有能兼之者
其東海公平公諱堅字某其先東海郟人永嘉之後
仕業南國因家吳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今為馮
翊人也原其伯翳平水土實佐文命偃行仁義大啓
徐方因國保姓克昌厥後逮乎漢魏間出仁賢十二
代祖晉江州刺史順陽簡侯寧至五代祖梁直閣將
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綜綜生隋延州臨貞
令方貴方貴生唐果州刺史孝德生唐西臺舍人贈

禮部尚書齊映出入六朝載祀數百文武冠冕存歿
光靈訓子克家謀孫必復賢風儒行世有其人公即
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濬發默識經藝粵自童齒
則美文言時先府君為沛王侍讀公之岐嶷擊振平
臺王聞而延行與之談議授簡能賦所博奕惟賢門
客府寮深所厭服奄遭不造十四而孤祖母金城郡
君姜太夫人念其聰異誨以志學公遂剋勉詣心精
微磅礴九流激昂三變景倩幻露實賴愍孫令伯大
成抑由祖母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喪哀幾滅性制則
從禮有感斯絕無聲常淚服闋州辟秀才其年登科

解巾補汾州叅軍部送邊備至于定襄軍使王本立
素重公才署為管記書奏謀筭悉以咨之坐耀鋒鉞
未嘗肯縈尋而換雲陽尉萬年坐簿親累出為揚府
工曹振鱗將搏載躍京轂垂翼遠逝有聲東南俄遷
太子文學時秘閣群籍大抵訛謬有勅召學士詳定
公實在焉為之刊緝卷盈二萬時輩絕倒伏其博達
尋與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
加朝散大夫即拜郎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
詞不失舊雖居瑣闥尚比繩牽遂除中書舍人君子
曰舜之官人也二年勅公修則天聖后實錄及文集

等絕筆中宗嘉之璽書敕慰賜爵慈源縣子資物五百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秩銀青光祿大夫轉禮部侍郎兼判戶部公久踐朝廷累登省閣舊章必練即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戶無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僧菩提流至譯寶積經及柳冲等同修姓氏系錄二教寶真萬族有倫亟見成矣太平公主內秉國權駙馬武攸暨外牧人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佞也景雲初令上夷亂主堂東朝宮相四員特難其選二以宰臣兼領一則天子故人任良兩宮實在公矣

遂除右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修史如故進爵東海郡公食邑二千戶遷右散騎常侍以本官兼黃門侍郎尋而即真祿賜同三品爵崇五等道茂兩官利君謀身舉代皆譽又以剛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公請又授叔父齊莊帝用懷之遂封莊爲長城縣子天下義士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羲公之姻婭與其聯事深自危懼求典閑司以遠祗悔遂改太子詹事迨羲禍敗地絕嫌疑先是不交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炎莫附思患預防信達人也復以親累出爲絳州歷永蘄棣衢四郡山川分位楚夏異齊公政不易宜教以因俗

德化歸厚人共由之開元中會同京師遷秘書監無
何轉國子祭酒皇帝稽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才學
元長命登首席遂令集賢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公
爲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綢繆顧問日月獻納恩
渥尤及少有其比上將柴于岱宗詔公草其儀注定
禋祀之位廣配類之儀博文約禮或公或革言出人
伏事立而天徒時議遠矣及禮畢承恩特加光祿大
夫時置十銓公在分掌程不愆素且無遺才公既贊
相謨猷從容調議大鍾必諫温樹不言啓沃盡規實
致君於堯舜死生有命罕此德於老彭享年若干以

開元十七年龍集己巳五月丁酉薨于長安顏政里
之私第聖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贈太子少
保贈物若干段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內侍并鳳祥弔
祭而別賜布帛若干端走俾鴻臚以卿元復監護葬
事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
敏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弓治國有大事修其典章
謚之曰文不宜宜乎其年冬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
夫人合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公寬裕有
禮温良能斷智出于象外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
名之立也大故起自黃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

得最事將時並位與才偕莫之天闕也至於升堂入室探微觀奧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作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蓋嘗注史記修晉書續文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博於遺訓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升天府豐豐然各得其所嗚呼文仲歿而其言立子產終而遺愛存公則備馮宜受職穀保又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崐等才以雅著孝以特聞學茂高曾之科旨詞雄祖考之風格備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德聲方賞氏無愧累葉儒訓與班門孰多咸聖朝好皇皇如昊天不追終身積痛求舊撰實勒諸墳道僕從述者之後敬而伸之乃爲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王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鼎闕出入秦吳門多長者君其最乎

右其一

曾是好學果行洵美日就麟成鳳積鵬起黃綬覆簪朱門方軌官籍正人朝稱良史

右其二

三入承明五遷外郡
心齊喜愠帝恩啓沃
國常師訓屢獻箴規

右其三

居常有異博而無惑綿蕪孫通銓衡叔則爲龜爲鏡
立言立德胡不十遺左右王國

右其四

悼興冕旒哀結衣簪宮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
平生德音松枝掛劍碑字生金

右其五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碑碣銘

牛刺史碑銘

竇少府墓誌銘

呂慶王碑銘

果州長史李公碑銘

李叅軍碑銘

後漢徐禕碣銘

趙令碣銘

大唐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牛公

碑銘并序

夫志道莫先於無欲福善莫大於有後始而晦跡終不近名非道德之合歟生我勞臣立千遠績非善慶所致歟所謂伊人其在牛公者矣公諱某字某先子姓實始殷後有牛父者則宋之大夫胤裔蕃衍人物更盛邠爲護羌校尉崇爲隴西主簿遂家隴上是稱冠族其後因官安定爰處鶡觚今爲郡人亦旣重代矣公之族祖有竒章公者隋宗室臣風流篤厚典章損益百代可知天下稱之地靈斯在大父通秉志高尚守道不携當時交辟辭疾不起父會弱齡早代有

才無祿公夙構閔凶終鮮兄弟性且純至孝思罔極幼以孑立志不違邦與道爲徒求仁自我不屑軒冕考槃丘園雖云屢空晏如也六郡自古五方雜錯負力怙利上氣好武人庶相放風俗不純及公冲和其返真樸外以義行格物內以默致顯神不飾智以驚愚不弃同而即異有恒其德無斁於人鄰落爲之變風狼戾以之率化公旣浮雲不義介石惟一或勸之仕但笑而不言飛鴻冥冥胡可量也開元六年隨子西征以就色養春秋高矣道茂年衰魂氣其歸賢達共盡越五月寢疾終於伏恙之官舍時年七十有六

冬十一月歸葬于北原夫人同郡王氏不享偕老先是即代母儀婦德宋子齊妻自歸于我宜爾家室不有配德曷生此子有子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足國修充國菴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扞長城主恩前席且以子貴之義有加父存之禮玄澤下逮素風激揚陰德所流大福斯至十八年有詔贈涇州長史二十二年冬且有後命贈使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夫人追封太原郡夫人於戲存而累仁沒有餘烈福自昭於玄體道非異於異時及其影響同符寵光如答雖松楸已拱而章紱載華死有可作

無異會稽之節生苟爲耻安用鴈門之肉貴與不貴可不然乎嗣子銀青光祿大夫大僕卿判梁州持節河西節度使兼隴右郡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隴右採訪處置使攝御史大夫隴西縣開國子仙客叩心知遠昊天莫逮以爲先美蓋闕後嗣有媿且澤漏幽壤得不銘恩名典本州豈徒錫羨而已銘曰

隴上多塚山西好武使君貞獨幼不斯取惟道爲徒與代立矩善有餘慶風亦變古不學而知不行而至跡有相混名無自異出入百年終始一意福流于後神明其事行止於身用存玄體厥子嘉績中朝緝禮

印迴壠墜門重旌祭逸人之墓今同郡邸

故河南少尹竇府君墓碑銘并序

序曰正其身君子所以慎德敏於行吉人所以寡辭或道之或處之是亦正命命之將行利有攸往則時不家至而人勸言不面命而事濟不為跡而實以阜蕃不沽名而聲以適駿夫如是者存乎其人故河南少尹竇公蓋有之矣公諱某扶風平陵人自後魏大將軍侍中永富公至烈考瀛州刺史贈刑部尚書辛國公六葉矣皆增華鄉族見重公朝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龍旂成祀六纒耳耳公所謂盛德必祀永簡于

之始大積善餘慶是僖伯之有後故季則靈知長而純固既白而受采亦黃以通中天假不器之性人服自然之理而況於文雅緣飾志業孔修引伸足以長人動用足以利物既學從政其歸簡易形有方殊道以一貫人致一意而已我乃萬日盡張故其始也以明經上第授彭州叅軍事詢謀郡將器異甚厚所遇森然其言固矣如山之為始於覆篲如江之導終以方舟於是累遷至于薛王友贊善大夫燕王築館以待士漢儲立苑以招賓當其推擇莫匪賢俊議者惟允而公在焉然由韞匱隋和十城空其價蹇躅驥駟

千里未之騁。及其用也。再入尚書郎。遂爲洛陽令。三臺雅望。一時精選。舊章資以彌綸。利器呈於盤錯。出宰百里。實推三河。其賦政則必反於其身。亦旣誠信。被之於物。是爲惠懷。故雖二州餘弊。儉巧而難理。五郡尤劇。權顧而多姦。莫不可使由之。令自求之。善處中於不講。能合遊刃。至於釐舉風俗之謬。裁正人倫之經。務勸衣食之原。調均經賦之事。本爲已任。無聞人言。故視事踰四年。通而不倦。道德在百姓久而益彰。非夫明允宣和。優柔博約。自我之不惑。爲人之攸暨。亦曷由臻茲。厥有洛陽。所謂賢令者。則周紆王渙。

孔明祝良。公實續之。誰其似之。屬天子建中都。營新邑。咨爾亞尹。俾其董司。朝選其人。公首斯舉。以故稍選河中少尹。且有後命。廢府而復遷河南焉。以公之歸。從人之望。官則改次。政無易方。以佐理王都。以表則天下。而年不克祚。位不光寵。遇暴疾而卒。悲夫。是歲有唐開元之九載。春秋五十有六。公以孝友爲體。變而迪忠信。以明恕爲用。再變而致循良。故所行所事。無巧有恒。有德終且溫溫。不伐其功。昭然勳所以遺愛。固結必在何武之去。稱誦斯深。惟恐子產之死。已而神道歟。而不福物情。喪其所賴人之

不幸今也云亡及喪之西歸則人吏致哀道路相屬
得人心如此冬十一月葬于其原後之人或者將遊
於斯歎於斯彼其與歸我乃不朽矣其子八人長曰
某次日某家有六丘之德里以高陽之名夙構閔凶
能哀傷以殆滅匪革其道懼功伐之不傳俾子爲文
以叙孝子之志銘曰

綿綿瓜瓞少康遺烈靈則長兮莫莫葛藟王孫承祀
世其昌兮而我實續如金如玉載揚光兮咨亞尹之
德柔嘉惟則揚令聞兮惟別駕之功邦國不空昨胥
詠兮不競不綌不剛不柔以成政兮德之攸好神之
所勞實降祥兮有美無度曷不肯旆今則亡兮我著
名節俾無泯滅惠無疆兮

唐贈慶王友東平呂府君碑銘并序

夫官雖序賢志道者不常有位才雖屈命福善者未
必無後子夏文學之達以爲富貴在天干公決曹之
平則云子孫由我蓋不享當代生數猶竒流慶後人
玄體乃用亨之會也衍蓋有原焉

公諱處貞字虔求東平人曾祖北齊幽州長史府君
諱贊祖隋貫州中正府君諱伽考渝州清池令府君
諱師昔伯夷在唐實典三禮四獄佐禹用平九州虞

夏以功而見封申呂因邑而命氏惟時厥後奕代丕承公正性之有自來直道之不充詘嘉勇退之又德避近名之未然越在弱齡棲遲事外用光本於藏曜履行期於滅迹不遠於仁行之斯至不苟於義方之自止佐一郡而即安居九夷而匪陋始不然者公下椽於東裔載起家授玄州司戶叅軍晏如也言旋初服遂從所好外物之槩不雜於風塵遠子之言惟聞於詩禮所謂溫良淑慎無競伊人者歟天冊二年夏四月遇疾終於家春秋五十有二開元十四年冬十一月葬於邑城西南四里原夫人北地傅氏祔焉夫

果於立誠靜以竢命力不足者則不及運不至者則不憂物情之難及我而易是以名利衆之所欲也公則澹泊之德義人之所鮮也亦克蹈籍之如此而神不勞福不流未之有也有四子長曰玄知今左威衛司戈次曰玄悟中散大夫使持節鄜州刺史次曰玄智左威衛執戟次曰玄爽左衛長上惟悟玄至大官此其教忠有舊服義無斃好爵是餘慶所貽入爲王門之長出居邦伯之列屬恩推子貴名彰身後事有光於真漢德乃發於馨香三命爲大夫百代稱先子孝理所賜邦族爲榮開元十七年有制贈公慶王友

夫人贈河間郡君累人之符至是所驗惟神之鑿謂
之不欺公之女孫曰東平郡夫人冠軍大將軍右監
門衛大將軍渤海高公之夫人鄜州刺史之女也冰
玉相輝椒蘭同馥由福履於君子與嘉會於善人齊
姜于歸魚軒曄以照路廊時之往能戰般其若雷有
車服而始大履霜露而追遠於戲食于舊德無忝爾
之奉先樹之休聲有以見其歸美銘曰

赫赫我祖惟師尚父泱泱大風悠悠終古施于胤裔
憲是文武我美其濟我則斯取難匪高位亦惟碩德
我王之友彼夫之特既貞且亮宜語而默發足皆安
終身不忒戕戕積善以福後人勝嚮家慶煒煌宗姻
瞻彼松檟錫之絲綸今也追飾實爲先臣先臣伊何
宜其有後志之所尚義無所苟身雖旣沒名豈虛受
立德在茲亦云不朽

故果州長史李公碑銘并序

公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其先自段干木至栢仁侯
皆以醇德茂功奮于上世始於藩魏終而將趙其名
不殞遂濟子令五代祖後魏中書侍郎始封懿公璨
琛生徐州刺史始封慎公元茂元茂生趙郡太守君
諱鳳昇鳳昇生駙馬都尉直閣將軍府君諱道宗道

宗生齊尚書右外兵部郎中府君諱山壽公即郎中
府君之子仍世致美在邦攸宜故我公稟靈中和履
道元吉以學則探其奧旨見聖人之心以行則踐其
嘉言合君子之度以故動爲人譽名乃日宣義府孔
修德輿云遠固未可量也隋大業中舉孝廉泊唐興
調棣州司戶參軍凡遷磁相二州總管府戶曹參軍
宜州錄事參軍莫不事人以直反身於誠處卑能安
敬長則順故光輔郡將周爰我咨自州徂州或嘯或
諾旣而遷金鄉晉陵二縣今精誠以庀事善教以長
人四封用孚三英以粲破蒲與密獨何有焉以課最

遷歸州治中郢州司馬加朝散大夫行果州長史盤
桓叅佐未復公侯道非吾行德無必貴遂以沒化豈
命也夫某年月卒于官舍享年若干及喪至自蜀而
塋不歸趙乃卜宅於許封樹汝墳子孫遂家亦旣重
世至開元中公之孫曰祭以古諸侯之祿奉先大夫
之祀晝遊本郡輝光前烈非清白以遺善慶之餘保
艾爾後人亦何以臻此於是履霜爲感恭惟春秋之
事刻石是圖俾揚祖宗之業斯善繼者也叙而志
之銘曰

長史英英作爲世程動合雅度休有令名以之入官

從事而允以之佐郡爲政孔明悠悠上天曷不貴德
終于叅佐孰云邦國孝孫其昌餘慶乃彭家樹蒼蒼
德音不忘

故瀛州司馬叅軍李府君碑銘并序

君諱某字某趙郡房子人祖山壽齊尚書右外兵部
郎中父仁瞻朝散大夫果州長史世德數載見于先
碑公懿烈無忝雅其度量體和而韻縉之以絲性婉
而文受之以采故好學不倦而墳典必精慮善以動
而規矩皆中悉心存乎道義餘力見於文章人以美
談日聞休譽弱冠舉進士調補同州叅軍換瀛州司

戶叅軍以素所履以施有政居獲乎上往得其守無
不嚴祇長史之所嘉歎無不宗讓同年之所厭服宜
爾戩穀光昭令圖如顏子之不幸豈卜商之云命某
年卒于官舍春秋若干公家世尚倫子孫是式初先
大夫之喪也清白以遺而果無私績高標是營而庶
有餘慶豈所謂不戀本達也無懷土以重遷不傷生
仁也無困財以乏祀夫然趙之北際何必故鄉許之
東偏亦云樂國故喪之歸也遂窆于斯及嗣子察受
教義方能纂德業服事華髮潔身清朝天子方差擇
其良惠恤于下由是解印少府部符本州衣繡而歸

雖榮之在書重茵以立而悲不逮親結諸心形諸色
孝子之志國人所稱於是乎歸美以揚先譔德以示
後蓋承夷之義也得無述焉銘曰

倬李侯世載德行時範言士則三英發百夫特肥而
家華而國美無度命不融足方騁途斯窮子餘寧享
次嗇我不訓諄遺風

後漢徵君徐君碣銘并序

後漢高氏徐君諱穉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
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玄
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

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迹以庇
物故退棲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
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
延嘉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
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
備禮徵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久也然而諸公
嘉招雖不之屑及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
不薄意有所將生芻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
仁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之
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離群顏閔

雜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志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庭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逕庭而已哉。靈帝初欲蒲輪聘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二。有子曰季。登篤行孝。悻亦高尚。不仕。皇唐開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郡。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此地。則先生之德。其可沒乎。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斯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邵。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故辰州瀘溪令趙公碣銘并序

有唐瀘溪令晉國趙君諱某字某。終于其位。嗚呼。魯史既沒。稱行者不在茲乎。荀孟已來。論命者亦何謂也。放其言而無苟。作合乃遷。行其志而不迴。與權必遂。故道每屈於位。身必後于時。而猶守真不奪。固窮自若。立誠者既獨其所善。尚德者徒隨而為名。名非欲彰。以美實而自著。位非欲下。以屬守而遂卑。此由命而然。歟。為自我而然。歟。無代無之。而今實續之矣。

公大祖盱北齊河間通守因家乎饒陽亦既重世今
爲饒陽人也曾祖北齊幽州大總管大父隋鉅鹿大
中正府君列考范陽令府君皆累行積慶以貽于後
正性直道遂終於公公剛潔不群精明獨斷非義所
在不以利汚名非禮所安不以跡傷教有立卓爾童
中而然旣學大成紛綸博綜將求祿養也而俯就鄉
舉尋而明經登科補大子正字又改射洪尉皆以逮
親自乞執政自哀遂屈換定襄尉公欣然而捧檄矣
秩滿轉洪洞主簿永城丞時縣宰敗類公止之不可
雖盡同官之心且急下人之病義形於色彼用我讐

此貪而無親難與心竟公剛亦不吐乃邁力爭選用
上聞因而坐免邑中黔庶莫不咨嗟求而得仁退則
無愠矣乃返初服遨遊墳墓精義致用清風被物或
太守咨訪偃息自蕃或諸儒稽疑廢疾皆起是時中
書侍郎河東薛元超人倫之表也將命河朔實舉廢
滯企我休風延以殊禮立談體要大見嗟稱以故表
聞其庶乎簡帝心會有陰忌之譖實爲無妄之禍矣
進旣曾母致疑退而賈生投弔不無故也以此左遷
虜溪丞公竟不自列窮則體命雖在幽闇鬼神不欺
苟推忠誠蠻貊何陋時縣無長史政則我由未歲月

而已成無谿谷而不悅五鄉自專文子左言難曉之
民翕然同辭乞爲父母於是詣闕投䟽至于再三朝
廷尤之則受盧溪令公聿副誠請增修德化乃鄒魯
設教而夷楚變風迨公遷殂闔境號慕古人遺愛何
以加也遺令戒子留葬洛陽斯又不戀本達也有子
曰璉歷官侍御史尚書郎汝州都督霜露既變則感
念以時陵谷有遷而音徽何代君子所懼于斯譔德
銘曰洛趙侯之德好是正直令儀令則不回不忒寔
邦之選彼夫之特玉堅而折膏自明煎辰陽于遠淑浦
迴澶下邑已矣君子殲旃遺令桐鄉歸魂崇芒瞻彼

有洛維水泱泱德音不已於斯揚揚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終

書文獻張公文集後

韓承乏韶郡之又明日進拜文獻公
祠退求夫文獻之猶有存者僅得詩
文二十許篇而已餘未得也成化己
丑冬始得全集於翰林學士瓊臺丘
公仲深所因念古君子之爲政必因
其俗尚又必表章其鄉之先賢以爲

之勸俾人樂而從之蓋悅於使民之
道固如斯也文獻公之集一時治道
之盛靡不具載而此郡之俗易治樂
從者亦多見焉垂之後世足以爲訓
捐俸重刊惠此學者有能於此契其
道而施之於時則豈徒爲此郡人而
已哉蓋文之行矣尚有望於所謂獻
者之復起也

常郡江陰蘇韓書

